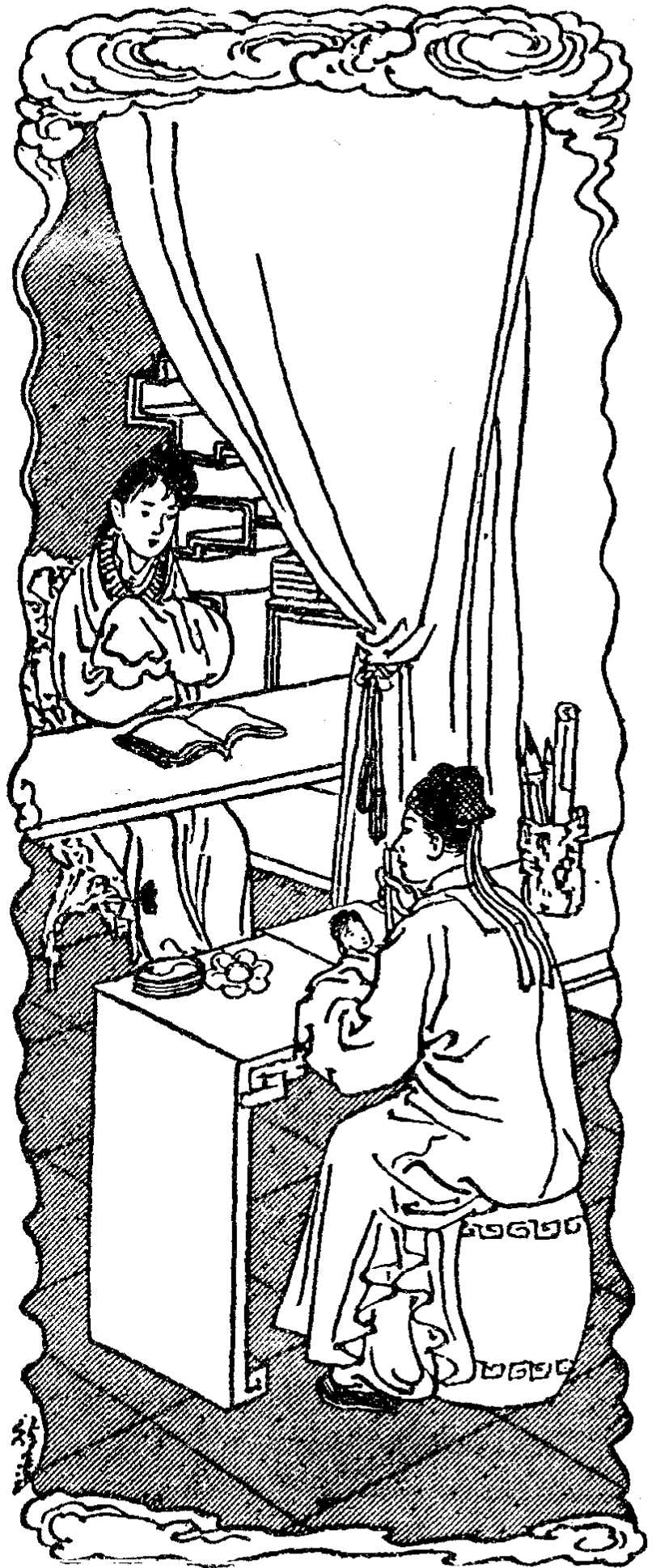


閨秀佳話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序

余素性嗜遊，嘗以玄真子舴舻，皮囊美五泄，陶峴孟雲卿三舟爲式，製成一船。所載惟美酒，異書，并古琴一張。時浮沉於煙濤蘆葦之間，初未嘗期以所之地，但以順風揚帆爲快。遇有各山水則往，或遇衲子，則與談禪；遇俠客，則與談劍；遇韻士，則與談情；遇騷人，則與談詩；遇農家者流，則與談桑麻，較晴雨，若遇僮父，卽迴橈避之。以是虎邱月，洞庭烟，天竺雨，孤山雪，皆爲我奚囊中物矣。及己亥春，隨風而抵秀州，泊於城南湖畔，卽范大夫載西施處也。於時晚雨空濛，淡烟搖曳，而遙山隱現，彷彿如見西子黛眉，上下千古，爲之低徊弔者久之。乃呼酒獨酌，舟子曰：「有酒無客，奈何！」余笑曰：「此地有秋濤，徐子者，余莫逆友也。彼必衝烟冒雨而至，奚患無客！」俄聞歌詠之聲，出自蘆荻中，則徐子果以扁舟荷笠而來。袖出一編示余，曰：「此余所作名媛集也，惟子有以序之。」余乃焚香展閱，首爲小青，次爲楊碧秋，又次則爲張小蓮，諸女。敍幽怨，則春谷零霜；敍豔情，則名花弄色。閱未竟，卷恍覺斜陽隱隱，照上蓬窗，使予一片野心，復爲脂粉移情矣！惜無浣紗人在，五湖咫尺，當卽攜之而去，肯獨讓范生耶？至其行文曲折，點染近情，酷似蘇子瞻筆勢縱橫，議論秀發，又似司馬長卿美哉是編，洵亦案頭一尤物也！今而後，余卽絕交息遊，捲帆而歸，倘遇不芳不韻，岑寂無聊之際，足以解頰而破恨，則惟秋濤子之女才子集在。華亭通家弟鍾斐題。

自序

憶予弱冠時，嘗乘白雲而至一山，嵯峨亘天，厥名員嶠。躡而窺之，則有瓊樓桂殿，而玉函金簡之文在焉。字皆綠色，跡成蝌蚪，予乃袖之而歸。至今珍襲之處，霞氣冉冉，猶縈繞於几席間也。世無廣成，莫能紬繹，而青鳥一來，予將凌風而羽矣！或聞而笑曰：「子謬矣！吾聞員嶠，仙島也，赤文綠字，仙籍也。子亦塵寰中一士耳，顧安能乘彼白雲而遊於仙闕哉！」嗚呼！匪獨爾莫之信，予亦自知其言之妄且誕也。顧以五夜藜窗，十年芸帙，而謂筆尖花足與長安花爭麗，紫駟蹀躞，可以一朝看遍矣！豈今二毛種種，猶局促作轅下駒，不猶之乎遐想仙境，而十洲三島有必不能幾者。回念當時，激昂青雲，一種邁往之志，恍在春風一夢中耳。雖然，纓冕之榮，固有命焉；而天之窘我，坎壇何極！夫以長卿之貧，猶有四壁；而予雲廡烟障，曾無鷓鴣之一枝。以伯鸞之困，猶有舉案如光；而予一自外入，室人交徧謫我。以子雲之太玄，覆瓿遺誚，然有侯芭獨爲賞重；而予絃冷高山，子期未遇，敝裘踽踽，抗塵容於闌闌之中，遂爲吳儂面目。其有知我者，唯松頂之青飆，山間之明月耳。嗟呼！筆墨無靈，孰買長門之賦？鬢絲難染，徒生明鏡之憐。若仍晤對聖賢，朝呻夕諷，則已壯心灰冷，謀食方艱。於唾壺擊碎，收粉黛於香閨，管飛輝拾珠璣於繡闥。貞姿豔魄，彼美宜彰；贈藥采蘭，我懷匪屬。當夫繪寫幽芳，如游姑射，而觀神女敷揚姝麗，似登金屋而覲阿嬌。或假綺情而想結，或因怨態以傳神。燕子樓頭，不失驚鴻之致；蘿村畔，仍存傾國之容。而使淒其蓬巷之間，爛成金谷，蕭然楮墨之上，掩映蛾眉。乃予得爲風月主人，烟花總管，檢點金釵，品題羅袖。雖無異乎遊仙之虛夢，躋顯之浮思，而已潑墨成濤，揮毫落錦，飄飄然若置身於凌雲台榭，亦可以變啼爲笑，破恨爲歡矣！然聞

以小青置於編首者何！蓋因青以一女子，而彼蒼猶忌之至酷；矧予昂藏七尺，有口有舌，有手有筆，而落魄不偶，理固然也。使予生酣綺夢，死吊青蠅，而縱情吐氣，結一天際想於無何有之鄉，雖卽蓬頭擘耳，躑躅泥犁，可以無憾。然則是編者，用續綠窗之史，而不能作尋常女傳觀也。愧非嶺上之雲，豈徒自悅願作階前之草，相共忘憂。但恐倩花傳恨，剪葉堪媒，使天下有心人，讀之亦盡解相思死耳。或曰：「從來造物忌才，天孫嫉豔，所以霧鬢雲鬟，往往摧殘湮滅。今吾子收國色而避名葩，設或六丁潛下，攫取而去，則紙上胭脂，依舊褪謝矣。」曰：「無虞也。業已壽之梨棗，傳之知音，縱有忌嫉，其如我何？」或又曰：「凡爲有情之所羨，必爲無情之所憎。子書固佳，設有僮父含譏，屠沽起誚，則又奈何？」曰：「當將若輩置於烟濤孤島之間，予乃刺船而去，而使排激泝泝之聲，以移彼之冥悟矣。嗟乎！流水依然，桃花無恙，予豈作塵中人耶？行將攜茲一帙，躡鳥遠逝，君如索我，當於太華峯嶺也。」烟水散人漫題於泖上之蜃閣。

首卷

蓋聞芙蓉別殿，曾居窈窕之姝；楊柳深閨，不乏輕盈之媛。然而偏長易獲，全美難臻；必欲性與韻致俱優，色與情文並麗，固已歷古罕聞。曠世少見，故歌舞進吳，則寵冠蘇台，而烏喙獲行成之請；琵琶出塞，則魂消漢帝，而畫工櫻上罪之誅。此『不惜傾城國，佳人難再得』之歌，雖爲亡國解嘲，而亦見美色之不易覲也。余夙負情癡，頗酣紅夢；雖淒涼羅袂，緣慳賈午之香，而品列金釵，花吐文通之韻。乃以近世所聞，得十二女子，無慚閨秀，足抒芳毫；使世之風流韻士，慕豔才人，得以按迹生歡，探奇銷恨，又何必羨襄王之巫雨，想院肇之仙蹤者哉？

美人豔處，自十三歲以至二十三，只有十年顏色；譬如花之初放，芳菲妖媚，全在此際。過此則如花之盛放，非不爛熳，而零謝隨之矣！然世亦有羨慕半老佳人者，以其解領情趣，固有可愛，而香銷紅褪，終如花色衰謝之候，祇有一種可憐之態耳！

古來美人，有足羨慕者，共得二十六人：

西子，毛嬙，李夫人，卓文君，班婕妤，王昭君，趙飛燕，合德，蔡琰，二喬，夷光，綠珠，碧玉，張麗華，侯夫人，楊太真，崔鶯鶯，關盼盼，蘇惠步，非烟，柳姬，霍小玉，朱淑真，真娘，花蕊夫人。

古人名妓，有足當美人之目者，共得六人：

紅拂，李娃，薛濤，紫雲，蘇小小，琴操。

古來婢妾，有可爲美人之次者，共得四人：

飄風，石崇婢樊素，小蠻，俱白樂天妾朝雲，東坡妾。

美人遺跡，有足令人銷魂者：

浣紗石響屨廊，琴臺青塚，蒲東燕子樓，蘇小墓，真娘墓。

美人詠四首：

眉黛新描八字斜，蓮拖裙底步生花；麝香遠能迷蝶，玉樹歌殘倩點茶；欲覓鶯聲停錦瑟，為嫌春色閉窗紗；合情莫道芳心淺，十五盈盈正破瓜。

欲知嬌處在秋波，巧譜新聲解作歌；姝麗只宜方織女，婉孌豈肯遜嫦娥；東方獨立容光少，南國香留慨慕多；任是丹青描不盡，漫將彩筆費吟哦。

兩事相思一葉桐，幾回無語立東風；幽心只繞巫峯下，怨句唯吟夜月中；臉勝杏花花解語，眉如柳葉畫難工；漫言西子能傾國，西子那知未敢同？

樓外千峯歛夕煙，香風忽下玉嬋娟；看花莫辨誰爲面，凌水須知爾卽仙；繡却文鸞遠理鬢，欲彈新曲更調絃；隔牆縱有潘郎貌，一點蘭心未許傳。

弁言

余嘗遊西子湖畔，謁馮小青墓而緬懷其人；及觀題曲等崑劇，哀感頑豔，益心嚮往之。乃讀療妬羹傳奇，以典瞻高華之筆，寫纏綿悱惻之情，雖能引人入勝，顧限於詞曲，未遑描摹盡致。偶翻舊篋，得鴛湖烟水散人之閨秀佳話一書，卷首卽敘馮小青本事，文筆雅馴，情思旖旎，直將小青之豔質香魂，曲繪靡遺，使數百年前之小青，依稀重躍紙上。乃愛不忍釋，廢寢挑燈，卒窺全書而覺其傳神十二金釵，無一不佳，無一不工。論其人則北地臙脂，南國佳人，小家碧玉，幽閨麗妹，章台豔色，瑤島仙姿，繽紛雜陳。論其品則膽識與賢智兼取，才色與情韻並列。論其事則幽怨豔情，靡不有聲有色；離合悲歡，盡屬可泣可歌。論其文則描摹逼真，點染近情，或以輕描淡寫，幽邃逸宕；或以濃舖曲敘，盡態極妍。勝小青一傳，直逼離騷，固無論矣。至若楊碧秋、張晚香二傳，則胎息盲左，腐遷崔淑、盧雲卿二傳，則並美牡丹、西廂。他若陳霞如傳之清妍精瑩，似六一居士詞；張小蓮傳之華美典麗，似司馬長卿賦；鄭玉姬傳之文波蕩漾，似陳子晉笛；宋婉傳之筆力縱橫，似蘇子瞻文；郝春娥傳之遒勁秀拔，似顏魯公書；王琰傳之高古冲淡，

似倪雲林畫。而謝彩一傳，飄逸絕俗，有如謫仙詩，雄麗洗洋，不啻南華經，列仙搜神，直可束之高閣矣。盡文章之能事，極香豔之大觀，蓋亦千古之奇書，天下之至文也。竊謂中國之舊小說，夥矣，而談豔言情之作，亦汗牛充棟，然皆堆砌詞藻，千篇一律。獨是書可與西廂紅樓鼎足而三。西廂以詞曲體裁，描寫崔張二人之戀愛過程，人物題材，均極簡單，而曲曲寫來，細膩動人，乃傳奇小說之傑構。紅樓以白話體裁，用動人之畫筆，給數十百美人於紙上，毛髮衣襪，纖毫畢現，而姿態風韻，一無雷同，乃章回小說之絕作。而是書則以文言體裁，敘述十二秉性迥異，處境不同之閨秀，行文既流麗生動，婉曲有致，運筆復錯綜變幻，各具風格，乃筆記小說之神品。第西廂紅樓已家絃戶誦，而是書獨湮沒無聞，猶之龍泉太阿，沉埋塵土，豈不惜哉！某雖不文，爰爲標點整理，重付梨棗，使雷煥掘起，紫氣徹於牛斗，龍光閃於六合，以公諸世之同好焉。桐廬主人識於海上。

新式 標點 閨秀佳話目次

小青	一
楊碧秋(附李秀)	八
張小蓮(張麗貞)	一七
崔淑	二八
張曉香	三四
陳霞如(附玉娟小篇)	四一
盧雲卿	五〇
郝湘娥	五八
王琰	六七
謝彩	七五
鄭玉姬	八四
宋琬	九二

新式標點 閨秀佳話

小青

雪廬主人曰：「千百年來，豔女才女，怨女，未有一人如小青者。臨印章台，豔矣！才矣！而不怨綠珠小玉亦豔矣！才矣！而歡極憾終，要亦怨其所不必怨。孰與姬之託根失所，闕寂自如，或諷之去，終不去，竟以怨死乎？姬之前身，似屈平，馮生之前身，似楚懷王，妒婦之前身，似上官大夫，令尹子蘭，楚懷之葬也，上官令尹之陰賊也，桂中之蠹，生則俱生，姬病益苦，益明粧靚衣，又似當年汨羅將沉，猶餐英而紉蕙也。太史公曰：『以彼才游諸國，何國不容？而自令若是！』噫！斯三閨之爲三閨，亦小青之爲小青歟！三閨求知己於世人，不得而索之雲中之湘君，湘君女子也，因結想輪迴，現女子身而爲小青，小青求知己於世人，不得而問之水中之影。夫太白舉杯邀月，對影三人，惟太白之影，可與太白對，小青之影，可與小青語耳。讀其詩，至『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，我憐卿』，淚亦不能爲之墮，心亦不能爲之哀也。」

烟水散人曰：「紅顏薄命，自古皆然。環珮空歸，留青莎於絕塞，陽台擅壁，織錦字於迴文，其怨可謂深矣！然予謂小青之怨，更有甚焉。蓋狂童匪匹，不亞青衿，獅子揚威，豈同黃裏，而能寂處孤山，託芳懷於青萼，怨固可憐，貞尤可取。此「藍質香魂，羞見墜樓」之句，不得爲非烟而寬詠也。予嘗於雨窗燈下，讀其詩而爲撫掌稱幸。夫史遷不被腐刑，則史記可以不作，姬若得其所歸，則已合歡金屋，調笑鴛房，又何能苦思抒怨，而有零珠殘玉，如十二章詩，至今歷歷猶在人口耳間耶？美人兮美人，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兮，微草忘形，管



無媿集小青爲第一。

明朝歷昌間，杭州府有一馮生者，豪公子也。嘗慕揚州爲天下第一名郡，泛棹往遊，遂託媒媼，買小青爲妾。青與生同姓，名曰元元。夙根穎異，姣美絕倫。當十歲時，遇一老尼，授以心經一卷，小青纔讀數遍，卽能了了，覆之不失一字。老尼曰：「此兒雖然敏慧，但惜福薄耳！願乞與我作爲弟子，設或不肯，切不可令其識字，方有三十年之壽。」家人以爲妄，怒而叱之。其母本係女塾師，故小青得以相隨，就學所往之家，俱是名門宦室。遂能工習詩詞，妙解音律。且江都故佳麗地也，每當諸閨產雲集之時，茗戰手語，談笑紛然。小青能隨機酬答，出人意表，因此人人喜愛，惟恐小青不肯稍留。雖素閑儀範，而風情逸豔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然也。及年十六，其母貪得金帛，遂不及詳訪清濁，卽以小青許嫁馮生。小青一見馮生之狀，嘈嗟戚施，愁跳不韻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慘然嘆息曰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小青之怨自此始。及隨生至杭，其婦更加妒悍。一聞娶妾，吼聲如雷，含怒而出。只見小青黛眉不展，容光黯淡，孌孌然恰似迎烟芍藥。婦自上至下，把小青仔細看了一會，但冷笑曰：「標緻標緻！」小青回鬟掩淚，愈加憤懣。然已是籠中鸚鵡，只得曲意承順，而婦妒嫉之念，不能少解。婦有戚屬楊夫人者，才而賢淑。嘗就小青學棋，絕憐愛之。偶話及婦之奇妒處，不覺嘆息曰：「我觀汝女工諸技，色色皆精，奈何墮落在羅刹國內？我思欲脫子火坑，子能從我作筆硯友乎？」小青斂容起謝曰：「多蒙夫人愛同親女，賤妾豈不知感！所恨命如一葉，與死爲隣，只怕此生無由侍奉。」語未畢，忽值婦至，遂各散去。一日春光明媚，楊夫人邀婦泛湖，并拉小青隨往。船到斷橋，俱登岸閒步。婦與夫人攜手，立於垂楊之下。小青獨至蘇小墓邊，取酒澆奠，低低口占一詩曰：

西陵芳草躡麟麟，內信傳來喚踏春。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

時小青出居湖上未歸，故有「內信傳來」之句。當下徘徊，開看了一會，卽命肩輿，由岳墳而行。及至天竺，小

青拜祝已畢，又默占一絕云。

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；願爲一滴楊枝水，洒作人間並蒂蓮。

婦向前禮畢，顧謂夫人曰：「我聞西方佛無量，而世多專禮大士，此是何故？」楊夫人未及答，小青應曰：「只爲菩薩能慈悲耳。」婦知諷己，便笑曰：「是了是了！我當慈悲汝。」既而捨輿登舫，蕩漾中流。只見兩堤間，花柔草嫩，有許多豔服少年，挾彈馳驅，往來遊冶。同船諸女伴，捲簾凭檻，笑語諠譁，條東條西，指點譴躍。而小青淡然坐凝，絕無輕佻之容。既而食至半酣，楊夫人數取巨觴，觴婦，婦已醉，徐語小青曰：「船有樓，汝可從我一登。」比及登樓，遠眺久之，撫小青之背，而附耳低言曰：「你看遠山橫黛，烟水空濛，好光景，可惜汝何自苦，豈不聞章臺柳，亦嘗依紅樓，而盼韓郎走馬，汝乃作蒲團空觀耶？」小青曰：「賈平章劍鋒可畏也。」夫人笑曰：「汝誤矣！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。」居頃之，顧左右寂無人，楊夫人又從容諷曰：「觀子丰神絕世，才韻無雙，我雖非女俠，力能爲定籌。適聞所言章臺柳故事，汝乃慧心人，豈不領悟？今世豈少一韓君乎？汝何爲緘愁含怨，自苦如此！且彼視汝之去，如拔一眼中釘耳。縱能容汝，汝遂向黨將軍帳下，作羔酒侍兒乎？」小青謝曰：「夫人休矣！吾幼時曾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着水，命止此矣！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珠，再辱奚爲！徒供羣口畫描耳。」夫人嘆曰：「子言亦是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幸好自愛，彼或好言語，或以飲食啖汝，汝乃更可慮；卽旦夕所需應用物件，只須告我。」遂相顧泣下沾衣，惟恐他婢竊聽，徐拭淚還坐，尋別去。楊夫人每向宗戚語之，聞者莫不酸鼻云。居無何，婦妒益深，乃徙小青於孤山別居，誡曰：「非我命而郎至，不得入；非我命而郎之手札至，亦不得入。」小青既到孤山，暗自念彼置我於開闢之地，必然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。以故深自斂戢。山在蘇公堤畔，乃林和靖之故址。梅畦竹徑，一水千峯，雖幸信語得離，耳目清逸，然當夢迴孤枕，聽野寺之鐘聲，烟

染長堤，望疎林之夕照；又未嘗不暗然下淚也。因書一絕，以寄其幽怨云。

春衫血淚點青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；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

小青之怨，自此益深。而其幽憤之懷，俱託之詩；或作小詞；又好與影語；或斜陽花際，烟空水清，輒臨池自照，對影絮絮如問答。婢輩窺視，則不覆爾；但微見眉痕慘然，似有泣意。一日早起，梳妝畢後，獨自步至池邊，臨波照影。徒倚之間，忽又呼影而言曰：「汝亦是薄命小青乎？我雖知汝，汝豈相憐！假使我齋恨而死，汝豈能因我而現形耶？」喃喃了一會，復又笑曰：「狂且濁嫗，無意於我。若得與汝作水中清友，我來汝現，我去汝隱，汝非我不親，我尋汝而至，洵足以相數晨夕，而可以無愁岑寂矣！」正在愁躇之際，忽聞婢女尋喚，遂回至臥室內，卽事題詩一章曰：

新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幾名？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！

又一夕風雨瀟瀟，梵鐘初動，四顧悄然。乃於書卷中檢出一帙，牡丹亭挑燈細玩。及讀至尋夢冥會諸齣，不覺低首沉吟，廢卷而歎曰：「我只道感春興怨，只一小青！豈知癡情綺倩，先有一個麗娘！然夢而死，死而生，一意纏綿，三年冰骨，而竟得夢中之人作偶！梅耶？柳耶？豈今世果有其人耶？我徒問水中之影，汝真得夢裏之人，是則薄命良緣，相去殊遠！」言訖，泫然泣下；回顧侍婢，俱已熟寢，遂援筆賦花一絕云：

冷雨幽窗不可聽，挑燈閒看牡丹亭；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！

時已夜半，但聞雨聲浙瀝，亂洒芭蕉，風响蕭疏，斜敲窗紙，孤燈明滅，香冷雲屏，而愁心耿耿，至曉不能成寐。於時楊夫人之女小六娘，染病而沒，夫人又欲從宦遠方，小青遂弔因奠，卽與夫人言別。一叩靈輜，淚如泉湧，遂以卮酒奠畢，與夫人握手綢繆，備敘別後衷曲。夫人因女天亡，見了小青，倍加憐愛。小青又以夫人遠去，轉覺歎歎。

盤桓數日，遂與婦一同送出北闕，洒淚而別。自從夫人去後，無與同調，遂鬱鬱成疾，歲餘益深。婦每命醫來看視，仍遣婢女以藥送至。小青伴爲感謝，俟婢退出，將藥傾擲牀頭，笑曰：「吾固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汝一杯鳩，所能斷送乎？」然病益沉重，水粒俱絕，每日止飲梨汁一小盅許，而益明粧治服，未嘗草草梳裹，或擁撲欹坐，或呼琵琶婦唱盲詞消遣。雖數量數醒，終不蓬首偃臥也。忽一日語老嫗曰：「可爲我傳語冤業郎，覓一圖畫師來。」有頃師至，卽命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細視曰：「得吾形似矣！猶未盡我神也。姑置之。」畫師遂又凝神極巧，重寫一圖。小青又注目熟視曰：「神是矣，而丰態未流動也。得非見我目端手莊，故爾矜持如此！」乃令置之。復命捉筆於旁，而自與老嫗指顧語笑，或扇茶鐺，或檢書帙，或自整衣襟，或閒調朱碧諸色，縱其領會，須臾圖成，果極妖纖之致。笑曰：「可矣！」畫師去後，取圖供張榻前，焚香設梨酒而奠之曰：「小青，小青，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？」遂命侍婢捧過筆硯，爲書以寄楊夫人，其書曰：

元元叩頭瀝血，致啓於夫人台座下。關頭祖帳，迴隔人天；官舍良辰，當非寂度。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；分煥噓寒，如依膝下；塵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姊姊姨姨，別來無恙，猶憶元夜南樓，看燈諧謔；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，曰：「是妖嬈兒，倚風獨盼，恍忽有思，當是阿青。」妾亦笑指一姬曰：「此執拂狡鬟，儉近郎側，將無似姊。」於時角彩尋歡，纏綿徹曙；寧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！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；猿語琴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辭含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苦心，餓狸悲鼠；此直供其換馬，不敢辱以當鑪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裏；蘭因絮果，現業誰深？若便祝髮空門，洗妝浣慮；而豔思綺語，緒觸紛來，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；又未易言此也。乃至遠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；雨殘笛歇，謾謾松聲；羅衣壓巾，鏡無乾影；朝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難支；痰灼肺燃，見粒而嘔；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；老母姊弟，天涯間絕。嗟乎！未

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？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！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；豐茲一彼，理詎能雙？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匪自今。結褵以來，有霄靡旦；夜臺滋味，諒不殊斯。何必紫玉成烟，白花飛蝶，乃謂之死哉？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疇昔珍贈，悉令見殉；寶鈿綉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伴。附呈一絕，亦以烏死鳴哀。其詩集小像，託陳媪好藏，覓便馳寄；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？他時放船隄畔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陰床，仿平生於想像，見空幃之寂颺。是耶？非耶？其人斯在，嗟乎！夫人明冥異路，永從此辭；玉腕朱顏，行就塵土。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！元元叩首叩首上。楮末又有絕句一首，曰：

百結廻腸寫淚痕，重來惟有舊朱門；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

寫畢，擲筆於地，撫几淚下，潛潛如雨，一慟而絕。年僅十八耳，直至傍晚，馮生始踉蹌而來，披帷一視，只見容光藻逸，衣態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。不覺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檢得詩稿一卷，遺像一幅，并寄楊夫人一緘。啓視之，紋致惋痛，馮生哀呼曰：「吾負汝，吾負汝！」婦聞怒甚，趨索圖，乃匿過第三幅，而僞以第一圖進，立焚之。又索詩卷，亦焚之。及再檢草稿，業已散失無存。惟小青臨卒時，嘗取花鈿數件，贈媪之小女，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，并前所載得十絕句一詞，一古詩，共十二篇耳。時有劉無夢者，素滑稽，與馮生相狎甚厚。嘗過別業於小青臥處，拾得殘箋數寸，乃南鄉子詞，而不全，僅得三句云：「數盡懨懨，深夜雨無多，也只得一半工夫。」李易安集中，無此情語也。其時雖極慘慘，不失氣骨，使與楊太史夫人唱和，殆難伯仲。雖全稿不傳，要之徑寸珊瑚，更自可憐惜耳。劉無夢又嘗獲見第二圖，娟娟楚楚，如秋海棠花，其衣裏朱外翠，秀豔有文士韻。然猶是副本，即青所謂神已是，而丰態未流動者。但不知第一、三幅，更復何如？媪亦嘗言：「小青最喜看書，悉從楊夫人借讀，間作小畫，畫一扇甚絕，馮

生苦索之，堅執不與。『及沒後，卽浮厝於孤山之側。其詩有未載入傳中者，備錄於左：

古詩一首

雪意閣雲雲不流，舊雲正壓新雲頭。米顛筆落窗外，松嵐秀處當我樓。垂簾只愁好景少，捲簾又怕風
繚繞；簾捲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？爐烟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淚悄悄。

又絕句四首

何處雙禽集畫欄，朱朱翠翠似青鸞？如今幾個憐文彩，也向秋風鬪羽翰？
脈脈溶溶豔豔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？妾向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？
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衆技收。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
鄉心不畏兩峯高，昨夜慈親入夢遙。見說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？

天仙子詞一闋

文姬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；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；單單別却清涼界。
原不是鴛鴦一派；休算做相思一概；自思自解自商量；心可在？魂可在？着衫又撚雙裙帶。

雲間有一羨鶴生者，落魄不羈，頗工吟詠。當於春日薄遊武林，泊舟於孤山石畔，尋至小青葬處；但見一環草
土，四壁烟蘿，徘徊感愴，立賦二絕以弔之。其詩云：

羅衫滴滴淚痕鮮，照水徒看影自憐；不逐求鳳來月下，冰心爭似步飛烟。
吼聲猶語不堪聆，竟使紅顏塚上青；可惜幽窗寒雨夜，更無人讀牡丹亭。

是夜月明如晝，烟景空濛，羨鶴生小飲數杯，卽命臚舟登岸口，檢林木幽勝之處，縱步而行。忽遠遠望見梅花

底下，有一女子，丰神絕俗，綽約如仙。其衣外颺翠袖，內襯朱襦，若往若來，徜徉於花畔。羨鶴生緩緩迹之，恍惚聞其歎息聲。及近前數武，只見清風驟起，吹下一地梅花香雪，而美人已不知所適。羨鶴生不勝嗟異曰：「豈小青之豔魄耶？」即遂回至船中，又續二首云：

梅花管伴月徘徊，月泣花啼千載哀。夜半岩前風動竹，分明空裏珮環來。
不須惆悵恨東風，玉折蘭摧自古同。昨夜西冷看明月，香魂猶在亂梅中。

自後名流韻士，紛紛弔挽，無非憐其才，而傷其命薄，篇什頗多，不能備錄。嗚呼！世之負才零落，躑躅泥犁中，顯影自憐，若忽若失，如小青者可勝道哉！予故以彘彘居士所作原傳，稍加編述，以爲名媛傳中添一段佳話云。

【釣鱉史評】淡抹濃舖，無非把一怨字託出。想子搦管時，豈真有淒風酸雨，從窗外而至？不然，哀怨思况，無影無形，何得躍然於紙上，若有神助也！

【月隣主人評】空濛月影，黯淡烟色，小青在焉，呼之欲出。

【叟又評】翠蛾獨坐，太白之詩，紈扇悲秋，摩詰之畫。如此一傳，詩耶畫耶？

楊碧秋首附李秀

烟水散人曰：「予聞關雎之詠，獨取幽閒，傳記所褒，惟推貞靜。豈不以婦人之義，節操爲重，而曹娥雖死，其名皦皦，至今猶與江水並清也！自世道式微，而競以淫風相煽，桑濮訂歡，桃李互答，甚而以有紅葉爲美事，西廂爲佳話者矣！故世之論者，僅以雲鬢花容，當美人之目，而但取其色，不較其行，殊不知美人云者，以其有幽閒貞靜之德，而不獨在乎螻首蛾眉，此風人思慕盛王，亦有西方美人之詠。然則予之有取乎楊碧

秋者，以其節也。雖然，更有說焉。假使桃夭早賦，鳳偶和鳴，白頭詠不必攜毫，遠山眉無憂黯淡，則其含貞完
瑜，亦未足爲難。即使絃斷瑟琴，夢寒翡翠，而深局閨閣之中，不致侵陵之暴，則其守身以全操，亦未足爲難。
惟是錯配匪人，早年處寡，心匪席而難轉，志如霜而難污，江水可投，白刃可蹈，此心耿耿，百挫不回，惟欲從
我夫子於地下耳！此方可謂之至難。故曰：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」或謂其事與周羽妻相仿，然處
碧秋之地爲尤難。自非王姥之力護，則已捐軀立盡，且暮死矣；又安能享榮晚節，復上故夫之墓耶？則其色
固無雙，操亦絕世，而詩與畫，猶屬餘技；目以美人之名，尚無愧也！我儀圖之，爰述其詳。白骨貞名，炳潔千古。

集楊碧秋爲第二。

相傳會稽有一女郎，名喚李秀者，隨父流寓豫章，適爲燕客所見。倩媒納聘，遂成花月期。豈知憐香護玉，北人
終非當行，致秀鬱鬱煩懣，隨有綠綺白頭之感。一日，隨行詣北路經新嘉驛亭，和淚題詩，并書小引於前，備述其
事云：

予生長會稽，幼攻書史。年方及笄，適於燕客。概林下之風致，事負腹之將軍；加以河東獅子，日吼數聲，薄
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嗟嗟予籠中人耳，死何足惜！但計委身草莽，堙沒無聞，故復忍死須臾，俟同伴睡熟，潛至
後亭，以淚和墨，書三詩於壁。庶知音見之，傷予生之不辰，則予死且不朽！其詩曰：

銀紅衫子半蒙塵，一盞孤燈伴此身；恰似梨花經雨後，可憐零落不成春。

終日如同虎豹遊，含情默坐思悠悠；老天生我非無意，留與風流作話頭。

萬種憂愁訴阿誰？對人歡笑背人悲；此詩莫把尋常看，一句詩成千淚垂。

自三詩題壁後，又有山陰女子，見而讀之，亦依韻吟和曰：「予，山陰女也，吳將軍，予父也；予鮮兄弟，父多蓄侍

女終日嬉遊，未有悲而怨者。題壁女子，何寄怨之深乎！因用韻各賦一絕云：

亭亭弱質恨風塵，既許他人非我身；百年苦樂宜相守，何必嗟嗟自怨春？
嫁鷄且自逐鷄遊，便嫁虎狼也罷休；妾婦不知順夫子，喃喃何事寄牆頭？
試問題詩是阿誰，何因題壁令人悲？詩中盡是嫌夫句，遺死他鄉空淚垂。

山陰女子和後，又有劉夫人者，亦步韻吟和曰：「會稽女，題怨也；山陰女，嘲正也；余，淮女也，過而讀之有感，另書己意云：

駿馬村騎逐路塵，從來薄命不由人；羅敷有配調如瑟，怎肯臨歧怨豔春？
魚水千年幾共遊，忠臣板蕩骨悠悠；是獅是豹無難事，一瓮清冷息燄頭。
雉頸凝妮是阿誰，鷄飛守正亦堪悲；人生須向難中做，巾幗無籌笑淚垂。」

據我看來，山陰女之詩，立見甚高。劉夫人之詠，頗多感諷。雖然樹高於林，風必催之；女以才色過人，爲天所忌；血淚墨痕，淋漓館壁，苟屬有情，能不爲之無悞。然此三詩傳，而女郎幾於江妃漢女，並流聲於竹素間，卽復淪落以怨死，勝彼塗脂抹粉，擅寵昭陽者萬萬矣！因楊碧秋亦係會稽人，故以李秀載於簡者，亦以見越地之多美色也。按碧秋韓涓，其父楊仲素，爲邑庠生。母沈氏，頗工吟詠。故碧秋得以五歲授書，七歲能摹二王帖，十歲善作五七言近體詩。及年十六，深諳音律，能譜新聲。又嘗潑墨爲米家雲氣。至其妖纖之態，柔潔可人，譬如淡月迎烟，秋蓉出水。故沈氏嘗曰：「吾兒亭亭玉立，姿態幽研，却並無脂粉氣。他日必作一端貞婦也。」遂賦詩誇擬，有「如臨洛水爲神女，若到蟾宮卽素娥」之句。然碧秋有此豔色，而性頗凝重，足跡不出中門，故外人罕見其面。於時適值仲人之弟季宣，五旬初度，沈氏親臨翰墨，畫下四景壽圖，乃令碧秋題詩幀首。碧秋看那第一幅春景，畫着

桃花臨水，松頂鶴飛，高嶺嗟峨，亂霞浮彩。遂題絕句一首云：

丹霞碧水迴塵環，惟見松陰鶴往還。不學人間春易去，桃花日日映南山。

又觀第二幅夏景畫着：蓮花滿池，旁有靠岸紅樓，一人黃冠白袷，凭欄眺望。其詩云：

太液池中千葉蓮，曉濡清露夕含烟。自從憑賞來仙馭，長映雲屏絳色鮮。

第三幅秋景畫着：桂花數樹，桂邊有樓，一人倚樓看月，舉杯獨酌。其詩云：

樽前美酒足婆娑，面似天桃鬢未皤。明月正圓花正發，秋光獨在畫樓多。

第四幅冬景畫着：江天雪月，梅樹臨窗。其詩云：

橫斜梅影拂窗紗，雲去峯頭露月華。不是羣爭遙獻瑞，碧天豈肯散瓊花？

沈氏看了四詩，欣然笑曰：「不惟敏捷，更能洗脫時俗祝慶套語。據爾這般才思，在今閨闈中，洵可獨步一時也。」無何，已是季宣壽辰，即以四畫并賀禮等物，着人送去。季宣大喜，即令張掛中堂，以誇示賓客。時有謝二玄者，與仲素同庠友善，是日亦以造賀在坐。詢知畫上之詩，爲碧秋所題，便以次子茂才，求婚於仲素，而挽季宣作伐。仲素以通家情厚，更見茂才秀雅能文，立時許諾。原來謝有二子：長曰孟文，已經分爨，棄儒業，家累千金，只是吝嗇異常，錙銖不捨；次即茂才，長於碧秋一歲，雅善屬文，性頗佻達。謝二玄既得季宣議允，擇日行聘，即擬冬間抗儻。忽值本城有一鄉紳，以恩蔭作刺滇南，特具幣帛，聘謝爲記室。二玄即與仲素作別曰：「此行多則三載，俟小弟回家，另行擇吉。」仲素唯唯。豈料二玄一去，遲留六年不返。仲素季宣相繼物故，而碧秋年已二十三矣。沈氏哀愴過情，時時臥榻不起，且家事向係清寒，自經殯厝之後，愈覺消乏。碧秋既抱失怙之痛，血淚幾枯，更值母氏多病，每每倩人典賣簪釵，以供藥餌。雖則性秉幽貞，志甘淡泊，然春風楊柳，秋月芙蓉，盼佳信之無傳，傷良

時之易邁，而玉簫聲冷，彩筆興疎，綠慘紅愁，眉嫵間常有黯淡色；又恐侍婢竊見，時時偷向花邊拭淚。是年冬，二玄始歸，因見仲素已沒，卽草草完娶。結婚之後，亦頗琴瑟調和。但茂才自父久出，其母溺愛，不拘行檢，託言寓寺讀書，日與市井無賴，呼盧博彩，以賭爲事。及成親月餘，依舊出去。那些無賴，貪着茂才錢鈔儘多，惟恐新婚婉嬾，不入其套，遂又誘入娼妓家，拴同局賭。雖以碧秋姿色無雙，畢竟是良閨風範，而合歡之際，不過婉轉綢繆，微微調笑而已。豈如妓女風騷淫蕩，曲意趨承。所以茂才迷戀日深，或三五日一歸，或半月一月，方回一次。二玄詰究時，其母便爲支吾抵塞。惟碧秋心下了然，每每從容泣諫曰：「妾之先人，特以弱質字郎者，以郎爲詩禮之裔，必爲良儒，不作蕩子。豈令棄家室而入狎邪？墮本業而事賭博？固知秦樓風月，遠勝荆釵；所恐設墮陷人，莫逃奸局。其時牀頭金盡，生計艱難，必爲親朋譏笑，而悔將無及矣。妾之薄命，但期速死，而以夫婦情誼，豈忍緘口不言？然妾亦惶惶，其如二白何？」言訖，悲啼宛轉，羅袖盡濕。茂才亦爲感動，沉思良久曰：「卿言良是，吾將謝絕此輩矣。」豈期數日以後，復爲邀去。初時亦頗峻拒，及羅裙飄曳，進酒於前，象板輕搖，嬌音繞屋，則心又惑矣。迷而流連莫返矣。初時漸運棗金，金盡卽將負郭腴田，央人棄賣；又嘗偵候碧秋下樓，換開筍筐，捲綺繡環瑱而去。碧秋含愁抱楚，時刻淚零，然絕無怨容，亦並無一言抵觸。惟時時託之吟詠，以自遣。姑錄其七言近體二章云：

老天生妾亦何爲？不怨春風祇自悲。明月向來邀獨夢，菱花久已別雙眉。
願將冰蘂同心事，豈逐啼鶯出繡帷。無限幽懷誰可訴，背人惟有淚偷垂。
不能承順事良人，薄命還須恨自身。苦樂均宜操井臼，歸寧何日見慈親？
泣殘杜宇休啼怨，落盡烟花豈惜春。若得郎心憐妾意，此時方掃翠蛾屏。
其詩連篇累帙，無非自怨之語，故不備錄。時有蔣雲甫者，家富而行薄，好色尤甚，與茂才少同筆硯，結爲兄弟。

一日賂翰事急，詣蔣稱貸。蔣雲甫向慕碧秋之心，思欲一見而無由；忽值茂才借銀，心下暗喜，便應允曰：「今日偶因未便，容俟明晨措處持奉；兄只在家相等，不必更來！」茂才猶慮不穩，又再四訂約。次日飯後，蔣雲甫盛服而至，笑容可掬。茂才迎進坐定，卽問所懇之事。雲甫曰：「昨蒙兄命，欲得二十金，弟思一二十金，何足應兄之急？故特湊下五十兩，不拘時月，隨便付還，不必言利，亦不消立券。但尊嫂處尙未見禮，故持謁誠奉拜，乞兄請出一見！」茂才聽說肯借五十金，欣喜過望，卽忙進內以告碧秋。碧秋悵然曰：「非親非族，豈有相見之禮？况聞此生做人輕薄，今無故而欲令我出見，其心莫測，君何不卽時回絕而返問我，殊覺可笑！」茂才便以尙未梳妝爲辭，怎當雲甫堅執要見，那五十兩又放在袖中，不肯遞過。茂才急於等銀，連次進內催逼。慍見於色，碧秋無奈，只得毀粧易服而出，然妖豔之態，終不可掩。雲甫向前禮畢，方欲啓問，而碧秋已轉身進內矣！便將銀交付茂才，亦於几上取過借券，雲甫假意推却，卽袖券而去。無何，二玄下鄉取租，至一個戶家，其人駭然曰：「宅上貴產，已經令郎於某月間，棄賣於某姓爲業。某已向彼認租，何得復來相索耶？」又至一家，其人亦照前回答，共有三十餘畝，曲賣殆盡。二玄星夜趨回，覓見茂才，以檀木棍擊數十下，碧秋爲之哀泣，跪懇得免；然已遍體重傷，血濺滿地。自此時時嘔血，遂成不起之疾。將及半載，而病革臨死，執碧秋之手而哭曰：「我以不聽汝言，致有今日；然以負卿罪重，死有餘辜，所可恨者，又累汝懷孕數月，但自分娩之後，無論男女，卽宜棄擲，另行擇嫁；則我雖死在九泉，亦得瞑目矣！」言訖而逝，年僅二十六歲。碧秋雙手抱項，疾呼數聲，一慟仆地，半日方醒。自此五六日，曉夜悲號，水粒俱絕。及終七之後，二玄心下甚覺憐憫，碧秋卽欲央媒出嫁。碧秋微聞其事，步出堂前，檢衽再拜而泣，曰：「媳婦雖極愚陋，頗知廉義禮恥，豈有貞女而事二夫者？自謝郎去世，卽擬相從於地下，然所以遲留暫緩者，因有腹中之孕耳。若不蒙恩見察，而必欲奪其志焉，有死而已，決難從命！」二玄亦爲之改容起敬，其議遂寢。數

月之後，方獲臨蓐，而舉一男。試其啼聲，寧馨可卜。忽值蔣雲甫遣人索逋本利，核算共九十餘兩。二玄愕然曰：「既有此項交易，小兒在日，何不取討？」其人曰：「現有二大官臨終回札，即家主弔奠之日，亦嘗談及此事，所以遲緩不及取索者，以通家之誼故也。何乃以貴冗而竟思忘耶？」二玄默然久之，乃屬其婉然致意，以俟遲遲奉楚。自後或十日，或半月，即遣人坐逼，絮聒不休。延及半載，蔣雲甫往告孟文曰：「有借有還，交易之常。及尊公遷延時日，毫厘不吐，豈有負而不償之理？比緣令弟婦守寡未嫁，小弟亦緣喪偶，若或借重兄命，而獲諧姻好，願以此項抵作聘資，未識尊意以爲可否？」孟文欣然首肯，馳告二玄。二玄許可，乃囑侍婢乘間以語碧秋。碧春即時哭仆於地，嗚咽不能出聲。二玄再三解諭，而碧秋堅執不允。曰：「生爲謝家婦，死作謝家鬼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！」蔣雲甫知事不諧，即令數人坐定催逼，又欲具詞鳴控當道。二玄事急，呼出碧秋含淚而告曰：「吾意欲令汝伯代償，則冤業兒慳吝已極，一毛莫拔。若欲典賣衣飾，則囊橐已盡。汝但知節操，而不知孝順舅姑爲尤重。若肯見依，猶可延我數日之命；如果執意不從，我於今夕當自縊而死矣！」碧秋躊躇半晌，慨然曰：「媳婦一身不足惜，所憐懷中血胤，何以處置？」二玄曰：「鄰西宋翁，年晚無兒，其妾生子，甫一月而死。曷弗承繼於彼，可以無憂矣！」即令侍婢請過宋妾，以實告之。宋妾驚喜曰：「果獲如此，若兒即吾兒也！」碧秋取出銀釵一隻，羅衫二領，贈與宋妾，號哭而送曰：「兒生吾不能再見，兒死或與我魂魄相依。哀哉謝郎！相見在邇，無相尤也！」遂將衫襖裙褲，緊縮帶結，復以雙線密密級級，折出花剪，而以半股縛臂。於是明妝豔服，以俟肩輿之至。及抵蔣室，即有掌禮者，請同拜堂。碧秋厲聲曰：「吾以有誓在先，必俟三日之後，方可成禮！」蔣雲甫見事已畢，遂不相強，而唯唯依允。原來蔣素富饒，已蓄四妾：一曰鄧氏，一曰楚娥，一曰玉秀，一曰緋桃。——年俱二十許，近前施禮，邀請赴席。碧秋曰：「食不下咽，但與我杯水可也。」是夜蔣生慮有不測，乃令鄧氏緋桃伴睡。至次日，復囑四妾委曲勸之。碧

秋垂首長嘆，寂無一聲。至第三日，蔣生乃大設供具，珍錯雜陳，器皿精異，列四姬於兩側，置二席於正南，自坐於左，而虛其右位，乃着翠婢扶擁碧秋至前，笑而謂之曰：「卿以絕世之容，誤爲謝家兒所苦，我今以百金爲聘，家頗小康，亦何辱於卿，卿何以執迷如是乎？」今特虛其右席以候卿，若肯允就，寵必專房，設或拘執，可爲我站於階下。」碧秋卽至前，盤膝而坐。蔣生微微冷笑曰：「薄命妮子，不足抬舉！」遂於四姬嬉笑諧謔，或吹玉簫，或歌雅曲，遍喚諸婢，輪次遞酒。俄而斜陽西墜，放下珠簾，銀燭熒煌於綺席，明月掩映於紗窗，而蔣生已頻然醉矣。乃拂衣而起，指揮衆姬，意欲用強姦染。斯時碧秋已於臂上解下利刃，揮袖近前，怒聲叱曰：「人各有志，汝何用強凌逼？若要胡行，卽以頸血濺爾之衣矣！」言訖，舉刃一抹，鮮血橫飛，登時扑於塔前。蔣生駭懼，急令諸姬扶上臥榻，連夜延醫，看喉管未傷，猶可療救，但飲以薄糜，旋即噴出。諸姬再四勸解曰：「娘子若愈，悉聽尊志，當卽以肩輿送歸尊堂處矣，慎毋自苦！」將及旬餘，稍有起色。蔣雲甫雖不敢再犯，而切齒懷恨，忽值閩縣丞康爾吉，任滿回去，與會稽邑尊，俱係南直金壇人，與蔣雲甫有誼，便路過訪，新值斷絃，擬欲謀置一妾，久而未諧，已雇舟將去矣。蔣生探知其事，卽挽縣吏爲媒，而僞託送歸，以給碧秋。賄囑與夫，徑往江口船上。比及揣知中計，而船已離岸丈許，回頭江流，情危事急，將身一跳，已竄入波心。康縣丞急得汗流浹背，疾呼救起，扶進後艙。其母王氏親爲解換濕衣，豈知衣帶自裏至外，疊疊盤結。碧秋雙手推住，泫然泣下曰：「慎毋解我衣，我頭可斷，我身難辱，決無再生之理！」王氏亦歎息曰：「我已知汝必有冤抑之情，但與我子無涉，何得相累？願聞其故，仍以娘子送歸可也。」碧秋遂以前事略抒顛末。王氏驚歎曰：「原來却是一位貞烈娘子，可敬可羨，何物蔣生毒心短行，一至於此！但欲將子送歸，則旣出謝門，兒已他繼，斷無復歸之理。卽欲歸傍尊堂，以子豔色，恐仍不免多露之染。據我到有一條妙策，子肯聽否？」碧秋曰：「千思萬想，未亡人所欠，止有一死，不知所諭何事？」王氏曰：「我以娘子今

日事勞瘁之，保身完操，亦以赴死爲上；但幸獲遇我，可以保全。我已茹齋奉佛，二十餘載。此去金壇，路亦不遠；雖城數里，有一尼庵，乃我預爲修造，以作暮年皈依之所。今此一歸，卽於庵中棲住。子旣無所依傍，不若隨我而去，避跡玄門，懺悔從前業障。茅屋藤牀，足以相伴爲娛，又何必捐軀輕殉爲哉？先是碧秋曾夢觀音大士，囑付云：「子有災厄當死。若遇黃衣人，方能救免，卽可相隨遠去，以俟他年子母重逢。」及是日，王氏身果衣黃，故碧秋依允曰：「旣蒙恩慈超度，願卽拜爲母氏，方敢相依。」蓋猶未測康爾吉之心，故認母女以絕其念。及抵金壇，卽與王氏同歸尼刹。其地亦頗幽遠，終日閉關參究釋典。詎惟西子鐘盃，洗空粉黛；并那謝家柳絮，拋棄瓊瑤。而流光如電目，向庵寄跡，不覺二十餘年。王氏已經去世。碧秋撫今感惜，嘗賦七言二絕云：

雲掩松扉花氣清，六時功課一函經；啼鴛也解耽幽寂，偏向窗前弄巧聲。

山色鐘聲共悄然，從來不爲俗情牽；花開花謝渾閒事，月照禪心二十年。

忽一日有一少年，扣門避雨。碧秋遙從窗內望見，手把金釵，向佛祈禱，而其狀貌酷肖茂才；乃囑老尼出來，探其居址。少年答曰：「我會稽人也。此間有一康縣丞家，不知離庵幾許，望乞姑姑指示。」碧秋從簾內問曰：「郎君旣係會稽人，何姓名？遠尋康某爲着何事？」少年曰：「小生謝蓼莪，生母楊氏，爲因康爾吉強劫而來，故特遠尋至此。」碧秋疾忙步出，又問曰：「汝父何名？今可在否？」少年曰：「亡父茂才，去世已久，我乃遺腹子也。」碧秋不待話畢，卽抱住大哭曰：「我兒不消遠訪，我卽爾母楊碧秋也。」撫汝半歲，強逼分離。今以何人指點，特來尋覓？」謝蓼莪歔歔半响，方拭淚而對曰：「兒於今科已中第七十三名進士，除授吉安府推官。蒙宋母備說前事，并以金釵爲驗，故兒止帶一僕，星夜前來。今旣幸遇，望卽速行。外大母春秋雖高，猶幸無恙；俟母抵家一會，卽同之任矣。」碧秋曰：「我自到此二十一年，曾無一日散心，亦并不拈弄翰墨。然非此地棲蹤，亦安得尙在今茲？」

一別，重至無期，當以數言留壁，少紀幽懷。」遂援筆書云：

予自幼有詩癖，畫癖，山水癖。竊謂此身縱不獲騎秦家彩鳳，而苟得所歸，亦可以詩囊畫卷，徜徉於山水間。詎期蝶夢成愁，旋又鴛行中斷。一束蘭心，雖則凌冰透雪，數聲鴉噪，其如夕徧晨催？遂以頸試青鋒，誓欲捐生於豪室，身投碧水，還期覓伴於江妃。乃夢感慈雲，恩邀王母，遂使中弱息遠託禪宮，薄命餘生，長依綉佛。千里鄉關，惟見碧天無際，萬株桃杏，憑教玉洞長局。祇望淨土埋懷，化作杜鵑歸泣，豈知寧馨孤嗣，已從雁塔題名。故雖萊彩飛歡，將泛伴歸之棹，而烟霞舊伴，反縈獨去之悲。用誌蕪懷於殿壁，并紀往來之歲月；使後之探奇聞史，隨喜雲輶，得以憐其倖存，而鑒其磊落之苦志焉。予爲誰會稽楊涓，字碧秋，今法號雲照者，是也。題畢，卽取酒澆奠，拜別王氏之墓，哀慟移時，方與衆尼謝別。回至會稽，其年沈氏已有八十七歲。母獲重會子，擢巍科，合邑稱羨，咸以爲貞節之報云。

【釣鯨叟評】貞烈有如碧秋，自應炳照青史；而郡誌不載，豈偶遺漏？卽得此一傳，而碧秋亦可不朽矣！苦情潔操，時以逸宕出之，但覺落照蒼涼，秋雲黯淡，不堪多讀，亦不可不讀。

【月鄰主人評】雲林寫畫，以疏散爲致，史遷作史，以古峭見奇。如碧秋斯傳，只淡淡寫去，而已敘事無遺，淚痕縈繞，吾不知從雲林來，從史遷得也？

【幻庵評】苟奉倩謂：「婦人才智不足論，當以色爲主。」此語甚陋，如碧秋此人，方可與曹娥並芳，尙當言色乎哉？

張小蓮附張麗貞

烟水散人曰：「人皆逐豔，予獨重情。自非情深千古，豈能爭豔一時？如蕭寺月下之逢，趙郎錦箋之寄，長生殿裏私誓金釵，蝴蝶夢中巧偷香粉，事固豔矣，而情猶未摯。故其始也，盟山誓海，原如菡萏蒂聯，及其終也，抱恨銜愁，已逐燕勞影散。豈能作同心松柏，又安問去歲桃花？又如借歌紈扇，倩賦長門，情既中乖，烏云乎豔！此予不能忘情於白下之小蓮，既憐同調，竊歡紅夢綠之娛，必協於飛，得弄粉畫眉之趣。意綢繆而莫忘，不致爲郎憔悴，心宛轉而熟計，無煩與我周旋。遂使依桐作語，空解相思，而託業爲媒，不能專美，事固豔矣。情亦情矣，而風流蘊藉，調絕千秋，不幾於此，又起多情之癡夢，迷雅士之芳心哉？誰云窳修未倩，美璧生疵，豈知伉儷仍諧，明珠自潔，遂使我與酣落算之際，恍惚杏臉流光，芳徽入握，若非黃鸝聲在我窗畔，則幽魂栩栩，欲逐南華而化矣！乃爲之歌曰：「牡丹開兮月流光，懷美人兮莫能忘。舒我毫兮垂爾芳。」」集張小蓮爲第三。

萬曆丙辰歲，吳江有張麗貞者，一名德貞，有美色，工詩詞。年方及笄，嘗隨父之膠城，寓居椽舍，爲婢女所誘，誤奔匪人。事覺，其父執送有司，既陷獄，深自怨，乃敘其悲思云：

悔此宵一念之差，嘔心有血，致今日終身之誤，剝面無皮。還顧影以自憐，更書空而獨語。妾本吳江望族，會解披章，闈闈幽姿，未閑窺戶。北堂恩重，琅函深貯掌中珠；南浦春明，金屋週遮機上錦。况值髫齡二八，忍忘律戒三千，夫何隨父，膠城寄居椽舍，溺女奴之長舌，乘奸套之籠頭。誇漫國士之才，計諧占鳳；忘數家嚴之惡，悔擬乘龍。伊旣曲敘其悲思，儂亦頓深其怨慕。自謂知書識禮，不妨反經爲權。掩張倩之紅顏，重門夜出；攜卓文之綠綺，永巷宵征。天明而至荒郊，日暮而棲別館。一月消息，漏道旁笑破朱唇；三尺典章，嚴堂上噴生鐵面。雷霆劈開鬼胆，冰鑑照出妖形。爲訪婚姻，並非媒妁；所圖媵婉，竟是人奴。方知假假真真，神呆半

响已悟生生世世，罪大彌天。延息以入囹圄，撫心而傷塵土。淒涼夜折，坐來牆角鬼燐寒；憔悴春華，睡起夢中鄉路杳。青草黃泥，畢冤魂於今日；白雲紅樹，見慈母以何年？感衷衣之已舊，哭手線之猶新。嗚呼！傾鼠拖腸，蜚蠊化羽，倘青蘋之得薦，尙白圭之可磨。已決策於外黃，世無張耳；誰錄瑕於上蔡，人是季心。已矣蛾眉，淹然蟻命。圖再新而不得，伏九死以何辭。漫訴哀腸，五首怨題留客邸；可憐骨肉，一絨情淚寄吾家。

其一從賊

閉盡鶯花燕亦愁，可憐百舌惱枝頭。春魂自是隨風散，亂逐流紅出御溝。

其二東門道上

紅幕遮欄幾許年，避人不省出門前。雙鴛一夜銀燈路，蘭路生秋復自憐。

其三自悔

爲燕斂頭鈿子黃，翠翹斜護晚來妝。桃源路曲花影黑，錯道漁郎是阮郎。

其四幽怨王滿

粉香無復滲梨腮，破屋陰陰鎖不開。姊自作愁愁縛住，兒家却爲阿誰來。

其五自怨

紅死燈花睡亦甦，却羞殘夢到冰壺。百年身世成何事，夜夜城頭哭鷓鴣。

寄大父書

阿父噴兒，定殺兒矣。夫私奔，醜行也；爲門戶羞，死何辭哉！父耶！母耶！殺之良是！恨兒年少，巧言之徒，煽惑從賊，情更可悲耳！啜其泣矣！噫！臍何及？倘得歸死先人墓，百年後魂傍阿翁，實罪人之大幸也。山川渺隔，阿

翁乎來何時？

予謂麗貞固深於情者也；惜其識見不及卓氏，以致誤奔匪人。今觀其獄中自敘，并怨題五首，頗饒文人之致；且其言曰：「反經爲權」亦豈漫無卓識？若謂忠臣不事二君，而管仲何以見收於夫子？昔蔡文姬初適衛仲道，中辱於沙漠，購歸而嫁董氏，律之以節，不致遺臭哉？乃范蔚宗傳列女，津津稱述，夫亦惜其才，而深悲其遇，有心人另具一賞識，第難與道學言耳。然則麗貞事，亦未免傷於不幸，而其才固不容泯沒矣。周禮仲春之月，令會男女於是時也，奔者不禁。先王制禮，緣乎人情。予是以深原其誤，而憫其癡；但其始末傳聞各異，故不及備次其事，而姑掛漏書之。自麗貞後十餘年，而復有金陵張小蓮，其情其才與貞相異，而其卓識則不在文君下。裔出簪纓，其父張某亦居顯僚。當丁巳歲，小蓮年已十八，容色倩麗，則有遠山眉；詩詞雋逸，則有柳絮句。加以鍾情特至，素性憐才，故張公愛同掌珠，而雀屏久設，罕有中其選者。然年已及笄，未免因花惹恨，爲柳牽愁，而眉際間時時鎖綠，嘗於春暮賦得「夢令」一詞云：

鶯囀欲留春住，儂意只催春去。何事爲春來，添得許多愁怨？無情無緒，又是撲簾飛絮。

小蓮性愛妝飾，每自雲環梳就，而以雙鏡細照，稍有一絲亂髮，必呼侍婢分理刷光。最厭脂粉，嘗謂諸婢曰：「大凡婦人家容色，以生成爲妙，潔淨爲雅；若必待濃塗淡抹，而後見美，有與市肆中泥美人何異？」又極愛黃鸝聲，每自曉起，一聞關關巧囀，卽青絲未理，寶鴨香寒，亦必潛往竚聽。嘗作聽鶯詩十首，姑摘其二於左：

欲把鶯聲見，鶯聲何處啼？乍來楊柳上，轉到杏花西。覓友含情重，拋梭向晚低。翻鶯春思切，幾度爲君迷。

欲把鶯聲覓，鶯聲何處嬌？弄紅香影散，翻綠曉烟銷。宛宛如徵調，嚶嚶欲徒喬。夢回春院靜，賴爾伴無聊。

其所居宅後，構一小園，頗有蓮池菊徑，月榭藥欄之勝。又有一樓，名倚雲樓，與鄰左高樓相接，自樓側廊下，轉

出小軒，軒外環繞翠竹，由竹徑而至北垣，即後扉也。其隣高樓者，係朱氏之宅。朱亦官族，其子名正，表字匪，年將弱冠矣。聘妻韓氏，未婚而韓亡。其父嘗倩媒妁，求親於張公。公以朱生援例入監，素無文學，意甚輕薄之，故却而不允。忽一日，朱生晉謁，以溪上落花詩請教，公留細談，觀其所作，頗覺新麗可愛，遂稱羨曰：『忝在壁鄰，豈知吾兄却有如此妙才！老夫向有文君濯錦一題，擬詠未就，輒欲相煩珠玉，尙肯賜教否？』朱生索取筆硯，不假思忖，立時揮就，公益器重之。方生之入謁也，適值小蓮立於屏後，窺見生之姿宇如玉，談吐從容，退謂愛婢雲娥曰：『孰謂朱郎年少無文？吾觀其風流韻度，詩思泉湧，真才子也！』自此小蓮屬意於生，而以一垣睽隔，難通悃愾。於時三月下旬，樓前牡丹，比往年倍加豔發。小蓮素有花癖，而於牡丹尤甚。遂移臥榻於樓，止令乳媪并雲娥爲伴。一夜溶溶月色，花霧空濛，將及二鼓，小蓮猶倚闌干，擬作牡丹詩，忽聞隔樓朱生亦朗吟云：

豔奪天姿洵有情，紅闌深護粉痕輕。三千漢媛誰如爾？九十春光獨擅名。

朱生甫吟四句，欲續後聯，而苦思未得，只管吟哦不已。小蓮味其所詠，亦爲牡丹而賦，不勝技癢，乃低聲續和云：

霞臉最宜明月襯，霓裳愛挹露華清。從來京洛多佳種，莫與尋常一例評。

是時朱生亦酷慕小蓮之美，知其連夕在樓，故特以牡丹爲題，而實則詞句挑動。小蓮亦解其意，而注念已久，故即續和完篇。雖以粉垣高隔，不能窺視，而吟詠之聲，亦頗聽得仔細。次日曉妝初罷，雲娥自鋪中買線而回，袖中取出一絨，曰：『隔壁趙婆，適於門口遇見，特以此絨央我送與小姐。及轉身時，又云內有機密事情，必須巧遞爲妙。』小蓮已喻其意，即拆而視之，乃是空箋一幅，細觀箋後，另有寸楮，楷書細字一行云：

偶詠名花愧未工，忽聞佳句和墻東。忽忽特挽青鸞謝，一幅空箋意萬重。

小蓮雖有數婢，而所喜惟一雲娥，每令其買取針線簪珥之物，不時出到門首。朱生詢知其詳，故囑管門媼趙婆，以緘傳遞。小蓮哦吟數四，惻然動念，將欲以詩爲報，而猶預未決。一日早起，方欲臨鏡靚妝，忽見雲娥以目偷送，小蓮會意，手與登樓而問之，又出一箋曰：「此亦趙媼所寄也。」展開一看，仍一七言絕句，其詩曰：

重門消息杳無傳，惆悵鶯啼日暮天。幽思難憑鸚鵡說，滿懷春怨在花箋。

小蓮看畢，徐謂雲娥曰：「朱郎才貌，我固憐之，然堂有嚴親，身無彩翼，何得屢以淫詞傳寄？設或漏洩，能無懼乎！今後汝見趙媼，當力爲拒絕，而不可更受其囑也。」雲娥曰：「彼係公子腹心，妾爲小姐手足，兩相謹慎，奚防漏洩之虞！然欲回絕那生，必得小姐數字，不然，妾雖推拒，恐未能斷絕其意也。」小蓮沉吟半晌曰：「汝言良是。」遂書絕句一首云：

珠履曾無草色侵，春風長閉繡簾深。劉郎何事頻傳怨，錯認無心作有心。

詩去數日，朱生復以珠玉厚賂雲娥，乃賦浪淘沙一詞，託令持送小蓮云：

凝想畫樓中，人倚東風，盡傳嬌小勝芙蓉。夢裏無憑空繞遍，十二巫峯。

花落晚烟空，無日相逢，再煩青羽訴愁衷。莫把相思孤負我，滿簡啼紅。

小蓮悵然嘆息曰：「古來憐美相從，憐才訂偶，前以私期，後成正匹者，亦往往有之。願今重門杳隔，耳目衆多，設或一涉莠言，身名交敗，何朱郎不能相諒，而乃寄怨之深也！」遂以白綾帕繡詩一絕，以答朱生曰：

欲圖相見渾難見，欲罷相思却又思。只恐相思無日了，特拈愁句倩郎知。

自後怨詞恨什，不時傳寄，兩下相思愈熾，雖則魚雁時通，祇恨佳期無日耳。無何，又是牛女相會之夕，小蓮臨風長嘆曰：「嗟乎！天上雙星，猶有一年一會，而何人間之寂寞，長如此也！」既而羣婢催喚曰：「夫人命請小姐，

巧筵完備，已設在庭中矣。小蓮愀然曰：「汝等既知我病體纏綿，不勝風露，即應回覆夫人，何必又來相喚？」及羣婢退去，四顧寂然，遂又歎曰：「巧不如拙，我既命薄如斯，又何必更向天孫乞耶！但不知朱郎此時意況如何？可能爲我而有銀河路隔之悲乎？」正在躊躇歎息，雲娥悄然潛步而至曰：「早間趙姬又以一札付來，因值小姐熟睡未起，鎖在鏡箱之內，試於燈下取出一看，以便回覆那生。」小蓮即時開箱取簡，展而視之，其書曰：「今夕何夕？又是靈雀填橋，天孫歡會時也！何獨卿與鄙人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，孤窗抱影，傷如之何！日來病體愈深，人事俱廢，不知卿可見憐，而能設計使儂得一親近仙容否？不然，秋風一起，白雲紅葉，更有銷魂時也。特煩毛穎代叩妝台，惓切惓切！」

小蓮覽畢，惘然泣下曰：「朱郎朱郎，何由未諒妾心也！」遂閣戶挑燈，以草回啓云：

天上相逢，人間寂寞，此心耿耿，惟有淚沾衣耳。妾性最喜妝裹，雖在病中，未嘗草草；今自數月以來，首如飛蓬，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者？乃來札云：似未深諒。家嚴閹範，君所知也。世無古押衙，使妾何以爲計？若或天從人願，則機會自生，設有不然，子但索我於溟漠中耳。扶病挑燈，忽忽草復，惟希清照不一！

是夕之後，小蓮即臥榻不起。其體似熱非熱，稍進飲食，即時嘔吐。每每延醫看治，猜疑不一。及以湯藥進，輒傾擲於地曰：「我病豈藥石所能愈乎？」親戚中來問疾者，即怒目叱諸婢曰：「我頭目煩炫，惡聞人聲，汝等即去辭謝，不必進房也！」惟雲娥至，則與抱頭密語，或時歎息不已，淚如雨下。其時新到府尹，與張公同年至契，公乃擇日具宴相款。雲娥即爲小蓮設策曰：「是夜男婦俱有執事，則後房必然空寂。可於早間約定那生，將至更闌時候，妾與乳嫗只推伴侍小姐，妾守中門，乳嫗疾往後屏，把那生引入藏匿後房。小姐又推以厭聞嘈雜，驅出羣婢，日間飲食，妾與乳嫗多取分啖，則好事可諧，而經旬累夕，亦可以無患。」小蓮點頭曰：「此事猶恐不穩，若或

可爲，汝其慎之！及備宴之夕，合家男婦，果在廳前灶下，紛紜往來。而朱生遂得以乘間竊入。雲娥乃馳告夫人曰：「小姐今夜略覺暫安穩，卽令雲等掩帷寢息，以圖一晌安眠。惟恐夫人處有甚使喚，所以特來稟復。」夫人喜曰：「若思靜臥，疾便可愈。此間支應有人，汝與乳媪自行伴睡可也。」是夕，乃中秋前三日，明月溶溶，幽輝滿榻。朱生喜若遇仙，小蓮疾已全去，而綢繆徹夜，其歡戀可知也。因值房帷深邃，又與夫人臥房前後各別，所以一住旬餘，日則掩帷潛跡，夕則並枕同衾。嬌含豈寇，已爲浪蝶偷香；豔綻櫻桃，悉任狂蜂採蕊。而洞房之雅趣，人間之樂事，無逾此矣。一夕歡狎之後，小蓮泣謂朱生曰：「妾以重郎才貌，遂涉私期。然此身一失，斷無別歸之理。必須謀圖成姻，以完妾行。毋使蒲東有抱恨之鴛，琴台起白頭之嘆可也。」朱生曰：「蒙卿厚愛，沒齒難忘。設有負心，非命而死。」小蓮曰：「子今回去，事當若何？」朱生曰：「卽託媒事，再以姻事，力懇於尊君，設或仍前不許，及當勉力圖謀，成則並首百年，不成則成之以死。」小蓮謝曰：「君能如此，妾可以無憾矣。」自此又經信宿，始得乘便，仍於後扉送出。朱生旣回，感憶幽歡，癡迷竟日，乃賦詩託謝曰：

夢入尋仙境，紗窗月色涼。娟娟朱粉黛，款款效鴛鴦。嫩質疑無骨，柔肌信有香。還憐歡易散，何日更邀翔？

小蓮見詩，微微含笑，亦酬以絕句一章云：

郎心妾意兩相堅，誓作鴛鴦交頸眠。若得西風憐錦翼，一雙飛去渚蘭邊。

朱生乃覓張之至戚，許以厚賂，而託其力懇於公。公素性耿介，每事堅持初意，而莫能挽回。無何，公以前任事發，有旨逮問，而南都家宰某公者，公之座師也，熟知公以非罪被誣，乃爲具疏辯解，始蒙優詔獲免。小蓮疾令雲娥，以寸楮密報朱生曰：「君但懇得家宰某公，轉致家嚴，則姻事立妥。因家嚴感激其恩，方欲圖報耳。」朱生大喜曰：「家宰公子，祖之相厚同年也，與吾父亦最契密，有此機會，事必諸矣。」及公以幣帛往謝某公，某公笑曰：

盛惠決不敢領。惟年姪朱匪紫，年將冠矣，尙未議姻；若肯以令愛字彼，願執斧柯。公唯唯曰：「若他人言，決難聽從；今辱恩師鼎諭，敢不遵命。」然公雖允，心實怏怏，歸而嘆息不已，呼謂小蓮曰：「吾以年及耳順，止汝一人，思欲得一佳士以配汝。豈料朱生又託某公作伐，使我誼不可辭，業已許彼矣！由汝命薄，毋咎吾之孟浪也。」小蓮喜極，卽歸臥內，作書以報朱生曰：

下妾齒在笄年，性耽柔翰，所以蘭膏繼晷，覓五字以凝思；鴛錦停梭，攬一編而沉誦。雖南陌有花，恆絕踏青之躅；西樓見月，長備弄酒之觴。而心匪懷春，志存梅素也。夫何君以詩見，妾從屏覘。牡丹月下，欣聞白雲之哦；宋玉樓東，慚次錦貂之續。遂致郎有綠綺之挑，妾無白水之拒；而爲婢媵所誘，頓涉私期。心實慚惶，顏多頹腆。雖辱誓盟繾綣，安在嚴命從違；而靜言思之，未嘗不汗流夾背也。茲幸冰言鼎重，仰沾少傅之休；椿諧恩深，俯愜桃天之願。遂獲明侍巾櫛，掩獲私愆；而了却相思，莫寄青鸞之帛；永諧好合，奚牽繡幕之絲。所以遣報佳音，願俟早輸白璧；惟郎垂鑒，慰我斯心。臨楮不勝欣慶之至！

朱生得書，卽時擇吉，整備納聘，而婚期卽訂於明年仲春。公已允議矣。未幾，公獲遷授按察司廉使，出鎮建南，敕命嚴速，擬於春初蒞任。公以去家迢遠，而膝前止有一女，若于歸後，豈能攜往任所？况朱生亦不能遠出，遂議停止，且俟任滿而歸，另行選吉。朱生聞而駭然，莫知爲計，仍欲懇於某公。某公方值抱病，守候旬餘，始獲一書，而公已起行二日矣。朱生惘惘如喪魂魄，至晚忽聞報曰：「公以風阻，猶未起程。」生乃遣僕星夜到船投遞，公接書啓視，書內備云：「女大當嫁，旣已訂期，何必更議？」等語。公猶預未決，以問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某公旣爾力懇，女兒亦以路遠，不服水土爲憂。况屈吉期，止差二日，何不令彼卽於舟中娶去，亦省却爾我暮年一事。」公不得已，乃令人到家，送過奩具。至期迎娶，合卺畢，卽買舟同送，直至百里之外而歸。自此柳眉長畫，玉盞宵斟，或以新詠

聯裁，或以鳳簫吹和，雖鴛鴦之在蘭浦，翡翠之在雲衢，無以喻其婉孌之相洽意也。嘗以閨中卽物爲豔體詩，各賦五絕。先是小蓮詩云：

綵影差差掛夕陽，美人欲倦恨偏長。瑤塔皆道春風隔，時透寒梅一縷香。

右珠簾

新裁綃縠覆牙床，幾度停針未敢忙。若愛鴛鴦奴自繡，要描梅蕊只憑郎。

右紗帳

清光圓滿似蟾蜍，日照雲鬢仔細梳。妾面何如郎面白，更煩分辨莫模糊。

右菱鏡

拂拭香奩絕點塵，調脂掃黛日相親。妾家夫婿同張敞，玉鏡常羞說太真。

右鏡臺

皎潔新裁似月圓，時因撲蝶向花邊。郎懷出入恩常在，豈逐秋風嘆棄捐。

右紈扇

朱生亦分賦五絕云：

欲從繡榻效鴛鴦，翠幌先焚百和香。儂不放卿卿戀我，日高猶懶着衣裳。

右合歡牀

孔雀雙棲軟玉屏，避風豈知護螢燈。只愁醉舞嬌無力，留待佳人倦後憑。

右玉屏

啼爲催喚踏青忙，親剪紅羅向綺牕；鳳頭不滿三分闊，猶把鴛鴦繡一雙。

右紅繡鞋

杜若青青花徧開，尋芳擬欲到樓臺；却嫌女伴皆羅綺，翠袖須從新樣裁。

右春衫

兩幅絞綃剪頂圓，橫長三尺白綾鮮；並頭只把蓮花繡，爲怕郎從足後眠。

右繡枕

更有宮詩一百首，備極新豔；而原稿散失，無從傳錄。先是朱生家，亦有牡丹一本，其色淺紅，卽今所謂玉樓春也。每歲吐花，不滿百朵；至是一枝抽出數莖，其花繁衍，遂有數百；而大如盂蓋，色變深紅。每至穠豔之際，生與小蓮設茵度於旁，賞玩竟日，至夜亦留連不忍去。嘗以紫錦作幔，以五色綃爲球，繫於枝上；又覓松羅及陽羨茶，煮以清泉，時時設供；及花謝，則嘆惋累日。朱生又有山水癖，每欲出遊，則與小蓮偕往；所到之處，必綴題詠。而小蓮年將三十，其美豔綽約，猶似十六七歲時；其肌體凝香，時作蘭花氣；生家故多美婢，若在蓮旁，便覺形穢；原生終身不置一妾。忽一夕，小蓮夢一仙女，珠冠霞帔，乘彩鳳而下，笑謂蓮曰：「天下將亂，何子尙留塵世？明日中午，吾在海山候子，無相忘也。」及曉，述以告生，生愕然曰：「吾夢亦如是，豈爾吾命該絕於今日耶？」遂呼侍婢具湯沐浴，將至中午，果同時無疾而卒。生年四十，小蓮僅三十九耳。遺命葬於牡丹花下，家人不敢違，遂爲營葬。自後牡丹每歲盛時，明月之下，家人往往窺見生與小蓮攜手立於花底，或微聞笑詠之聲。至曉，則見蒼苔上一巨一小足跡宛然，而花色則又繁豔無比。至五年後，遂有鼎革之變，而牡丹忽卽枯死；生與小蓮亦無復現形矣。

余於友人齋頭，亦嘗見小蓮詩，有「眠遲非爲月，情至自憐春」之詠，句極新豔，而秋濤不載，豈偶未之

見耶？

【釣鯨叟評】豔事豔筆，足爲千古佳話；而霍小玉步非烟諸傳，不必更讀矣。

【月隣主人評】癡情韻事，極意點染，嫋嫋如縷，但見百游絲縈繞於花際而不散。

崔淑

煙水散人曰：「予聞海外有國，以晝之所見爲虛，夕之所夢爲實；然則夢亦可憑，而非盡屬虛幻也。」昔者楚襄王晝寢於高唐而夢神女曰：「妾朝爲行雲，夕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」此一證也；杜麗娘感柳夢梅而死，死三年而復得柳夢梅以生，又一證也。乃說者以爲巫山妖夢，宋大夫之寓言；牡丹傳奇，湯臨川之臆說。則其事之不足據，固可信矣！乃以予所聞崔淑事甚奇，而相傳確實；卽淑自敘，亦備著其靈異。豈亦謬而不足憑歟？嗟呼！世之熙熙攘攘，勞形畢慮於功名富貴之間者，何一非夢！而獨疑於夢之不足信，又安知天壤間果有神女麗娘之事，而疑其爲謬誕耶？雖然，今之傳崔淑者，又非特以夢其奇而已。夫以淑之才情優麗，舉世罕儔；而委身於賣菜傭，豈不可悼？自非覺以奇夢而使之更締良緣，將不齋恨鬱鬱而死，安得文彩陸離顯於斯世耶？然則人若有才，必爲造物所忌，而亦終爲造物所憐。世之負才零落者，當守其忌而冀其憐可也。故吾於崔淑之事，而重有感焉！亦於淑事而信其爲美人，有足傳者。『集崔淑爲第四。』

明成化年間，有崔淑者，吳縣永齡之女也。永齡嗜酒，性極豪放而不修小節，所以困躓於市廛間，莫能振拔。崔淑生四歲，卽穎慧異常；其祖崔浚，嘗教之讀詩，一過目卽了了成誦。及年十七，姿色姣豔，其妙尤在雙目，黑白炯炯，神氣湛如秋水，每一回眸轉盼，則百媚皆生。故當時每以鴛鴦爲比，無不羨慕。然因永齡不事生產，躑躅市井；

所以名士舊家，恥與聯姻。有一劉子重者，家居負郭，祖遺隙地數畝，以種菜菓爲業。聞淑之美，而思欲謀以爲偶。細訪永齡蹤跡，高陽徒也。遂乘間邀入酒肆，並拉齡之好友鄭玉峯。酒既酣，永齡掀髯而笑曰：「劉兄年雖少，而與致最佳，向來景慕，未獲一會。今忽叨領盛設，使我何以爲報？」玉峯曰：「劉君少年朴茂，異時發跡可期。今聞令愛猶未納聘，若肯許配子重，可稱快婿。」永齡又笑曰：「原來劉兄尙未受室，小女雖醜，願配君子。鄭三哥卽月下翁也。」玉峯猶恐醉後所許，醒或變易，復與堅定而別。卽於數日之內，行過聘儀。淑微詢其人其家，何如？永齡隨口贊譽曰：「家頗溫飽，所居近城，而有園圃花菓之盛。至其人溫文美麗，誠一可意兒也。」淑亦私喜。無何將及於歸，淑忽夜夢一綠衣近前，邀請曰：「天妃娘娘與夫人有舊，今特邀往一會，幸祈速行。」矇矓之間，淑已升車攬轡，綠衣女引導前往。須臾至一城郭，將入門，有絳幘吏呵止曰：「塵凡濁質，何得冲犯仙界？」綠衣女亦低聲喝曰：「奉有懿旨，爾曹不得擅阻。」及入城里許，但見宮殿巍峨，金碧煥映，遂捨輿步行至內，兩旁執事員役，俱是年少女子，其妝飾絕似內苑宮娥。將及殿階，卽聞紫衣女揚言曰：「二品夫人晉謁。」只見珠簾一捲，殿內有人高聲傳勅：「娘娘有旨，請速相見。」淑卽殿階而上，行拜跪禮畢，命取繡墩坐於面前。偷眼看那天妃娘娘，金冠緋袍，乃十六七歲美貌女子也。天妃笑問曰：「昔在員嶠相會之事，今尙記憶否？」淑茫然不知，但唯唯而已。旣而有一士人，白面身軀，衣冠甚偉，自東而進，共參見拜跪之禮如淑，卽命東首坐定。天妃指淑而謂士人曰：「我以此子託爲汝室，汝宜善視之。」遂命左右捧出袍笏爲贈，士人再拜領謝而去。天妃又謂淑曰：「我以此子舊交，憐爾命薄，今已託於楊藩司，無憂不富貴矣。」卽宣近侍，可陪夫人進內吃茶。淑至殿後一室，器皿精潔，房櫳寬敞，當庭玉蘭一株，花正豔發。逡巡間，復爲綠衣女引出前庭，忽見一男子手中執刃，從後進呼，將欲刺淑。淑惶駭趨避，遽然而醒。但見月轉西軒，夜將半矣。次日以告其母，其母喜曰：「此是好夢兒，必貴顯無疑。」俄

而成姻後，但覺子重鄙陋之狀，如許如許，加以室如懸磬，瓶無儲粟，唯有青藜綠萹，蕩搖於春風中耳。淑暗暗歎，深恨爲父所誤，嘗作詩以自悼其命薄云：

妾家茅屋大如斗，繞屋蕭蕭惟碧柳。柳上啼鳥到曉聞，室中烟火午時有。紫燕嗟呀空繞梁，黃鸝惆悵飛去久。東隣桃花豔豔開，西隣少婦紅粉腮。兩家富貴相彷彿，時時鬪草賭金釵。妾慚荆布豈堪伍？在家出嫁同一苦。妾心豈怨夫婿貧？妾心自恨薄命身。愁來惟有淚盈腮，雨打殘花空夢春。

又有絕句三首云：

桃花開日草初肥，門掩東風淚滿衣。幾度自憐還自慰，嫁鷄只合逐雞飛！
曉窗睡起獨悽然，黃鳥聲中倍可憐。莫道妾家空過節，未逢寒食已除煙。
春來亢旱更堪憂，草亦枯黃菜豈留。麻苧裙衫俱賣盡，幸存青照梳頭鏡。

自此鬱鬱不快，時託吟詠以自遣。忽一日，劉子重有事入城，淑獨自持器灌園。既而夕陽在山，倚扉開望，見一秀才，自船登岸，趨走近前，淑將掩扉而退，忽見其衣巾面貌，似曾會過。心下恍惚尋思，秀才已近身相喚曰：「小生舟行偶泊，聞說此間蔬圃有菜可賣，卽是宅上否？」淑轉身進內，徐徐應曰：「卽是妾家。」秀才亦便隨後步入，徘徊四望，微笑曰：「花徑蕭疏，茅檐瀟灑，乃有此位娘子，莫非是桃源中人耶？」淑摘蔬一把，置於地上，低聲喚曰：「蔬已摘下，君自取去。」秀才曰：「不知該錢幾枚，容當奉納。」淑回囊偷眼，覷那秀才，溫雅不俗，便推辭不受，曰：「值得幾許，何必賜錢？」那秀才攜蔬作謝而出，淑亦步至扉邊，不料劉子重已回在對岸，遠遠望見，疑有私姦情弊，不勝憤怒。一入門，卽厲聲詰問。淑正色曰：「那生係遠方人，素昧平生，偶爾泊舟買菜，君何多疑？」子重曰：「汝無巧辯，吾已熟窺久矣！既係無私，那人臨行，爲何幾次回盼？汝亦何消送出？况菜旣賣去，得錢幾枚？」

其錢安在？淑無錢交出，一時語塞。子重大怒曰：「怪道每日間蹙眉長歎，原來自有心上人罷罷罷！從此各散，我豈爲汝被人喚作龜子耶！」遂寫休書一紙，明日清早，催淑起身。淑大哭曰：「妾雖愚昧，頗諳閨範，豈不知以禮自持，乃肯做此醜事！况與君已是三載夫妻，未嘗反目，今何忍以杯影見疑，一旦卽欲棄妾，使妾歸身何處？又安忍棄君而去？」子重曰：「我旣休汝，聽汝另嫁。」淑揣意不可回，只得含淚而行，作棄婦吟一章，其詩曰：

可憐妾薄命，十七薦良人。三載操井臼，晨昏同辛苦。嗟彼遠方士，乍見豈與親。君乃妄疑妾，割絕夫婦恩。妾旣被棄逐，何敢向君論。所悲名枉陷，父母必怒噴。寸心已摧絕，流淚滿路塵。一別難再返，叩首重自陳。如能剖妾意，感君千載春。

淑旣被棄，崔永齡留歸家內，雖則溺愛，却因體面不雅，每每詰究事之虛實，淑輒欷歔不止。永齡歎息曰：「因我酒後輕諾誤汝，設或仍前堅執，以汝才貌，怕沒有好人家求娶耶？」淑低首默然，唯墮淚而已。瞬息年餘，永齡已託鄭玉峯分解至再，而劉子重執意休絕。原來子重鄰家有女，小字媚姑，與劉私染情密，且多厚贈，而屬劉休。崔娶已，故子重堅執休辭，而樂於淑之另嫁也。一日，淑在廚下，忽聞門上有剝啄聲，悄從門隙一看，其人非他，卽去年泊舟買菜之秀才也。淑奔告永齡，永齡整衣出見，問其來意。秀才曰：「小生楊汝元，浙江山陰縣人氏，曾於去春路經貴邑，偶以泊舟買菜，獲過令愛，不過邂逅相逢，實無他意。豈料令壻劉子重，隔隄竊視，疑屬姦情，立將令愛休退。今某叨中鄉闈，公車北上，念及令愛剪蔬相贈，乘便詣謝，乃忽詢聞此事，使某中心抱歎，雖則行止無虧，其禍却因某起。但不知令愛可曾改嫁否？若猶未也，只恐被誣名辱，人以爲嫌，小生新值喪偶，願續此姻，所以特來造瀆耳。」永齡笑謝曰：「若蒙雅愛，不棄寒陋，豈惟表白小女名行，便得以了却終身。」當卽喚出面謝，須臾，淑出翠減搖山，紅含玉頰，向前檢衽，細述其被棄之由。楊生曰：「頃已詢了隣婦，備知其詳。奈因試期已迫，不

能暫留。權以金簪一枝，聊表鄙意。容試期後，即圖歸就姻盟。子宜寶貴，無使花容憔悴也。淑曰：「妾乃棄逐隨容，豈堪奉事君子！感蒙厚愛，愧無以報，口占一絕，以答君誠。」逐吟曰：

被逐含污淚滿襟，何緣今日再逢君？襄王縱覓高唐夢，羞向巫陽化彩雲！

楊生笑曰：「鄙人只知重貌，豈意卿更能詩？敢不和詠一章，以酬白雪。」即吟云：

當時相見原無意，今日重來却有情。莫說儂家西子豔，還誇蕭寺遇崔鶯。

淑曰：「君乃青雲偉器，妾實蒲柳陋顏。拜領佳什，唯有感愧而已。」時已日暮，楊生重爲訂約而去。俄而春試過後，三月初旬，即見紛紛報捷。淑買試錄一看，則楊汝元已中八十四名進士。永齡喜曰：「術士每言兒命主有貴夫，今果驗矣！」淑獨愀然曰：「楊郎若未獲中，或有來期，今既奏捷，豈無閱名姝，而肯念及濯浣之賤乎？」無何，已是夏季，而音問杳然。淑每歎息曰：「噫！楊郎之約果謬矣！」乃占絕句，以述其愁思云：

悲悲喜喜半年餘，悲是真情喜是虛。日日南樓重悵望，錯將薄倖認相如。

一日傍晚，忽聞叩門甚急，啓而問之，其人向淑深嗟曰：「莫非就是新夫人否？特奉楊爺之命，寄書報喜。」淑接書進內，急忙拆視，乃是七言古體一章。其詩云：

觀光偶向長安里，鳳闕龍樓連漢起。一朝看遍曲江花，復以微名附驥尾。憶昔蘇臺泛掉過，晚煙斜照映

清莎。忽忽獲遇傾城美，錯認家鄉舊葦蘿。寧知一見翻成怨，拾得相思難再見。春來重訪昔時居，一籬寒雨

零花片。花落無人野鳥鳴，遍尋消息遇娉婷。殷勤爲說相思苦，臨別叮嚀仗儻盟。最憐一別三千里，相思相

望情何已。花冠端擬爲卿留，南歸指日諧連理。恐將芳草怨王孫，特遣青鸞先報喜。

淑看畢，連聲嘆息不已。其母驚問曰：「既云離京已久，則指日可來。憑你仕宦門楣，也難得一進士爲婿兒。今

平空享受五花冠誥，乃莫大之喜，而反爲概嘆，何也？淑曰：「非也！只爲偷生別嫁，已失婚姻之正；况以清潔之志，蒙失節之誣，追感前由，不無惆悵耳！」又將半月，而楊生始到，仍挽鄧玉峯爲媒，擇吉成禮。因以遷授吳縣知縣，卽日帶領永齡夫婦，一同歸到山陰，措理家務而後之任。生嘗笑問淑曰：「當日偶爾上岸，見卿立傍扉柴，將欲退避，及予步近，而卿反立住，不時回波流盼，旋又摘蔬相贈，豈卽有意於予乎？」淑黯然嘆息曰：「妾雖誤配匪人，頗能以禮自處，彼時見君，而躊躇不避者，以君面熟，恍若曾經會遇，而摘蔬爲贈，亦特重君之斯文溫雅耳。若謂斯時，妾卽有意，非也！」生又問曰：「越水吳山，與卿相隔迢遠，而云面熟，則又何也？」淑曰：「妾亦輾轉尋思，而莫得其故，頃自數日以來，方能省起。蓋緣妾將適劉生之前夕，夢至一處，乃是瓊樓玉宇，中有女子，稱曰天妃。妾方進見坐定，值一秀才入謁，衣冠楚楚，妾頗注目其後。見君則衣襟面貌，悉若夢中所見，致妾一時間猜疑不定耳。然與君今日之緣，已兆於數日前之夢，信乎事理前定，非人謀所能及也！」生又曰：「所可笑者，劉子重以市井鄙夫，豈堪與卿作配！天幸其吹疵棄絕，得歸於我，卿亦感我覓娶厚情，而有欣幸之意乎？」淑曰：「若以劉之鄙陋，妾實厭憎，然嫁雞逐鷄，亦惟自恨其命薄耳。至以見疑遭棄，乃得託身於君，以沾恩誥之榮，固亦欣幸然非妾之素懷也，出於事勢之變耳！」生欣然點首曰：「卿其肺腑之言也！」忽一日，地方公呈，有以姦情事來告者。生觀姦犯姓名，則劉子重，而姦染之女，則媚姑也。心下暗暗竊笑，卽刻拘審。地方人備訴云：「子重原係有妻崔氏，性最貞淑，而忽誣姦棄逐，乃與媚姑通姦，已非一日。昨晚親在門首偵獲，風化攸關，某等合行首控。」生令媚姑抬頭，凝視良久，微笑曰：「貌亦平平，固是村姬俗女，亦解風月事乎？」卽將男婦各責二十，又喚地方人各責十板，曰：「汝等非爲公舉，必以姦情爲奇貨，而謀詐不遂，致來控我耳。」是晚退堂，述以語淑，淑喟然曰：「皆因與媚姑有染，所以棄我如仇。今地方人亦知我以被誣見棄，則心迹已明，我又何所憾哉！」自後楊生遷轉

甚速，歷官至閩中布政。到任之日，淑進私衙，其房幃寬敞，器皿精雅。當窗有大玉蘭一株，花正吐豔，與昔時夢中所見，一一無異。始知二品夫人之稱，而天妃所云「已託楊藩司」等語，無不符驗。噫！婚姻雖前定，而夢亦奇矣哉！淑詩有未載入傳中者，備附於左：

夕陽樓上望，烟柳欲歸鴉。春色來千里，城陰列萬家。含情芳草外，繫恨在天涯。此日長安客，應看御苑花。

右南樓春望

一絳瑤草惠佳意，始信多才必有情。拂拭雙蛾重點黛，倚門遙聽馬嘶聲。

右得長安寄詩喜而拈詠

淑自作夢詩序云：

夫事因奇著，情以言宣，此予夢詩所由作也。憶予二八之年，夢見天妃，遂窺吉士，而睨我以瓊漿，延我於繡闥。異哉斯夢，耿耿不忘。自夢後三載，而獲遇我夫子；又二十年之後，隨任閩藩司，進觀衙宇，玉蘭當窗，玉英初吐，無不宛符昔夢。嗟呼！緣雖出自天，事由宿世；而偶然一夢，了我生平。不知天妃何仙？予與天妃何舊？用綴近體十章，以標靈異；若負能詩而欲以此提挾風雅，則予烏乎敢！

【釣魚叟評】唐人述夢，唯周秦行后土夫人二紀，最為奇突；然皆借事寓言，不足信也。今觀崔淑自序，其異則非誕謬可知，所惜夢詩不傳耳！

【月隣主人評】前後映帶，用筆捷於轉丸。誰謂西湖水小？吾但見烟波縹緲，光景無窮耳！

六苑香

煙水故人曰：「天下女子，賢貞才智，有如張晚香者乎？余聞之，鹿車共輓，少君之賢，庶下舉案，德耀之淑，而千載之下，追蹤並秀者，孰能有如晚香者？余聞之，綠肥紅瘦，易安之詞也；東風柳眼，靜巷之詩也；而詩詞兼美，足以伯仲於朱李之間，孰能有如晚香者？余聞之，楚戰將危，其女望雲而知其克復，越人航海，其妻占風而悼其必亡，而相夫起家，保貞亂世，其志不在二婦之下，孰能有如晚香者？然以少君之賢，而未能有易安之詞；易安嫻於詞句，而乏楚越二婦之智，其兼備諸美而貞絕千古者，又孰能如晚香？或曰：「晚香一女子耳，豈能賢貞才智，有炳炳若是！」噫！使晚香不女子者，無其詩，無其智，無其淡泊之高致矣！一片巾幗世界，反壘視夫晚香哉！余於丁酉歲，嘗偕月隣諸子，望月虎邱，酒闌秉燭，各抒異聞。客有備述晚香事者，諸子撫掌稱異，皆以爲美人之事，而屬余爲傳，以補世說所未載。」集張晚香爲第五。

張晚香者，諱蘭，維揚當戶張玉樓之女也。天性穎慧，自七歲，卽工詞詩，尤喜粧飾，嘗畫脩眉，宛然新月形，諸姊莫能傲其姘，而每日只穿紅衫，故玉樓珍愛異於諸女，嘗呼爲衫兒。一日，庭前蘭花初綻，玉樓指蘭花而笑曰：「汝名蘭，何不詠蘭以見志？」晚香時方九歲，卽應聲而吟曰：

託質宜幽谷，含馨並綠蓀。悔因原佩後，移賞入朱門。

玉樓素昧文理，但見矢口成章，誇其敏捷，而不知詩內含蓄何意？乃命錄出，以示其女塾師，師曰：「觀其詩，卽見其志，令愛異日必甘淡素，而恪守大閨範者也。」玉樓喜曰：「女以節操爲本，若能恪守閨儀，則爲好女子矣！」及年十七，本城鄉紳有趙宦者，聞其才美，而倩媒求聘。玉樓意將許之，晚香堅執不允，私語其母曰：「兒聞貧難婚富，富難婚貴，故必家計相仿，氣宜相洽，方可聯姻。况旣貴顯，必當報効朝廷，施德澤於鄉里，方能長享。今趙宦倚勢凌人，驕橫極矣！其危若朝露，安可與議婚姻，以被其禍乎？」於是力阻玉樓，其事遂寢。未幾，趙宦果然以

論罪繫獄，坐贓十萬，戚族中無不被其株累。玉樓聞而驚嘆曰：「吾女機智，遠勝於我，所惜非男子耳！」自此每事必與晚香計議而行，無不揣度如見，并一應往來書札，俱屬晚香代筆，無不俄頃立辦，文彩燁如。是時廣陵諸彥，自文社外，更立詩社，分題唱和，競吐菁英。有以春日細雨爲題，拈一東韻，各成一律，凡十有四篇。惟子拱斐生一首，最爲晚香得意，其詩云：

靄霖如絲向曉濛，斜侵蘿薜任輕風。當階不損苔痕綠，着樹輕濡花片紅。乳燕乍飛堪潤翼，濕雲弄色欲漫空。數聲鳥啼知何處，只在模糊柳浪中。

晚香每於吟殘繡倦，必哦詠是詩，聞其未娶，每有託字之意，而難於啓口。忽值斐生以事干於玉樓，玉樓爲設供饌，堅留小飲，酒闌將夕，斐生竊慕晚香之美，時時回規珠簾，忽見珠簾內雲鬢橫絲，或現或隱，意必晚香，思必欲以詞挑動，遂索筆硯，以庭前石榴花爲題，書菩薩蠻一闕云：

絳珠英似火，枝頭擁無言，有意含情重，相妬是紅裙，還憐照眼明。

輕盆宜帶雨，繁豔能禁暑，若隔綉簾猜，依稀似杏腮。

於是晚香果在簾內窺見斐生，貌既風流，詞復含情婉切，遂歸繡房，賦詞一首，以寓其思羨之意。其詞曰：

晚兔橫空，涼風初起，搖曳茶烟一縷，徙倚閒階，滿懷心事，向誰堪語？最愁殺，困人炎暑，惹得眉間綠縷，更添幾許！

但見容姿清佳，榴詞雋婉，真個軒軒霞舉！欲託幽衷，那知自有東君作主，忽又值瀟瀟夜雨，遙想酒闌，讀罷那人何處？

晚香之意，已屬斐生，而其美豔之名，傾動一邑。所以士紳求聘者，紛紛不絕。晚香執意不允，曰：「必得賢

如婁子強者方可！其母揣識其意，遂以告玉樓。玉樓嘆息曰：「婁生才貌，我亦愛之，惜其一貧如洗耳！然婚姻事，亦豈爾我所能強？且再少緩，當從其意可也。」二人方商議時，有婢輕鴻者，伏在屏後竊聽，遂以玉樓之語，趨告晚香。晚香喜而作詞曰：

脈脈幽懷只自籌，幾回欲語獨凭樓，斷腸時節是深秋！
風漏雁鴻情似實，月沉楊柳意還浮，是真是假暫紆愁！

婁生向來戰文不利，是歲宗師科試，拔居優等，玉樓之意遂決。乃擇日設宴，以請婁生，遍延名士數十，并其戚屬鍾士謙、士謙年已七十餘，遂居首席，其餘依次序而坐。須臾，酒將半酣，鍾士謙曰：「諸兄可知敝親，今日此酒爲何而設？」衆曰：「正欲請問玉翁見邀之意。」士謙曰：「只爲敝親有女，小字晚香，年方及笄，尙無快婿，所以薄設蔬觴，單爲議配耳。」諸名士中，有年少人未娶者，意必玉樓所屬，皆欣然色喜而問曰：「向聞玉樓令愛，才貌無雙，允稱閨秀，所愧坐無佳士，誰任東床？」士謙曰：「敝親所屬，乃子拱、婁兄也。」一坐皆驚，無不相顧竊笑。婁生亦避席而謝曰：「不肖何人，敢望喬門坦腹？」遂獨盡歡而去。卽倩士謙爲媒，擇吉迎親過門。雖則陋巷蕭然，室無長物，而左琴右書，亦頗瀟灑，有致。婁生嘗問曰：「卿生於殷富之家，享用華美，今乃歸我貧士，塵甌荒涼，將無鬱鬱而非意之所樂乎？」晚香曰：「子能慕伯鸞之風，妾願舉孟光之案，子能如相如着犢鼻褌，妾亦何難當鑪滌器？夫家君之以賤妾相託者，以子之才德可重也。若或輕貧賤而慕富貴，不惟違妾之意，亦豈所望於君也哉？」婁生改容而謝曰：「愧我德乏龐公，卿真今日之桓少君也。」因晚香名蘭，卽以蘭字爲韻，嘗賦詩相戲曰：

輕風剪剪拂欄杆，春色偏宜向曉看，只羨海棠嬌欲語，爭知林下有芳蘭？

傍水幽居石徑寬，畫眉終日並相歡；漫隨蝴蝶尋嬌杏，獨剪蓬蒿護弱蘭。
曉窗梳罷綠雲鬟，欲下庭除露尚寒；脫換繡鞋何處去？笑從深徑摘幽蘭。
傾國從來羨牡丹，春風拂檻一枝寒；爲誇錦字機中織，錯向人前喚若蘭。
晚香亦以婁生之諱，(星)字爲韻，戲答四絕云：

一輪明月到幽庭，花影朦朧露細零；良夜莫教貪睡早，從君素酒看文星。
聯罷新詩學弄笙，雙雙時倚百花屏；必須七夕方相會，長嘆牽牛織女星。
東風吹綻柳梢青，門繞梨花夜未扃；對月不妨重覓句，欲將詩思動春星。
步檐徙倚珮丁丁，柳帶棲鴉暮露青；何處玉簫聲似鳳，半輪新月傍三星。

自此花晨月夕，唯以詩詠唱酬；雖或簞瓢屢空，而米薪酒菓，自有玉樓不時送至；所以嘯歌無廢，綺夢情酣。其壁鄰是一富家，主人客而且刻；晚香每欲遷徙另居，婁生曰：「只此數椽，亦足以容膝而蔽風雨，何用遷爲？」晚香曰：「不然！君若不去，主有奇禍！妾父有一別業，離城咫尺，頗有花亭月榭，足以棲遲；妾已先期稟請，無俟君之考槃也。」婁生不得已，遂喚扁舟，攜其琴書，即日徙去。去不半月，而富翁家起火，延燒其鄰五十餘家。婁生愕然驚異曰：「若不聽卿，則青氈已付回祿，不知卿操何術，而待預料若此？」晚香嘆曰：「妾亦不過據理揣摩，豈操術數而能先見哉？蓋居必擇鄰，不可不慎。其人既富而苛刻至極，則上悖天心，下招人怨，非遇火盜，卽遭橫事；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若不遷而遠之，安免波累乎？」忽一日，其隣胡月郎，同一人以金餅來賣，其金重三兩，赤色如火。計其價，應值三十餘金，而償其半價，其人已允。婁生貪其賤，而傾囊以市之。晚香從內遙呼曰：「催徵之吏，日迫於門，安餘資而換若金乎？」遂立逼吐還，而出酒食以食之。其人感謝而去。又一日，有以金簪來賣者，其人破

巾敝履，貌甚憔悴；及觀其簪，則鑲以貓兒眼。問價幾何？伸以二指曰：「實要二兩！」晚香甚喜，即令婁生如其數以畀之。即轉售於宦室，得價二百餘兩。而前此胡月郎之金，因婁生退還，遂鬻於本村富戶邵某。而其同來之人，實係江中之巨盜也。與胡月郎亦非相識，蓋貪其厚謝，而爲居間兌賣耳。未幾事敗，供出月郎，并及邵某。月郎一聞其事，即時遠竄。邵某罄其資產，方出囹圄。婁生始爲駭然曰：「胡月郎鄰居熟識，吾故信托至賣金簪者，不知其所從來，實實面生可疑。乃彼此相反，而卿之揆量如神，其故何也？」晚香曰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金之爲物，人所易識，雖愚者亦知其價之輕重也。乃償以半值而即見允，彼非昧於價也，特速於售耳。即其速售，已屬可疑；而况月郎素無妻小，乃游手好食之輩，豈以隣居而可輕信乎？若夫貓兒眼者，人所罕見，觀其人，則又容色困悴，似有羞澀之狀，此必宦室之窘貧乏無聊，故出先世所遺，而孟浪行鬻，以爲糊口計耳。所以令君速付其值，不然，必爲識者所得矣！」婁生聽畢，欣然鼓掌而笑曰：「賢卿料事甚明，畢有過人之智；但彼有去而復呼，轉啖以酒食者，則又何也？」晚香曰：「業已交易，而我立阻退出，豈不懷慍？况其狀猙獰可懼，故不惜食以酒食者，冀其歡也。」於是婁生事無大小，必咨於晚香，而後行。數年之間，竟成富室。是歲春，闖賊犯闕，遂有章義門之變。而江淮諸郡，靡不騷然震動，在城士庶，移徙紛紛。晚香獨曰：「事尙無虞，未可輕動。」及宏光帝正位南都，在廷權貴，有與婁生相厚者，遣人致書曰：「天下方危，主上新立，正吾黨建功樹業之秋，子能主我，則富貴可得。」婁生欣然欲得，晚香力諫曰：「今闖賊倡亂，中原糜沸，新主雖立，仍有奸佞擅權，竊恐天下事尙未可料也。乃子冀圖倖進耶？若以富貴爲樂，則爾與我抱甕灌花，逍遙蓬徑，宴眠早息，足以自娛；又何必趨事權門，執掌簿籍，而以國事經心乎？設或志在立功，則吾想君之貴乏封侯，而况胸無經濟，將謂尋章摘句，可以退賊乎？蓋無道則隱，乃古聖之格言。妾與子方懼寇亂將及，避跡不深，乃欲昧時希用，被錦繡而爲享祭之犧牲，竊慮禍患一至，悔無及矣！」

同林棲鳥，休戚相關，不得不以正言告君，惟熟念之！婁生曰：「諾！吾已絕意功名，前言戲之耳！」未幾，忽值高傑內變，晚香曰：「妾聞大亂歸鄉，小亂歸城。今天下必至大亂，若不遠避，禍將及矣！」遂攜資徙居城外四十餘里。有亂兵張郝二將者，係本地人，熟知鄉路，佩刀負矢，直逼婁生所居。其鄰近避難之家，忽聞亂兵猝至，無不扶老攜幼，紛紛遠竄。晚香將欲出扉，二賊早已跨進，即欲逼住行淫。晚香面不改容，欣然笑曰：「妾聞二將軍之名久矣！今天下擾攘，尙武而不尙文，正二將軍立功之日，異時金印如斗，佩諸肘後，二將軍功名赫赫，誰堪相比？妾恨失身腐儒，偃蹇荆布，今以天假奇緣，幸蒙二將軍賜顧，妾藏有豚蹄斗酒，願爲二將軍把盞稱喜。即望少留數夕，相共盤桓，但異日富貴時，願祈攜妾同享，無忘妾也！」遂呼婁生出拜曰：「今日尙爲爾妻，明日妾身卽爲二將軍所有矣！」乃以酒肉整理捧出，又給二賊曰：「諸勇士荷戈持戟，環列於門，使妾驚悸不安，望喧勅令散去，當與二將軍從容閒話也。」二賊料無他虞，卽令暫退。晚香殷勤斟酒遞勸，二賊坦然不疑，舉杯立盡，豈知酒內已下砒礮，須臾毒發，俱斃。其時衆賊散行村落，各自撈掠，遂喚婢僕槓出尸骸投水，搬攜細軟，掉舟遠渡而避。直至次日，亂兵方去，其爲鄉民擊死者，亦有二十餘賊，而沿村抄劫婦女被污者，不計其數。獨晚香保全不失一物，乃告婁生曰：「此地亦非安土，宜更擇居。」遂又遠徙二十里之外，不料賊寇蜂起，在在竊發。晚香時刻籌謀，或令婁生與賊佯爲結納，而陰實圖之；或以金帛納餉，或潛匿以避其鋒，所以問閱二載，得免於禍。至順治三年，始回故址，而兵燹之後，殘毀無遺，加以大兵，不時經臨騷擾，晚香復與婁生計議曰：「若使天下卽日平定，則桑梓之地不棄也；設或閩廣未下，吾恐大兵往來頻繁，必無甯息之日，曷不徙居金陵，方保無事。」婁生唯唯，又往省買宅，留僕王忠等守田房，便同晚香移居白下。其後大兵養馬，廣陵士庶輾轉播遷，靡不蕩其資業，而婁生安居無事，優遊卒歲者，晚香之力也。時晚香已年四十餘，容色愈妍，但以子嗣尙難，乃爲謀置一妾，卽鄰居鄭氏之女。

名喚玉姬，年纔十七，性極敏淑，粗工吟詠，嘗作美人對鏡詩曰：

拂塵開玉匣，照影卽生憐；恍惚疑爲我，依稀認作仙。新妝同豔冶，巧笑各嫣然；莫訝時疎隔，綢繆不計年。

晚香愛其能詩而娟秀，嘗贈以絕句二章云：

玉潤盈盈二八餘，中庭雪後放梅初；檀郎慎莫思尋約，好把新詩倡和予。

窗前初辨曉妝成，新試春衫媚自生；爲見豔姿因感昔，感予年少更憐卿。

婁生亦以晚香賢淑，作詩以美之曰：

感謝芳卿貞且賢，任予尋夢楚峯邊；漫誇三月桃花美，却羨芙蓉秋更鮮。

自娶玉姬一載，卽獲舉一男晚香，喜極，撫愛如同己出。其後庚寅歲，復歸維揚故居；至八年辛卯，又徙稜陵。嘗有同此君軒詩集，梓行於世，故不備載，唯錄其軼詩焉。

予家仰上，被賊焚掠殆盡，每夜棲從露草，莫展一籌！今讀張晚香傳，智能逆料，胆足全身；豈徒賢淑二字，足以定褒直可謂之女俠也！

【釣鰲叟評】備述晚香之智，歷歷如見；至其筆力蒼勁，鋪敘精嚴，不亞子陵答蘇武書也。

【月鄰主人評】文君紅拂，向來推慕；及覽晚香事，又不覺啞然自失矣！

陳霞如附玉娟小篤

煙水散人曰：予嘗讀三奇傳，爲之擊節賞慕；及友人爲予述陳玄洲三女麗情豔事，則又非三奇可得而班也！夫螺首蛾眉，杏唇桃臉，女容也；然色莊語寡，笑乏頃城，則亦未足爲豔。刺綉織紡，女紅也；然不讀書，

不諳吟詠，則無溫雅之致。守芬含美，貞靜自持，行坐不離綉床，遇春會無恚慕，女德也。然當花香月麗，而不知游賞，形如木偶，踽踽涼涼，則失風流之韻。必也丰神流動，韻自飄揚，備此數者，而後謂之美人。則霞如是已。然以玉娟之美，小鶯之秀，雖芳潔少遜於姊，而情韻有餘，亦律難以失身之玷。當夫鶯聲織錦，寧無匹偶之思？春氣薰懷，奚免吉士之秀？而况時同言笑，廣和珠璣，有不神馳魂蕩，而能已於情哉！予竊羨夫錦帳歡濃，二姨夢合，不知何福修來，乃有如此享用樂哉！崔生花源月窟，只在尋常閨闈間也。予嘗以花徵品，則霞如者，淩水烘霞，既美且妍，乃春之牡丹，秋之芙蓉也。玉娟者，流影迷鶯，含芳待月，乃碧桃紅杏也。若小鶯者，披輕風而蕩漾生姿，浥芳露而託情自遠，則月底海棠耳。昔江東以二喬並著，後人遂有觀書之繪，而文詞少見，則有色而無才可知。豈能才情並麗，風韻兼優，有若霞如之姊妹耶？然白璧微瑕，終難爲娟鶯而曲護，則吾所取不無軒輊於其間。『集陳霞如爲第六。』

楚有陳翁者，失其諱，而僅以玄洲字傳，與妻屠氏俱善詩。年將五十，止生三女。季曰小鶯，年甫十三。仲名玉娟，長爲二歲，而霞如爲長，已年十八。雖均有傾城之豔，亦惟霞如爲最美。玄洲嘗爲三女詩曰：

玉娟嬌小十四餘，小鶯綽約似秋渠；二女盈盈已並秀，更有長女名霞如。

霞如十歲能織綺，十三歲上工賦詩；只今年已十八初，二九姣好有殊姿。

屠氏亦作三女吟曰：

余家有三女，均抱瑰麗姿；長女尤秀異，擗管解賦詩。二女及三女，雖小無嬌癡；纔能織流黃，刺綉已自知。畫屏開孔雀，錦幕施紅絲。誰言生男好，生女亦門楣。猶勝東家翁，暮年孤自悲。

細觀二詩之意，則霞如之美，更勝於娟鶯可見矣。忽一日，仲春時候，有崔生者，名襄，字季文，小字壽哥，年甫弱

冠，秀韻有文，乃屠氏嫡妹之子。幼時曾與霞如同學。其後崔生之父，以令吏選杭縣，縣丞任滿，卽遷本府經歷。崔玉隨任讀書六載，至是始歸，卽來省候。屠氏驚喜曰：「記得吾甥去時，髮尙覆眉，不料一別六年，忽爾長成如許！想甥學業，必有進益。今聞縣試已進，甥當努力着鞭，不得再爲踉蹠矣！」崔生曰：「荷蒙姨母垂愛，愚甥敢不勉力以副尊望。但今三位賢妹，想亦長成，願請一見。」屠氏笑曰：「莫說霞如，只玉娟小鶯與我，已是齊眉，今方垂帷刺綉，故未令出見。况甥乍至，必當從容，少留幾日，何必如此忽忽耶？」旣而茶罷，霞如步到簾邊，一見崔生，便已兩頰漲紅，羞澀欲避。屠氏曰：「壽哥兄與汝自幼相見，何生面腆耶？」玉娟隨步於後，亦微笑曰：「聞說壽哥與姊，曾經伴讀，旣爲兄妹，豈同外客？」遂與小鶯從後一推，而霞如之金蓮已拽出簾外。及相見畢，崔生屢屢回盼霞如，霞如亦不時偷覷。玉娟笑問曰：「聞得武林山水最佳，哥哥在彼多年，想必遊覽已遍。」崔生曰：「山有驚嶺之奇，水有西湖之勝，寺刹有三竺之煙霞，蘇隄有六橋之花柳，至其歌樓舞榭，勝概無窮，亦非遊履所能盡也。」霞如亦低鬟悄語曰：「哥哥自幼卽耽吟詠，旣遇名山勝水，則其囊中詩草必與蘼蕪並深，愚妹雖非知音，何不見示一二？」崔生曰：「昨已檢點拙草付梓，容俟刻成請政。」少頃，玄洲自外歸，欣然相見，備問寒溫。是晚設宴內齋，留臥於廳側之小樓。崔生爲憶霞如之美，輾轉不能就寢，遂挑燈握筆，向粉壁上題七言一律云：

一別相關已數年，歸來風景更堪憐；爭知楊柳絲初長，却羨桃花色正妍。

簾外幽篁仍帶月，庭前芳草自含煙；今宵重向東樓宿，幾度挑燈思黯然。

玄洲見詩，連贊其妙，而不知崔生之意，別有所託也。盤桓數日，將欲辭歸，玄洲收拾書齋，堅留肄業。自此出入中堂，雖與霞如姊妹不時相見，而以耳目衆多，無有密傍。崔生心下怏怏，吟詩以遣云：

落霞絢彩映西樓，白玉花開滿樹頭；無限幽思禁不住，那堪鶯語更催愁。

詩內蓋暗藏着三姊妹之名。一日飯後崔生以進見屠氏而出，轉過西軒，適值霞如曉妝初畢，獨自靠在雕欄。崔生徐步至側，低聲問曰：「顰娥獨立，倚檻沉吟，妹亦有所思耶？」霞如同首，見是崔生，斂容而答曰：「非也！特爲海棠初吐，豔冶堪憐，故偶爾偷閒一看耳。」崔生笑曰：「海棠雖豔，何如一妹？向聞妹喜吟詠，未嘗獲見珠玉。今既爲花徙倚，曷不綴詩以貺蕪懷？」霞如曰：「吾聞良璧置前，則砥砢失色；大巫在側，則小巫索然。豈敢班門弄斧，以貽壽兄之笑？」崔生稍以微詞挑之，霞如俯首不答，遂即趨出，將欲掩扉展卷，忽見雙鬟蕙香疾步而至，袖中取出片紙曰：「此大小姐命以送郎者也。」崔生展而視之，上書一絕云：

海棠合把仙妃喚，不遇知音豈解憐。爲是深閨諸姊妹，朝朝梳洗向花邊。

崔生讀至次句，認作霞如以知音屬己，喜而欲狂，遂立綴一絕，以付蕙香。蕙香持進中扉，將欲轉過迴廊，忽值玉娟牽裙詰問曰：「觀汝汲汲而行，得非自崔季文書室中來耶？」蕙香笑曰：「可知崔生輕薄郎也，安可以無事而造其館舍？」玉娟亦笑曰：「既不爾，汝只以兩袖任我搜檢！」蕙香度不能穩，遂以實吐，娟乃索詩而讀之，其詩曰：

不爲尋春却遇春，海棠紅映石榴裙。於今欲覓巫山夢，只向花邊望彩雲。

玉娟看畢，心下想道：「原來霞姊先已托意壽哥，故其回詩訂約如此。吾且匿下，以阻其會。」乃謂蕙香曰：「此淫詞也，幸而遇我得見，不然汝若遞與大小姐，必被重責。今後再有柬帖往來，汝宜悄悄先付我一看，當以簪珥與汝，不汝給也。」蕙香信以爲實，遂不索詩，而謬爲他語，以復霞如。原來玉娟年既破瓜，又因愛羨崔生貌美，所以春情黯蕩，屬意頗濃，既得崔詠，即彷彿如筆蹟，代作情詞一律，仍令蕙香持出，以賺崔生。其詩云：

少小相將並長成，海棠花底兩含情。莫教靜夜空遲月，已向輕風待囀鶯。

訂約最宜防弱妹，佳章頗願和新聲。西廂紅樹今何在？早晚應期弄玉笙。

崔生得詩，欣然喜躍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宛轉自思曰：「誰想美滿姻緣，竟在此處？」既云早晚，則其所約，決不荒唐。若到陽台之上，其趣當何如也？是日展卷數四，而以心緒搖搖，莫能成詩，惟側耳而聽，并窺其日影之斜。及候至夜靜，杳無蕙香消息。次日午後，探知玄洲赴飲於外，屠氏晝寢於房，乃悄悄信步而入，欲尋蕙香以詢其事。不覺闖至霞如綉閣，籠有鸚鵡，見生突至，連聲喚曰：「大小姐有一面生郎進來也！」霞如方在倚鏡整妝，忽聞鳥喚，始知崔生闖入，驚訝曰：「壽兄誤矣！此乃妹之臥房，何得至此？」崔生笑曰：「西廂紅樹，妹所約也。故自昨暮盼至今晨，滿望佳期允就，今以覓問青鸞，幸窺仙榻，洵乃妹之天作之合，何言誤耶？」霞如愕然曰：「兄何出言倖禮謬誕，若是夫西廂紅樹，鴛鴦之醜行也。妹雖愚昧，頗能以禮以矩，因屬兄妹之稱，故爾相見不避，何乃擬人以匪類，誘惑以淫褻耶？」崔生亦嗟呀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若非賢妹之命，則襄何敢唐突？况「莫教靜夜空遲月，已向輕風待鸞鴦」之句，現在箚篋，亦得諱言，非妹所贈者乎？」霞如憤然曰：「兄豈夢耶？擬耶？何忽將人鑿空誣詆，名行攸關，豈堪作耍？不意兄方少年，短行乃爾！」崔生正欲辯論，忽值玉娟小鴛俱至，遂咨嗟而出。玉娟佯問曰：「適間從外而去者，莫非壽哥乎？彼何由擅入姊姊暗室？」霞如餘怒未息，即為備訴其事。玉娟曰：「我以彼為兄，彼乃狂悖非禮人之無良，洵可畏也。然姊姊忍之，若一揚言，外人不察，將謂吾姊妹有私行矣。」既而將晚，密謂蕙香曰：「我有數字，煩汝悄然遞與崔郎，彼如問汝短長，汝但含糊以應之。」蕙香即乘閒至外，出簡以授生。崔生以霞如變約，方鬱鬱悶坐，及見字，即拆而視之，其書上云：

「投桃報李，兒女之私，納履整冠，嫌疑所避。奈何當晝而突至臥室，雖鸚鵡能傳，何況林林耳目！豈無懼乎？故在以詩為約者，私情也。嚴詞峻拒者，避嫌也。雖貞女無自媒之禮，而憐才有吉士之求，擬於明夕，晤訂

百年先託魚箋，附呈四絕；兄但可留明月於紗窗，慎勿燃銀燈於玉几。至屬！其詩曰：

輕風剪剪拂羅幃，贏得新愁壓黛眉；蝴蝶不歸芳草暮，斷腸春色在深閨。
陌頭楊柳怎垂絲，忽被春風仔細吹；豈爲妾心方似結，只緣君太負情癡。
綠鎖葳蕤曉院深，桃花雖豔未關情；阿誰喚起相思夢，只爲流鶯巧弄聲。

陰陰幽徑遍蒼苔，有約黃昏戶半開；寄語東君休怨寂，夜深應與月同來。

崔生嘆曰：「原來霞妹有此識見，我所不及也！」是夜喜而不寢，次曉方酣寢未起，其父以縣試期迫，遣人立逼回家，崔生意猶遲疑未決。玄洲曰：「試事難緩，郎君速宜回去料理，待進學之後，不妨再來肄業。」生乃怏怏而行，及見霞如送出，幾欲淚下，而玉娟亦嘆恨不已。生雖無意應試，而文字自佳，竟以優等入泮。其父甚善，卽央媒氏以秦晉懇於玄洲，玄洲許可，擬贅生爲婿；雖婚期尙遠，而崔生已選吉過門，仍下榻於堂側之小齋。其時以甥兼婿，玄洲夫婦款待之殷，比前倍加親密；霞如亦卽深居綉閨，潛避不出；獨玉娟心下不悅，而羨慕之意莫忘也。乃製小詞，仍冒托霞如，密令薰香持出，其詞云：

喜殺功名成就，準備玉簫雙奏；擬定夜深時，相與從容話舊。非謬！非謬！月在柳梢時候。

右詞如夢令

崔生連詠數遍，欣然而笑曰：「屢蒙小姐厚貺，而以綠慳未就，使我相思無限；今喜秦晉已諧，不再萌無聊之念矣。煩卿致意，慎勿爽約，而冷落窗前明月也。」薰香莫知其旨，但唯唯而已。是夜玉娟候至更闌，霞如睡熟，果與愛婢採芳逸出書齋，恰值濃雲蔽月，對面模糊，崔生認定霞如，玉娟亦朦朧不發一語；而香披豈惹露滴芙蓉，兩情繾綣，喜可知也。次日，崔生裁詩爲謝曰：

嫩質稜稜怯絳紗，天然容與自清嘉；輕拖玉珮裙裁霧，斜壓金釵鬢鞦鴉；
深幸雲髸臨午夜，漫教仙洞背桃花；若然綺縠纏鴛枕，爲綉雙雙並蒂花。

自後玉娟乘間卽出，與生同宿於東樓者，將及月餘。薰香以下諸婢，悉知其事，獨霞爲猶未覺耳。無何，已屆吉期，當合卺之夕，崔生爲催妝詩，乃賦一絕云：

仙人樓上試新妝，此夕吹簫鳳自雙；月色已高銀燭爛，漫將明鏡更凭窗。

玉娟雖懷妬意，亦作五言詩爲賀曰：

烏鵲橋成渡，鳳凰樓乍新；月光輝不夜，梅蕊露芳春；豔玉方爲珮，明珠自出塵；載符琴瑟調，桃葉正粼粼。

小爲亦作賀詩曰：

麗質疑天上，良緣豈易逖？一雙仙作侶，十二玉爲樓；色奪芙蓉豔，香從珠翠浮；明星將爛矣，臨鏡莫遲留！
旣而合卺畢，而衆賓散，諸婢各秉巨燭，簇擁進房，及合歡之際，畏掩退避，猶處女也。崔生心下狐疑，乃低聲問曰：「向者予自內出，值卿倚欄看花，索卿爲詩，而卿不允，其後薰香以詩付我，有一深閨姊妹，梳洗向花」之句，果是佳什乎？」霞如曰：「彼時君固索吟，妾以羞澀不果，及君退出而率爾成章，卽令薰香投遞請政，信有之也。」崔生又問曰：「我卽以詩爲報，蒙卿復惠瓊瑤，相約及潛覓至房，卿又嚴詞峻拒，而是曉薰香復出，投我以芳翰，要我以四詩，情詞媿媿，訂諭懇懇，亦有之乎？」霞如笑曰：「君乃讀書之士，偏解說謊。當日突至臥室，妾以正言斥君者，禮也！豈復有淫詞私訂，以蹈非禮之愆乎？」崔生曰：「我倒非謊，只怕卿太乖乖，只今詩翰，珍之筒篋，况自抵卿家以來，每夜會於東齋者，已屢屢矣，亦可諱言，不是卿耶？」霞如聽至會於東齋之時，卽艷然怒曰：「子何謬妄不稽，以此譚話，將人坑陷，夫旣姻期已定，安有不顧廉恥而潛書齋，暮夜苟合，其淫蕩如此，尙得謂之

蘭女哉？崔曰：「卿亦不消發怒，使我愈想愈疑！幾夜同床共枕，調笑歡曠，豈是花妖月怪，冒卿之名乎？然要知其詳，須問蕙香便見明白。」時已黎明，即喚至床前，詰問其由。蕙香不能隱匿，微吐其事。霞如嘆息曰：「既已失己之行，復又污人之名，娟乎！娟乎！何不肖至此？」乃賦詩一絕，暗藏譏諷，即令蕙香持付玉娟曰：

鴛鴦燕燕自爲羣，豈許陽台浪竊雲。慚愧夜深明月下，隔窗私語被人聞。

玉娟一看，即知諷刺之意，仍以絕句答云：

春來那個不情癡，此事還須姊獨知。歛蝶愛香原惜伴，蜘蛛因巧故含絲。

霞如微笑曰：「情固可癡，名節亦可壞乎？」大抵姊妹中，惟玉娟韻致逸宕，而深於情者；故愛崔生之貌，頓涉私期；至其臨風躑躅，無故蠶蛾，對月徘徊，忽生浩嘆；又若褰帷含笑，轉燈下之嬌眸，伏枕邀歡，蹴被底之蓮瓣；飄揚流蕩，最得美人之情。小鶯年既嬌小，性亦幽妍，賦詩極纖巧之思，縱談含悵諧之意；而愛花早起，惜月眠遲，最得美人之態。霞如性極清貞，韻偏飄逸，雖陋崔爲私諧月夜之期，却憐飛燕獨擅昭陽之寵；而不肯輕笑，笑必嫣然，不喜多言，言必有致，最得美人之韻。然自聞玉娟之事，深含醋意，嘗作古體一章，以諷崔生曰：

洛陽有女名莫愁，嫁與盧生貴封侯。珊瑚挂鏡釵十二，雙坐雙眠白玉樓。盧家富貴孰可敵，豈乏傾城與傾國。夫妻戀慕在青情，肯因失愛爲顏色。君不見茂林薄倖司馬卿，文君感詠白頭吟。又不見洛陽輕薄子，

鳴珂娼院拋琴瑟。從來一瓜只一蒂，豈許移恩別有嬖。請君三思宋弘言，下堂莫把糟糠棄。

崔生莞爾笑曰：「我非相如，子豈卓氏古云：「生則同衾，死則同穴。」予雖不敏，已從事於斯語矣！但觀詩意，不無有因自家姊妹，何獨不能相容耶？」霞如正色曰：「別事可以相容，此乃名節所係，使異時伉儷之夜，何以爲圓說？或子妻亦被人竊，子意甘否？」崔生又笑曰：「在他人妻則願其與我私，若在我妻則又不樂如是，此乃

人之恆情，何相詰難耶？一日午後，霞如繡倦而寢，生方倚欄覓句，玉娟悄然潛至，崔生戲曰：「草柔花美，願沾玉露之恩。」玉娟應聲曰：「雨散雲空，豈入襄王之夢？」生即近前撲抱，娟亦半就半推，遂入幃中，解衣卸帶，略盡綢繆之意。及事畢而出，則見小鶯潛立於屏外，崔生迎住而問曰：「姨姨刺繡功忙，那得閒步至此？」小鶯曰：「最怪乃螻蛄偷花，所以尋探消息，敢問哥哥碧桃與蘭孰勝？」崔生曰：「蘭得其香，桃得其豔，則蘭爲優，桃差遜耳。」曰：「世有貪花者，得蘭不足，而又竊桃子以爲何如？」生知諷己，乃答曰：「此情種也。」及鶯去後，玉娟曰：「不料倉卒間竟爲狡鬢所知，觀其意似非無情於君者，君當乘間試以麩語挑之，不然必致漏洩矣。」原來小鶯已知玉娟前後之事，而感春懷偶，亦頗屬念於生，生亦自此或諠或嘲，或以情詞挑引，遂乘晨夕之間，竟成花月佳期。玉娟知之，潛賦一章，以其誑小鶯曰：

姨姨妹妹不事差，也爲春風向碧紗；何事無香只有豔，看來妹亦是桃花！

蓋即用蘭香桃豔之語以爲戲，小鶯笑曰：「姊先作俑，何獨嗤予？」即以絕句答嘲曰：

鶯聲百囀柳絲柔，誰見春光不繫愁；小妹效顰休作謂，風流原讓姊先偷！

霞如雖極防閑，而娟鶯意合，每涉私期，則彼此遞相望；崔生一朝而有三美，偷寒送暖，互締鴛鴦者，蓋因霞如有詩癖，棋癖，若使黑白陣圖，則子聲丁丁，竟日不倦，或以新題限韻，則徘徊月底，徹夜凝思，故生得以乘間尋歡，偷閒赴約。其後小鶯每以細故撻其女奴，女奴含憤，遂以其事密告屠氏，屠氏惟恐事泄，罪必及己，乃日促玄洲曰：「霞兒既已贅壻，不患膝下無人，娟鶯俱在笄年，應宜嫁出，豈不聞桃夭之詠，婚姻以時，况值爾我年暮，亦可速了向平之債。」玄洲撫然曰：「我亦頃刻在心，所患者一時間難得可意郎耳。」未幾，值以媒氏說合，而玉娟小鶯先後于歸，其人並係儒家，而蠢庸不韻，故娟鶯鬱鬱不得意。玉娟嘗以詩報霞如云：

學舞斑衣事兩親，妝台日日畫眉新；分明員嶠神仙侶，豈想無聊薄命人！
小鶯亦有詩寄霞如曰：

煙搖平楚暮雲空，燕語如悲花影紅；安得嬉吟重似昔，空將珠淚托春風！

玉娟又有絕句一首，私寄崔生曰：

燕並雕梁偶，花飛綺陌塵；思君空在念，流淚滿羅巾。

霞如卽和原韻回答，其詩不及備錄。忽一日，有一道人，皂衣竹冠，丰神秀異，踵門請見曰：「天下將亂，預宜擇地安身；吾子夫婦須至東南千里之外，方免於禍。」崔生異其言，正欲具齋相款，頃刻間，便失道人所在。其後年餘，果有斬黃兵起，而崔生攜家遠徙，玉娟爲賊所擄，罵賊而死。小鶯亦非善終，其夫遂雇人，一時同厝，而崔生夫婦無恙！

【月隣主人評】天生女子以淫戲之具，若徒有芙蓉兩頰，而不諳風流調笑，亦安得謂之美人？故霞如之醋意不可少，娟鶯之私情不足爲玷也。惜乎所配非偶，而被戕於賊，悲夫！

【釣鯨叟評】起結蒼涼逸宕，中間描敘冒姊偷歡，及守貞莫犯情態，靡不歷歷如畫；波瀾無限，如不可方。【幻庵評】娟鶯之愛崔生者，蓋因其才貌而越禮耳；若受賊污，則爲淫婦，豈得與霞如並稱美人而秋濤子亦豈肯合傳？讀者最要識得此意，方可言情。

盧雲卿

花烟上人曰：「情之一字，能使人死；卽不死，亦使人癡；大都閨閣尤甚。如文君私奔長卿，紅拂妓之奔李

衛公，則不可謂癡也。何也？彼蓋以丈夫之眼，識豪傑於風塵，雙瞳不瞽，臭味自投，不奔，真令英雄氣短耳。奔之初，不以兒女情多也。以故，其奔也，非情也，識也。然自紅拂以後，千載寥寥，癡者居多，諷末之見。唯虎林盧氏，能於塵埃中物色，未第之劉生，其卓識慧眼，不在文君紅拂之下。余故舉以示散人，使點次其事，以釋琴臺以之雅躅。

武昌山長曰：「文君之從相如，爲千載私奔之祖；才色競美，文詞匹麗，是真千古對手。使當日不會意於琴心，則古燈然，一嫠婦終耳。由來不失節之婦人，與草木同朽腐，指甯勝屈哉？文君附相如，而名使傳，不可謂非幸也。數百年後，復有楊家執拂妓，一雙慧眼，高出鬚眉，丈夫無俟琴心之挑，不嫌多露之誚，以衛公之助業，豈乏嬌豔？而他年不聞有頭白吟者，亦不可謂非幸也。臨安盧雲卿，鍾情所至，私奔月媚，才貌雙豔，足稱佳偶；而其癡情敏識，真堪與二美伯仲。然彼則流聲竹簡，茲獨煙沒不種者，何也？蓋因月媚貴後，諱言其事，故家乘闕而不載，史氏聞而不詳，卽弇山人豔異一編，未經搜入千百載，而世所未聞。下走以文君玷及相如者，風流豔事，傳之何傷？然則雲卿雖不幸而泯沒，今得秋濤子津津稱述，列之美人傳中，使天下有心人，另具識賞，必當與文君紅拂並垂不朽，亦不可謂非幸也。」

煙水散人曰：「世之論者，或以文君紅拂並論，而不知爲文君易，爲紅拂難。當夫衛公被褐晉謁，立辯階前，楊素踞坐胡床，曾不以禮延納，孰與相如之衣服麗都，琴聲清婉，而邑令且爲致敬乎？自非另具隻眼，識察英雄本色，孰肯奔而從之？此紅拂之所以難於卓氏也。乃論者又謂錢塘盧氏，足與二美頡頏，予則謂雲卿之奔月媚，其敏識異見，較之文君紅拂，更有難焉者！其事詳載傳中，有人心當不以余言爲謬，不復具論。但在風流之士，則羨其事而欣其奔，其爲學究之見，則醜置而不欲置之唇吻。夫以行權私奔，固難與道學

言即欲慕之者，亦不過重其情而已矣，而不知其奔也，以才識而佐其情也。嗚呼！抱衾私逸，踰牆相從，世之溺於情者，不可勝數，莫不被辱公庭，遺臭鄉里，亦安在其以情乎？夫惟有雲卿之才之識，而後足以垂豔千古。『集盧雲卿爲第七。』

盧雲卿者，臨安盧納齋之女也。其母夢吞赤雲而孕，故以夢雲爲名，而字曰雲卿。年將及笄，妖豔絕世，性極嗜詩，尤精音律，嘗從王子曠學琴。子曠者，王仲襄之妻，雙目俱瞽，其琴最得稽中散之遺響，爲當世第一名手。雲卿學甫半載，便得其奧，且能自譜新聲，其名品有雙雁飛紅窗靜數曲，宮商穩叶，詞意清妍，每一操弄，其聲杳渺淒婉，真有太古遺音。子曠嘗嘆曰：『既敏且慧，技已入神，子乃仙臺謫下，豈復人間所有！夫琴而入神至矣，雖有伯牙，篋以加矣！』時有金陵女子名謝香蘭者，寓招慶寺外，能以懸筆請仙，往往神異。雲卿乃令人延請至室，焚香暗祝，須臾，其筆疾書云：『子所問者，乃終身事也。』雲卿竦然稱異，俄又筆動如飛，寫出一詞曰：

可知是暫離瑤島？可知是梨花夢杳？可知是一片巫雲裊裊？可知是玉容兒人間絕少？可知是曲乍彈鷓絃斷了？可知是月傍琴臺悄悄行？可知是鴛鴦偷續姻緣好？

雲卿看畢，蹙然不悅，曰：『某雖女子，秉志清貞，大仙乃凌虛絕俗之儔，何所言乃風流淫豔之事？得非謂某心猶未虔，故爾見謔，然持齋而後敢請，意非不誠也。未知大仙姓諱，願得聞之。』俄而又見書六字：『余乃魚玄機也。』雲卿笑曰：『我以爲真有仙馭下臨，豈知是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」之癡女冠也。夫既離垢歸冥，何猶未離色相？』其言未畢，又見書成一律云：

兒女情多未可噴，坐談豈比事臨身。春風會把癡根種，花月難將綺思馭；
偶寫人間皆幻態，能游世外卽仙真。何須笑我當年事，看汝琴臺遂後塵！

寫訖復書一「完」字而去。雲卿嘆息曰：「誰云果有仙降？以是觀之，都是胡謔鬼譚，哄人之法耳。安有淫穢如玄機，而能爲仙鬼之理？」無何，有張氏子者，名汝佳，年甫弱冠，頗有文學。偶與納齋宴會，納齋愛其雋逸，遂以雲卿許字焉。明年春，雲卿已年十七，姻期將近，攜琴坐於月下，向空私禱曰：「若與張郎偕老和洽，則琴音清朗，異於恆時；設有乖離，則琴絃中斷。」遂凝神默慮，靜思一曲。彈弄移時，將至商調入破，鏗然一聲，而第三絃已斷爲兩截，遂悵然擲琴而起。及于歸之後，汝佳爲人雖極儒雅，但涵有劉伶癖，豪有劇孟風，好客又如北海，座友如雲，酣歌長夜，而閨帷情好，則澹如也。以是雲卿快快不得意，嘗作絕句二章云：

楊柳風多夜色涼，挑燈獨坐更添愁。最憐月轉西廊下，有客高歌曲未央。

纔看牆角柳垂絲，又是青錢疊滿池。春色去來多少恨，畫眉夫婿幾曾知？

一日，盛排筵席，偏延同社，俱是宦家貴裔，貂裘滿座。雲卿悄悄立於屏後窺之，諸婢歷指座間而語雲卿曰：「某某乃新舉人，某某俱是某宦之子。」及數至末座，一少年巾破折角，衣破如鶉，不覺驚笑曰：「此乃窮乞兒，安得在席？」雲卿獨嘆曰：「爾等毋得輕忽此人！試觀其姿貌，非常，丰神絕俗，異時貴顯，恐非座中諸子所及。豈長於貧賤者乎？」遂呼僮而訊之，僮對曰：「劉新月，家極貧，乃錢塘縣特拔之士。」雲卿驚嘆曰：「原來卽是劉月，曠向聞其名，今又獲觀其貌，信佳士也！」時新年纔十九，貧而未娶，所居卽在汝佳宅後里許，乃同庠友，因汝佳嗜酒日甚，雲卿每每諫曰：「酒乃狂藥，過飲必致成疾。子方壯年，正宜努力向前，功名爲重，何以沉湎爲樂，甘於自棄乎？」汝佳笑曰：「一壺自隨，劉伶也。舉杯邀月，太白也。吾將踐二子之跡，而老於醉鄉矣。且吾之嗜酒，亦猶卿之嗜琴，各從所好，何相阻耶？」時有李君來者，亦豪於酒，一石不醉，於汝佳爲酒友，每日飲酒，必至酩酊而後已。而汝佳果以此獲疾，疴羸，其酒漸至頃刻不可缺，一夕吐血數升而死，年纔二十三。雲卿撫棺而泣曰：「

曩時鼓琴自卜，而斷第三絃，吾以爲不祥。豈知夫妻果止於三載乎？哀哉！夫子不納我言，竟以貪飲夭折，禍實自貽。乃作二絕以挽曰：

煙花三載負春風，終日醺醺似夢中；只恐夜臺魂未醒，却教哀鳥喚晴空。
文章枉得一時名，明鏡那知忽地分？君不自珍天豈惜，可憐鴛塚獨招魂！

自冬間以棺厝於祖塋之側。忽爾又屆清明，其墓三面靠近岳王廟，張翁於節前整備紙錢酒榼，帶領雲卿姑媳，并僮婢數人，上坟祭掃。雲卿徧身縞素，愈覺芳妍欲滴，長號淚下，漣漣如雨。及祭掃已畢，卽於墓前芳草之上，布席團坐而飲。於時正直二月中旬，豔桃嫩柳，掩映湖山，杭人以掃墓而游於湖上者，紛紛如蟻。忽有一生自墓側經過，遠覩見雲卿，潛身偷視。婢有芳蘋者，指謂雲卿曰：「娘亦認得此人否？卽曩時席上之劉月媚也。」雲卿低低笑曰：「面貌雖似，怎知是那生？」劉月媚亦素慕雲卿之美，而以張翁在坐，惟恐望見不雅，遂由岳墓而去。旣而雲卿肩輿，亦從孤山轉至斷橋，在橋畔柳陰之下，剛值月媚步至，打個照面。雲卿急以羅扇半遮，月媚閃避隄邊，佯作看花，而徐吟蕙草之章曰：

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！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！

歌之數四，遂緩緩尾在雲卿輿後。將抵錢塘門，忽見一婢遲後數步，以白汗巾一幅，擲於月媚足邊。月媚欣然拾置袖內，遂自問道趨歸。出而視之，芳草襲人，中綰一結，解結看時，內裏髮三莖，珠五粒，錢一枚。細繹至晚，而莫測其故。將至夜分，猶徘徊於步檐。有一老蒼頭，名爲邱潤三者，雙目雖瞽，而性極聰敏。聞月媚躊躇咄咄之聲，遂問曰：「郎君有何心事，不決何不問於老奴？」月媚嘆息曰：「此事恐非汝能解測。」蒼頭曰：「郎君姑言之。」月媚以實告，潤三抵掌而笑曰：「郎君枉讀了書，如此極明極易之謎，爲何解喻不出？夫髮三莖而珠五粒者，三

五十五珠乃月圓之象，是約郎君在十五夜相會。又以錢一枚者，欲郎君在前門等候耳。月媚驚悟，點頭曰：「是矣是矣。」原來次日，即爲望夕。當夜淡月籠漢，星月微明。月媚悄然步出前街，向扉而徙倚久之。俄聞門內有咳嗽聲，月媚亦微微咳嗽。須臾，門啓，雲卿在前，背後一婢負包裹，隨後而出，婢即芳蘋也。月媚且驚且喜，急挽雲卿之袂，而至其居，掩扉低語曰：「蒙卿不以鄙人寒陋，而肯相隨，感且不朽。但虞事泄而被辱，勢必甘忍，其如芳卿何？」雲卿曰：「君且無恐，妾已慮之審矣。妾事舅姑，頗能孝敬，而張翁爲人仁慈寬厚，矧與君累世通家也。即使事泄，必不忍顯暴而構鼠牙。若在予父，愛妾尤甚。君但於湖上一見戚屬，暫時避跡，以規其動靜，何如？然後妾自另爲之計，必不貽害於郎也。」月媚甚喜，亦無暇細語，即時解帶下帷，曲盡其繾綣之意焉。有頃，雞鳴披衣而起，遂出湧金門，至湖上，潛避月媚之舅氏崔鳳家。是日將曉，張翁猶在酣寢，婢女驚報其故，翁喟然曰：「是余之過也。若爲早嫁，安有此事？」即遣人密報納齋。納齋方食早膳，不覺驚魂失筋，奔馳告翁曰：「弱息有此醜行，辱及爾我，罪不容誅。寢料其去蹤跡不遠，兄宜遣人立刻四處緝訪，擒控置法，毋使爲門戶羞。弟實快甚。」翁搖首曰：「不可。夫以令愛之敏慧，豈不知淫奔爲非？其如青年守寡，實爲難事。此係弟不能早爲出嫁之過，於彼何尤！所慮者，惟恐失身於匪類耳。或得其所從，亦免爾我心上一事。豈不聞文君之奔相如乎？未聞後世有譏及王孫者，兄何見之淺耶？」納齋默然不語，遂起身作別而去。月媚雲卿既避居湖上，有日，另請崔鳳入城，密囑消息。數日之後，寂無動靜，遂放心出游。於時正直暮春天氣，花柳爭妍，自晨至夕，畫艇蘭橈，滿湖歌吹相接。雲卿嘗賦詩一律云：

春日偏宜西子湖，曉風處處呼提壺。漫勞杜甫尋詩句，堪倩王維入畫圖。
烟霧牽連山外寺，笙歌時鬧水中鳧。一樽欲賞看花醉，笑拔金釵什酒壺。

月媚亦賦韻吟和云：

六橋烟柳映西湖，畫舫爭看載玉壺；流水似鳴高氏筑，層巒如展米家圖；
於今幾日尋芳草，只合雙棲伴野鶩；若訪文君沽酒肆，儂當滌器子當爐。

自留湖上，又將旬日，度已無事，遂返故居。雲卿曰：「妾雖不及文君子，真當日之相如也。相如以凌雲賦授知武帝，適因印笮之君長，請爲內臣，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馳傳至蜀，太守以下郊迎，縣令負弩矢先馳，蜀人至今以爲寵。今日君果能努力功名，得相如之榮顯，使妾附名不朽，庶不負曩夜相隨之意，而亦足蔽護私愆矣。」月媚笑曰：「儂雖不才，青雲事業，誠易於拾芥耳！」其後張翁偵知雲卿所從，乃月媚，且已歸家，翁欣然喜曰：「此兒異日必貴，誠得其所從矣！」乃以當日嫁奩及錢米布帛之物，遣人送與雲卿，雲卿感愧泣下，遂同月媚悄悄過謝，認翁爲父，自此往來不絕。納齋亦遣人以寸楮備責雲卿云：

踰牆穴隙，父母增羞；待月臨風，國人所賤。不謂汝素嫻儀則，而遂有鴛卓之事也？汝若不死，余何以見人？雲卿看畢，卽爲書以答之曰：

兒自幼識詩書之訓，詎不知私奔爲醜事？然守寡終身者，禮也；憐才私偶者，權也。人非土塊，孰能無情？惟以一時之誤，遂罹莫大之罪。幸爲阿翁憐而察之，意者亦欲如王孫之赦文君耳！設或阿父必欲兒死，兒安敢不死？只在蚤暮，卽擬歸死。阿翁如此寬恕，父子天性，阿父乎！何獨忍於兒耶？

書去，擬欲與月媚偕往。月媚躊躇，若有難色。雲卿笑曰：「妾父亦愿樸人也。若見爾我，決無他語。」遂擇期往見，納齋初時果盛怒不出；及雲卿悲啼宛轉，跪於膝下，納齋便亦欷歔淚下，而歡愛如初。是年秋試，至冬中式，劉生將上公車，雲卿勉之曰：「願子勿以一第爲足，此行更須努力，早賜捷音，以慰倚閭之望。子其勉之！」臨行又

贈一章曰

爲獻凌雲赴玉京，春風拂路馬蹄輕；長安莫道花如綺，知是瓊林第一名！

明春試後，月媚甚覺文字得意，及揭曉，果成進士，乃寄書歸報曰：

憶自去冬別親挂帆，甫抵無錫，即遇六花飛墜。斯時也，覩江干之過雁，聞笛裏之梅花，蕭蕭孤旅，能不聞然魂銷哉？及入春三日，始達都門，因思曩語云云，敢不埋頭苦志，以期一捷。何幸點頭撮合，遂獲濫竽春宮。雖不能如茂陵生，乘傳歸蜀，使邑令負弩，先以爲鄉里馳試；而卸荷換綠，錦里榮旋，亦不負卿曩昔春愛之情矣。一俟廷策對罷，即整歸鞭。家事煩卿料理，并祈加餐保安，自珍如玉，此則鄙人之深幸也。書不盡言，惟卿愛照不一！

雲卿見書，微微含笑。其緘報之詞，亦備載於左：

記得去年君別時，朔風凜冽，冰雪載塗，妾心耿耿，無時不神馳於左右也。自入春以來，翹首捷音，每日凝妝上樓，遙望陌頭柳色。幸青鳥忽至，獲見雙魚，情詞媿媿，恍若面晤。曩妾贈言「瓊林第一名」之句，洵不誣矣！緬想馬疾春風，鶯聞御苑，身榮名貴，又奚羨於相如哉？家事妾能料理，無煩挂念。所恐鳳池勝地，有女如雲，慎勿輕踐綺陌，而使妾有白頭之嘆也。廷試更祈高躋，即望早整歸鞭，妾唯整妝倚閨，竚聽馬嘶聲耳。但不知今夜醉眠何處樓也。念切念切！

及殿試後，列在三甲，選授四川司李。至七月盡，始獲榮旋。抵家之日，餽賀填門，一時嚇奕無比。有知其事者，莫不交口贊譽，以爲雲卿獨具慧眼，可並卓氏。又咸推重張翁之厚德云。俄而屆冬，攜領雲卿，并延張翁夫婦，一同之任。舟次姑蘇，月媚曰：「此去川中，四千餘里，未知一路安否？何如聞說此間有一金陵女子，名謝香蘭者，能以

符咒請仙；凡有所禱，莫不應驗如響。意欲延之一問，賢卿以爲可否？雲卿忽想着曩年之事，便笑曰：「請仙乃方士訪人之法，誠不足信。若在香蘭，果然靈驗不謬。」月媚詰問雲卿：「何自而知之？」雲卿曰：「昔年香蘭至杭，妾曾延請以卜終身，詎料所請非仙，乃唐時女冠魚玄機也。蒙降筆一詞，妾嗤其妄，豈知後來句句靈驗，以是知其不謬也。」乃令人延請入城，直至午後而至，焚香禱畢，只見寫出四句云：

一代偉人，何問吉凶？遇崖則遷，遇山則息。

月媚曰：「感蒙大仙指示，更乞留下姓氏。」遂見又書八句云：

浪跡江湖數百年，可知非鬼亦非仙；逍遙不出清虛境，來往唯游自在天。

昔日琴臺言豈謬？今朝雲駕更相牽。知君自是良家子，何事無媒過別船？

末又書曰：「余卽癡女冠魚玄機也。」雲卿默然有羞愧之意。其後月媚以黃王崖之薦超，遷御史，歷官至山東布政而歸。所謂「遇崖則遷，遇山則息。」一一俱驗。噫，香蘭之術，亦異矣哉！

【幻菴評】雲卿慧眼，固不易及。余尤羨夫張翁之厚德，若在他入，亦決不肯。

【月憐主人評】請仙而遇魚玄機，固已奇絕。至湖邊僅僅一遇，便定私期，亦何異求鳳三奏而夜卽奔耶？文亦淋漓盡意，足與太真傳並傳。

郝湘娥

烟水散人曰：「昔石季倫，嘗以沉香爲末，鋪於床榻，令愛姬踐之而無跡，則以珍珠賜之。」故婢妾中互相語曰：「爾非細骨輕軀，那得珍珠百粒？」其後獲一飄風於湖中，身輕飛燕，綽約如仙，真能踐於香末之上。

而無跡者。故季倫特加鍾愛，異於諸妾。然余讀其傳而猶疑之！夫嬌歌豔舞，惟聞越國佳人杏眼蛾眉，止有東方麗姝，豈於胡地而得絕色，有如飄風者！或曰：「胡壤近燕，從來燕趙多麗人，子獨未之聞耶？」至丙申歲，余於金閭旅次，有燕客爲余言保定郝湘娥事，不覺爲之擊節嘆慕。夫保定屬燕，而湘娥之美，當世罕匹。則燕趙間，洵多麗人也。嗟乎！余生於吳，長於吳，足跡不越於吳，則北地雖有麗姝，亦安得見之？又安得而聞之？於是知飄風爲胡女不謬，而自笑其曩言之陋也。但欲爲胡娥立傳，以附女史之末，而以碌碌囂塵，至今三載，徒盤結於胸，未能點次其事。及余爲美人書，欲足十二媛之數，而缺其一，始慨然而嘆曰：「若郝湘娥者，不可謂之美人乎哉？其纖肌嫩質，則白家之小蠻也；以死殉節，則季倫之綠珠也。而况加以性質敏巧，詩句清新，雖求之古來名媛中，亦不可多見，安得以卑妾之微，而棄其貞烈之行耶？則余所取重，又豈徒以美麗而已？世之君子，毋鍾余之陋，而疑北地必無美女如飄風也。」集郝湘娥爲第八。

保定府有巨族寶眉生者，豪富甲於一郡。其子曰鴻，年甫十七，女名珍姑，少鴻三歲。鴻自幼負俠任氣，好馳馬嗜音樂，志慕請纓，不屑爲章句。寶珍姑性雖穎敏，而軀極修偉，貌頗不揚。寶翁嘗延其舅氏陳甫，教之學書，又倩女師張姥，指習刺繡。忽一日，有媒婦沈氏者，攜一幼女來鬻，訊其姓氏，曰：「郝姓，名湘娥。」年纔十一，眉目清秀，容色麗娟，翁乃厚其價以畀之。蓋因翁家婢女極多，而皆粗陋蠢劣，故翁絕喜湘娥，卽令爲珍姑伴讀。湘娥貌旣楚楚，性復敏絕，及年十六，能詩能弈，又善繪花草人物。珍姑嘗讀詩至朱靜菴詠虞美人草一絕云：

力盡重瞳霸氣消，楚歌聲裏恨迢迢。貞魂化作原頭草，不逐東風入漢郊。

又黃媛介亦有一章曰：

深慚長劍事無成，恨托東風寄此生。昔日美人今日草，銷魂猶喚舊時名。

珍姑笑謂湘娥曰：「汝嘗自負能詩，何不亦詠一絕，以與二美爭雄？」湘娥不暇思索，應聲吟曰：「莫笑重瞳霸業煙，漢家遺跡已無存。甯知不及原頭草，直到於今喚美人。」又嘗效古體作江南采蓮子四絕：

綠髮紅裙映水鮮，荷香十里盪輕船。背姑撐入花深處，暗自拋蓮約少年。
采蓮小婦乳花香，羅袖新裁半臂長。爲羨灘頭交頸睡，戲將荷葉罩鴛鴦。
十五吳娃慣弄潮，隔花回首向郎招。來時不用撐船訪，門對垂楊靠小橋。
荷花如臉葉如裳，日向南湖棹小航。梳得雲窩光似鏡，更將綠水照新妝。

珍姑自遜才不能及，最相愛重，呼以湘妹而不名。其後眉生欲招同郡黃異爲婿，異亦保定巨族，少年風雅，酷慕嬌姿，密語媒姬曰：「某與寶翁通家至契，願結朱陳，但我所素慕者，美色也。不知寶氏子，果有所謂羞花閉月之容乎？」媒姬冀得厚謝，遂極口贊譽其美，異意猶未絕曰：「必須遣一僕婦親往一看，方可納采。」媒姬勉強應諾，卽日趨告寶翁曰：「須得湘娥權時代作小姐，則姻事可諧。」寶翁欣然首肯，疾令湘娥妝飾以俟。未幾黃生遣婦與媒姬偕至，時湘娥穠妝豔束，方搦管吟哦，看婦窺己，乃整衣而起，佯作下階，而露其盈盈羅襪，徐復臨鏡，以顯其擾擾雲鬟，復又垂袖徘徊，嫣然微笑。婦熟視良久，疾趨而去。黃生迎問曰：「貌果若何？汝得親見否？」婦以手摹其丰態，而連聲贊譽曰：「寶小姐，豈是人間稔色，乃天仙也！」黃生喜極，卽准聘期。及親迎之夜，卸妝一看，何云傾國傾城，乃無鹽醜婦也。黃生大怒，呼婦辱詈而欲笞之，婦乃辯曰：「彼時所見，貌極妖纖，何嘗肥偉而黑逾異若此？其間情弊，只宜問於新娘，安得笞我？」旣而夜闌，異於枕上再四詰問，珍姑不能隱匿，卽實吐曰：「家君重郎才貌，惟恐姻事不成，故以侍兒湘娥代認作妾耳。」異喟然曰：「姻緣前定，余之命也，亦復何憾？但

汝必須歸語爾翁，若肯以湘娥作媵，我方與汝和合無間。豈知寶鴻亦素愛湘娥之美，因以妹所寵用，不能卽列小星。及珍姑出嫁，始遂其願。定情之夕，授以金鳳釵一雙，玉環一枚，并珠衫繡裙諸事。又爲修造曲房畫閣，以居之。其中蘭楣桂柱，丹堊一新。因名其所居曰留春院。蓋鴻徧求美麗以爲姬妾，而其最寵愛者，已有三姬：曰郢雪，曰玉香，曰李翠。卽以三姬分列三院。郢雪所居曰望春，玉香曰藏春，李翠曰長春。其三姬之下，又每一院分屬數妾。每日夜闌客散，鴻將進房，則羣婦紛紛，各秉巨燭在前導引，而院前俱懸絳紗燈，自內自外，火光照耀，如同白日。諸姬或扇茶端，或備佳釀，或焚異香，或整鴟絃，莫不明妝炫服，引領遙矚，以伺鴻之臨幸。直至歸於別院，而後寢息焉。故當時爲之語曰：「富傾三輔，豪壓五陵，昔聞金谷，今見蜚卿。」蜚卿者，鴻之字也。其爲人羨慕如此。及得香娥，卽居以留春院，而珍寶器玩，皆屬湘娥掌管。恩寵之隆，更非三姬所及。蓋湘娥兩臉紅暈，如海棠花細腰楚楚，雖極輕盈柔媚，而不傷於瘦，其肌膚滑嫩如脂，潔白如雪。雖以三姬之美，號稱絕色，亦莫能及也。昔白樂天嘗詠玉環云：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其亦湘娥之謂歟？黃生旣爲寶翁所紿，而湘娥又不可得，心甚恨恨。旣而與珍姑一同歸寧，有婢秋蟾者，亦頗妖媚，有姿色。黃生一見，卽驚問珍姑曰：「頃我於迴廊之側，遇見一姬，身披淡紅衣，而髮垂眉際者，其卽湘娥耶？」珍姑笑曰：「此乃郢娘之婢秋蟾也。若湘娥，豈得易見？而其美麗，亦豈蟾貌所及？郎若渴欲見時，少頃妾當邀彼對局於房，郎乃卒從外至，則可見矣。」黃生大喜，趨外潛迹以伺。俄而湘娥果來，方欲整局下子，而異不能忍耐，旋從外來，但見月麗花媚，胡然而帝。湘娥忽然驚起，竄避而逝。異爲之神迷如喪魂魄，忽忽自嘆曰：「天下女子果有美豔至此乎？」自後思慕不已，寢食俱忘，竟成瘵疾，不足半年而歿。鴻嘗得異香而不識，以問湘娥。湘娥曰：「妾聞漢武帝時，有浮忻國遣使貢蘭金之泥，瑞雀之香，其金百鎊，色變爲白，而有光如銀。唐人詩所謂銀燭是也。其香燃以薰衣，經年不散，若煉藥水，涵浸百日，則焚

之能致羣雀飛舞而下。今觀此香，形如雀腦，氣過沉檀，殆卽瑞雀之香也！
鴻猶未信，及觀漢武帝外傳，果有是香，而其所載與湘娥所說無異。又人以瓦鑪來鬻者，索價至三百金，鴻以示湘娥。湘娥雙手捧玩，嘖嘖贊嘆曰：「美哉是鑪，其殆唐末高季昌之物乎？據史書所載，高嘗得瓦鑪甚美，一大一小，色若鴉青，其後以一贈於羅隱，留一自用。今觀此鑪，形色相似，殆真數百年之物也！」及觀鑪底，果有六字云：「乾化三年重製。」乃梁太祖朱溫年號也。娥又能辨識金玉，嘗從容諷鴻曰：「金性貴重，而以滇南爲佳；玉質取溫，而以于闐爲上。然金玉亦不足爲重。昔石崇有八尺高之珊瑚，馮雲有榴花色之瑪瑙，美逾白璧，價值連城。然而珊瑚瑪瑙亦未足貴也。妾聞神駿志在千里，鯢魚徒必南溟，今郎以負英雄之略，過人之材，既慕仲升投筆，宜學終軍請纓，何不乘時自奮，以圖功業，而乃株守邱園，徒爲程卓乎？」鴻喟然嘆曰：「非卿愛我，言不及此。然我亦豈甘老於牖下者？」遂賦長吟一律，以見其志云：

無限幽思獨倚樓，那堪時物更生愁。
塞雲野草連千里，落木淒風併一秋。
獻賦無才空企仰，請纓有志徒淹留。
最誇劍氣雙星近，豈讓當年定遠侯？

湘娥亦和韻一章云：

欲舒遠目向南樓，豈爲西風起暮愁。
萬里白雲橫絕塞，一聲紫雁淚清秋。
書傳圯上休違約，劍嘯床頭好自留。
直慚樓閣酬壯志，期君談笑獲封侯？

鴻又嘗命湘娥作四季閨詞，湘娥援筆立揮云：

鵝黃柳色，一抹烟如織，倚偏南樓鶯語寂，又是暮山橫碧。
忽聞女伴，相邀踏青，准擬明朝，單少繡花鞋
子，呼鬢連夜同挑。

簾鈎雙控，時有薰風送惱殺禽聲宛轉弄，驚起午窗殘夢。分明薄倖，回家醒來，依舊天涯；且莫浮瓜沉李，再從夢裏尋他。

晚風清切，遠笛聲如咽；坐久莫嫌燈影滅，自有半窗明月。欲眠自遲，更漏難禁，蛩韻啾啾；漫道士悲秋色，深閨豈獨無愁？

彤雲密鎖，簾外梨花舞；手自煎茶頻撥火，此味當家知麼？南枝傳送，幽芬費人，幾度清吟；那怕寒威如剪，還須掃雪遙尋。

左調清平樂

於時中秋節近，鴻乃設宴南樓，句聯五字之奇，肴極八珍之美。自郢雪玉春李翠而外，更有二十餘姬，態貌爭妍，綺羅雲繞，皆所謂天姿國色也。然自湘娥一至，亭亭獨立，更壓羣芳。於是環繞雜坐，杯僅再傳，便各自尋技歡飲，或歌或舞，或以彩色爭呼，或以投壺競中。喧嘩之際，鴻乃笑謂湘娥曰：「明月入窗，清風入座，設無新詠，如此良夜，何？」湘娥微微含笑，即席度曲三闋，以麗其歡娛之意云。

黃鶯兒

今夕是何年？向南樓，月正圓，相看總是嬋娟面。霞觴競傳，陽春共聯，盈盈笑語皆生豔。且調絃，莫教酒爭，醉倚玉郎肩。

玉宇洵無穢，到更深，興益添，高樓樂事還應淺。人圓月圓，歌喧笑喧，石家金谷何須羨。羨漫留連，平分秋色，狡兔乍離絃。

桂魄自涓涓，笑嫦娥，盡獨眠，何如一隊同心串。泠泠管絃，霏霏篆烟，金杯竟把檀郎勸。更堪憐，今宵情夢，

知向阿誰邊？

鴻朗誦一遍，撫掌而笑曰：「字字珠璣，卿真錦心繡口！但陽臺之夢，已屬芳卿，何必生憐耶？」乃以玻璃盞斟葡萄酒，以酌湘娥。又令郢雪按板，玉香吹笛，鴻乃自唱前曲。清音繞梁，每一字，幾盡一刻。湘娥亦故作媚態，以承恩寵。是夕縱飲盡歡，直至丙夜而息。時有名妓，自維揚流寓在郡，喚劉倩倩者，以吹笛擅名。一時推重。鴻乃設宴內樓，單延倩倩，欲使諸姬得窺其奧。及倩倩一至，談笑風生，果然韻致瀟灑。遂令侍兒捧過玉笛，徐徐吹弄一曲。其聲清婉嘹亮，如怨如慕，真能舞鸞鳳而泣鬼神。諸姬列坐兩傍，側耳靜聽。須臾曲終，皆爲之神爽氣怡，莫不連聲共贊其妙。惟湘娥寂無一言。倩自以爲擅名已久，而湘娥獨不贊譽，疑爲輕己，便有愠容。曰：「鄙人斯技，曾得名師指授，故自南省至都，莫不見賞於名流。乃子獨無一語，將未謂盡其妙耶？」湘娥笑曰：「君之妙音，似得揚美之派；在今日厥技中，不得不推爲第一手。但聲音之道，蘊籍無窮。自昔以來，唯唐之李暮，宋之王淑，以笛擅名。此外寥寥罕繼。必使高下疾徐，聲韻穩協，五音六律，正變無乖。然後發之於喉，應之於手，而和平清正，自無輕重舛戾之訛。今君於第七調，本係正宮，而混入商聲；及至入破第三字，又平仄失叶，似于至美中，不無少損。此我所以不敢謬爲嘖賞也。」倩驚起，再拜而謝曰：「某果係授之金陵揚美，不揆疎淺，以致貽笑大方。幸君指示其訛，毋吝賜教。」娥乃按笛輕吹，徐至第七調，指明舛錯之處。倩不勝感愧，曰：「君真我之師也！」時有知其事者，爲之詩曰：「未得周郎正，從教誤曲多。寧知劉倩倩，不及郝湘娥。」自此湘娥之名，振播一時。而寵奪專房，獨得鴻之嬖幸。忽一日，有崔平仲者，浙之山陰人也。與京中一顯僚，年家契厚，而保定刺史鄭公，爲崔戚屬。故平仲以貢候選，將詣長安，路經保定，謁鄭之後，聞鴻富甲閭里，頗有園亭之勝，遂假寓焉。鴻以都守至戚，卽日置酒款待，而令數婢歌以侑觴。平仲曰：「崔某一抵貴郡，卽聞尊寵有郝姬者，國色無雙，妙解音律。未審足下肯令出見，

而使東海之鄙人，得聞名都之雅曲否？」鴻素性豪俠，兼欲誇示賓客，欣然首肯，即喚湘娥出拜。雖則常服淡妝，而天冶天然，恍似仙姝謫下。向前禮畢，徐徐退入屏後，垂簾而坐，按笛發聲，爲折柳落梅之曲。平仲連酌數卮，帶醉而笑曰：「正所謂司空見慣，渾閒事，惱亂蘇州刺史腸矣。」既而作別，入都謁見顯僚，偶談及古今美色，平仲備述湘娥之貌，顯僚撫髀而歎曰：「枉作司空，不及竇鴻。」平仲即獻計曰：「竇鴻僅一富民，而蓄內寵數十。現敵戚作刺在郡，公既有歆羨之意，何不修一尺素，整理幣帛，某當奉命而去，宛轉懇於敵戚。若歷以郡守之命，則鴻不敢不從，而十日之內，湘娥必爲公有矣。」顯僚喜曰：「若得湘娥，當以蘇州通判爲報。」是夕平仲起身，復詣保定，先往見鴻，而稍露其意。鴻大怒曰：「假使汝妾，亦肯贈我否？雖以天子至尊，不能誅無罪之民，何況權貴，豈能壓我常言？浙人奸巧不義，以汝觀之，信不謬矣。」平仲不勝愧憤，急往見鄭而告其故。鄭公不得已，差役喚鴻密諭之曰：「某公炎炎之勢，爾所知也！何吝一女子，貽以不測之禍，獨不聞石季倫之事乎？」鴻對曰：「父台以禮義教民，亦當曲諒下情，彼雖權勢可畏，亦安有無故而奪人愛妾之理？在昔晉季中衰，變生宗室，故季倫不免於禍耳。今以堂堂聖朝，豈容奸佞橫行？雖有趙王之勢，不能奪羅敷之節；矧鴻乃男子乎？」鄭公喟曰：「汝言亦是，我豈能強爾哉？」平仲見事不諧，即日回報顯僚，顯僚大怒，思欲尋計殺鴻。適直山西巡撫勦滅反寇，擒獲餘黨解京，內有張秀者，係保定人氏，顯僚乃遣人囑秀招鴻同謀叛逆，遂奉部文，捕鴻下獄。平仲又詣獄，謂鴻曰：「足下此冤，非懇某公不能申救。若肯與以湘娥，則身家可保矣。」鴻瞋目怒視，不措一語。至晚，密草數字，遣人持歸，以付湘娥。湘娥拆而視之，其內寫云：

我以無辜下獄，展轉思維，莫解其故。及平仲復來說誘，始知張秀誣指，乃受逆賊之命也。與其與刑西市，曷若速斃囹圄。但不知卿亦肯痛我而作墜樓人乎？不然，幸即喜事新人，毋以我爲念！

湘娥讀畢，淚如泉湧，哭扑於地。既而詠詩十首，以述其決絕之恨焉。其詩曰：

石家金谷重當年，無限情恩妾自知。猶記玉釵私贈約，還憐月夜共啣卮。翩翩俠氣似平原，食客三千誓報恩。詎料一朝櫻禍患，門庭蕭索無人問。芙蓉三尺吼床頭，何事蹉跎誤壯猷。今日奇冤誰爲雪，千秋遺恨永悠悠。無端一見作君災，任俠誰知是禍胎。哭讀魚箋驚扑地，暗風吹雨入窗來。君真憐妾妾憐君，恩愛原期共死生。閻閻欲呼天路杳，紅羅三尺是歸程。一着羅裙併繡襦，可知恩寵與人殊。季倫自是多情種，直得樓前墜綠珠。花晨月夕共徘徊，時刻相親傾玉杯。誓作青松千歲古，寧知紅粉一朝灰。自悲自嘆忽成癡，哭叫皇天總不知。欲借龍泉誅國賊，可憐妾不是男兒。日落黃昏意轉迷，黑雲慘淡壓城低。夜台若肯容相見，仍作鴛鴦一處棲。一婦何曾事二夫，今朝遘死赴黃泉。願爲厲鬼將冤報，豈向人間化杜鵑。

是夜玉香睡在隔房，遙聞湘娥哭聲哀慘，直至更餘未息，不覺矇矓睡去。夢見鴻與湘娥攜手至前，含笑而言曰：「我二人相隔兩地，幸於今夕二更同時而死，行將訴冤冥主，汝等無相念也。」俄而驚醒，殘燈未滅，漏下已是五鼓。遂呼醒郢雪，披衣起身而告之。忽見女婢惶駭，趨報曰：「湘娥於昨夜獨自點燈，步到層翠樓上，直至雞啼不見下來。適纔往上一看，已是懸梁而死矣。」及至數日後，京中有人回報云：「鴻於某夕二更縊死獄中。」按其時，果係湘娥投縊之夜也。當道旋亦悟鴻冤屈，得令歸骸，與娥合葬。而郢雪諸姬，相繼別嫁矣。是年秋選，崔平仲得除閩中一縣，歸由保定辭別鄭公，路經鴻宅，忽以雙手自批其頰云：「我當日留汝下榻，出妾侑觴，何負

於汝而下此毒手，使我死於非命。今已控准冥司，速去對理！言訖，登時仆地而死。時人驚嘆，咸以爲報應之速焉。

【雪菴主人評】每讀一過，恍從肩花扇底，聞宛轉之歌；楊柳樓中，睹傾城之面。非子靈管，豈能繪神？吾當浮滿大白，以助擊節。

【月憐主人評】若非十分美豔，豈能令人羨慕而死？故讀前半段，使人凝想欲狂。及讀至投繯層翠，又不覺悲憤墮淚矣。昔杜甫詩云：「幹惟畫肉不畫骨，忍使騷騷氣凋喪。」今秋濤此傳，濃鋪曲敍，盡態極妍，豈非畫骨手乎？

【釣鯨叟】湘娥敏豔，似飄風殉節綠珠，而加以詩詞豔藻，編入美人傳內，真有巨眼。

【自記】或謂余曰：「鴻有姬妾數十，而死節僅以湘娥。若郢雪諸姬，真可痛恨！」余笑曰：「獨不思珍珠十斛，亦曾賜及郢雪輩否？衆人之報，何獨閨閣不然？甚而更有生蒙恩寵，死等路人，負心忘義之輩，雖在衣冠中比比皆是。豈吾人能責備於婦人耶？」

王琰附沈碧桃

烟水散人曰：「余聞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妬。嘗讀漢史，至戚夫人班婕妤好事，每爲之掩卷三嘆。彼呂雉之惡，固不足論；至若飛燕姊姊，猶不能容一班姬。嗟乎秋扇被捐，綠滿長門之草；解妓爲妾，血成永卷之蓮。嫉妬之於人，亦甚矣哉！然則婦道之難，惟在不妬。事夫之義，貴乎有容。此周南之詠，每以樛木小星而興頌也。一余嘗流覽古今名媛，美色易得，而不妬罕聞。及觀王琰詩集，玉麗不減庾鮑，何物女子？詩句中乃有神耶？」

自非夢生彩鳳，安能彷彿白雪以爲章！良由口吐靈珠，所以組成七襄而成錦。猶恨蘇禾迢隔，莫能詢探芳蹤；諷覽之餘，居恆怏怏。忽有松溪王子，以蘇人而僚寓武塘。值予逆旅窮途，借居彼亭，剪燭談詩，首言王媛。松溪莞然而笑曰：「此乃予之姑也。君之所知，徒以詩而已矣。安知其賢而不妬，節行雙美乎？」遂爲予詳述其由，余不覺連舉大白。時已夜分，研墨濡毫，疾草成傳，而余之美人書始成。或曰：「女以不妬爲賢，固矣。然其美趣，全在妻含醋意，而欲近不得近。移夜半鷺鸞之步，偶竊幽歡，效花間蛺蝶之飛，暫偷香粉，較之絕無拘束，其趣彌佳。雖然，長柄塵尾，豈能預備？河東獅吼，實亦堪憎。亦未有妬悍之婦，可稱爲美人者。」集王琰爲第九。

蘇敏字穎生，蘇人也。十二游庠，十八中丙子副榜。卽於是冬，娶同邑王長卿之女爲妻。長卿文行兼優，頗爲諸生推重。其女名琰，字炳文，少敏二歲，容色美麗，性格溫柔。時有法僧自北至蘇，聚徒數百，諸經於虎邱寺。府縣各官，以至閣郡縉紳，無不往寺拜謁，事以師禮。於是蘇人競傳活佛下臨，上白衣冠女士，下至葭屋裙釵，莫不趨聞妙諦，丐求法號，惟以得見爲幸。琰亦爲戚族中姊妹邀往，及至虎邱，琰以人衆，不欲登岸。諸女竊笑曰：「父爲腐儒，以致女亦腐氣。」旣而人益滿集，惡少矚婦之少而豔者，於人隊中爭爲輕薄，而同船諸女，或失簪珥，或卸其履，更有裙幅扯碎，含愧下船。琰始笑曰：「傾間姊妹噴我，今果何如？夫聽經，非閨女之事，而遊僧豈西土金仙何况男女混雜，不無少損風範，終不若愚妹在船之爲妙也。」其後法僧果以姦淫婦女，事泄而逃。戚屬中有知其事者，無不重琰之智識。及歸穎生，宛孌相得，調合琴瑟。有自閩中宦歸者，送至白鳥一雙，琰極喜愛，嘗賦詩四律，而爲小引，以述其所產云。

余從堂兄虎茵，以建寧刺史，任滿而歸，贈余以白鳥一對，出自嶺南，皎素如雪，睡必交頸，余甚愛之，而呼

以雪兒花邊月底亦予聞中一雅伴也。漫綴俚言四首，非謂文墨，聊以誌其堪愛之意耳。其詩曰：

禽譜無情不爲傳，一雙忽向畫闌翻。嬌音只合臨窗喚，素影偏宜伴月眠。
嶺外蠻花應遠別，吳中繡語莫爭妍。性馴最解紅閨意，鼓翼迎人似乞憐。
猜作鴛鴦色又非，徘徊雙影却依依。繞簾疑是梨花褪，舞月難分皓魄輝。
似憶故鄉頻對語，爲憐弱羽只同飛。荔枝香冷叢闌遠，惆悵春風夢不歸。
羽衣如雪惜無名，幸到吳中錦繡城。紫燕莫教噴比翼，黃鸝豈許妬和鳴。
難從雲母屏前索，合入鴛鴦譜上爭。描向紅縑重擱筆，回翔豈盡態輕盈。
交頸情深祇自知，凌風輕喚並差池。爲誇玉影宜清潔，豈逐文鸞鬪陸離。
香魄似從庾嶺化，雲容添助繡閨奇。殷勤倩作閒中伴，應錫佳名喚雪兒。
穎生亦擬賦詩，及見琰作，嘆息曰：「好句被卿說盡矣！」琰嘗曉妝初畢，思得名花插綴，忽見穎手擎海棠一枝，含笑而來，卽爲琰簪在髮傍，曰：「儂愛卿所以知卿所愛，然不過以此點綴。綠雲海棠雖豔，豈能解語而伯虎乃謂不如花窈窕，誠謬談也。」琰笑曰：「珍贈已出，至誠謬譽，豈能無愧第有此名花，可無佳句乎？君若錫以珠玉，妾當圖報瓊瑤。」穎生立綴一絕云：

壓倒羣葩迥出塵，檀心紅影露芳春。只須一笑能傾國，豈羨昭陽殿裏人。

琰復笑曰：「妾實蒲柳弱質，豈敢忘擬名葩諷君佳詠，惟有感愧而已。」又一日，有以鶴餽穎生者，屬琰賦之，琰乃吟一絕云：

賦舞消閒夢，長鳴惜羽衣。暫爲池畔物，終向九霄飛。

穎生亦大笑曰：「卿豈爲海棠代贈耶？」琰極好詩，每得一題，雖凝思終日不倦，必至工麗而後已。穎生敏於作文，而詩頗平淡，故每所有作，屬琰裁削。因以琰性愛花，卽於宅後開築小圃，到處訪尋名種，不惜重價購求。而春風桃杏，秋日芙蓉，豔緋嬌白，相繼不絕。若稍有悶色，穎生多方解慰，以博其歡。穎生輒於夜靜讀書，琰必親自旁焚香煎茗，雖極沍寒，相候同睡。所以芙蓉帳內，每多調笑之娛，而玉鏡臺前，曾無反目之怨。其年秋試赴省，偶值居停沈氏，有女碧桃，豔麗能文，笄年未嫁。穎生乃以六十金聘娶爲妾。旣而下第將歸，惟恐到家，琰或妬忌不容，心下反覺躊躇自悔，乃遣人先以詩寄琰曰：

空將裘馬逐輕塵，仍作金陵下第人。誤入桃源今已悔，歸心惟憶故園春。

琰得詩笑曰：「細觀詩意，薄倖郎已娶妾矣，惟慮不容，故先以詩探我，我且佯作妬意以戲之。」卽日遣人亦報以一絕云：

點額歸來無限羞，還將閑緒覓風流。妾今無面重相見，不若金陵且暫留。

穎生看畢，面有憂色。碧桃揣知其意，乃謂穎生曰：「妾觀君自數日以來，時刻咨嗟，憂現於容，豈謂功名未遂，抑別有他故耶？」穎生遂以實告。碧桃曰：「君且勿慮，妾到家，自能婉轉事奉，或有妬意，亦何難曲情下之。」穎生喜曰：「卿能如此，我復何憂？」無何抵蘇，穎生先入門，琰笑迎曰：「人言君在白下，已贅入麗人家，何不在彼同歡，而亦歸耶？」穎生曰：「偶爲媒氏所誤，心殊悵悔，惟望賢卿有以恕之耳。」是夕琰先進房，疾呼侍女扃扉，而穎生碧桃立於門外，候至更闌，始見一環啓扉而出，笑持筆硯，笑向生。桃曰：「娘特傳命，欲令郎與新娘各賦一詩，若能中式，卽許進房。」遂以題目分授曰：「郎是粉蝶偷花，新娘是灞橋柳色。」於是生先桃繼，各賦絕句一章曰：

玉剪迎風舞影徐，爲尋花信日蘧蘧。小桃縱有嬌紅色，一採芳蘭笑不如。

右粉蝶偷花穎生

銷魂總贈別離悲，移到江南爲阿誰？若得東風抬舉力，抽絲永擬掛恩暉。

右灞橋柳色碧桃

小環將詩進房，琰朗詠一過，欣然笑曰：「詩意妙絕，尙可恕也。」疾呼啓戶，親自秉燭而迎。穎生跨進門限，不覺雙膝跪下，而碧桃亦跪於足後。琰雙手扶起曰：「聊相戲耳，何作此態？况以閨中寂寞，得一雅伴，相與吟風弄月，足以爲娛。予豈妬婦哉？頃已命婢煖酒作賀，無相疑也。」遂斟酒勸進數爵。琰復笑曰：「試看三星在隅，銅壺中漏，將夜半矣。速整鴛鴦，毋虛良夜。」穎生堅執不從。琰復低聲笑曰：「舊人豈及新歡？子何謬遜？」生亦低聲答曰：「新娶不如遠歸，是以不勝戀戀耳。」遂同登琰榻，而綢繆徹曙，絕無醋意。琰有表妹張氏，鄭氏者，性俱悍，嘗以吉席會飲於張氏，密謂琰曰：「姊與蘇郎結褵未幾，何乃絕無主意，卽許娶妾？殊不知娶妾之後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蓋男子之心，恆棄舊而慕新，彼卽容色不如我，猶有可虞，而况我長彼少，旣膺新進之寵，復挾窈窕之姿，是我之恩日疎，而彼之恩密矣。况我以一人耳目，豈能時刻防閑，在彼兩意相投，何難欺弄！必致偷歡月下，調笑風前，是我情日去，而彼之情之日專矣。甚且彼或生子，必倚胤嗣以爲重，而飲食之美與相若也，衣服之麗與我相敵也，我負虛名，彼專恩好，是我之愛日衰，而彼之愛日篤矣。姊之聰明遠勝於我，何乃計不出此？若不蚤圖，噬臍何及？」琰笑曰：「謹謝妹妹，姊與蘇郎恩愛至深，雖置一妾，決不負我。」張氏喟然曰：「有是哉，姊之不智也。夫以夫婦之情，其始誰無恩愛，至以婢妾讒間，而反目於後者，比比然矣。姊乃恃此而不恐，設或不足恃，將若之何？」鄭氏亦說琰曰：「吾聞貌言華也，正言實也，甘言疾也，苦言藥也。今張妹以正言進，姊姊之藥也。若不早

慮必有後憂。獨不誦「寵移新愛奪，淚落故情留」之句乎？戚屬中有沈媛者，亦從容諷琰曰：「非是妾盡樂居嫉妬之名，而防微杜漸，決宜預計。蓋希寵進，巧婦之舌；因新疎舊，男子之心。故往往恩深於未娶妾之先，而情乖於既娶妾之後。其始也，雖極抗拒，不容訂誓，款款尙難保其情無變更；至老不娶，及至娶矣，雖極嚴聲厲色，防範甚密，猶未免有寵奪恩移之慮。故飲食不容共桌，同寢不許竟夕；任愛婢以爲心腹，謹門戶以絕暗偷。夫豈樂於用心哉？特防患於未然耳！今吾姊乃待以姊妹之情，任其專房之寵，是何異太阿倒授而綠衣黃裏之詠，必難免矣！不惟是也，甫至金陵，卽置一妾，將來再試，保不致繼碧桃而更娶者乎？此卓文君之白頭吟，不得不作，而蘇若蘭之迴文錦，不得不織也。辱居至愛，輒敢正言，唯姊念之。」琰皆不聽，乃反趙夫人之意，而戲作一詞，以付碧桃曰：

莫要心懷妬忌，妻與妾，無分爾我。譬如一塊泥塑，出人兩個，那裏論情深情淺？總之不在爾，卽在我；我若情濃爾亦歡，爾若恩深我豈醋？再將泥打碎，調和塑一個，你捏一個我，雖則別形軀，心腸總一副。卽索歡時，爾也可，我也可。我只帶絜你，任你忘着我，恩愛和同，方是不淫不妬賢哲婦。

碧桃感嘆不已，亦賦五言古體爲謝曰：

梁燕欣有託，涸鱗羨在池。美哉千尺松，女蘿附其枝。惟茲賢與德，永作閨媛師。得托衾裯惠，祇憐庸陋姿。報德良有日，感恩心自知。永宜福履綏，爲歌樛木詩。

無何，又當秋試臨行之日。琰賦詩爲送曰：

秋風江上正槐黃，爲唱驪歌一送郎。雲路已通鵬舉翮，月輪有意掛輸香。才高自合朱衣點，名重應從紫禁揚。今夜蘭橈何處泊，莫將離別怨淒涼。

碧桃亦送詩曰：

直上青雲在此行，芙蓉夾岸曉風清；鳳毛共羨承先澤，虎榜誰言屬老成？
二水遙從帆影合，六街應驟蹄馬輕；須知溫飽非君志，豈止文章重一生！

穎生臨別，琰復握手叮嚀曰：「君已滿羽毛，奚患功名不遂？惟是桃葉之下，慎勿再致淹留！」穎生笑曰：「一之爲甚，其可再乎？但渠臨蒞在邇，卿宜善視之！」遂於是早，與社友黃洵買舟偕往。及試後，仍又下第。穎生自以爲久負盛名，而屢試坎壈，心殊怏怏。將要束裝，忽見蒼頭以琰手書帶至，拆而視之，其書云：

一別兼旬，相思若歲。猶幸碧梧未老，紅藕餘香。雖則冷淡秋容，不廢臨風笑話。而嬋娟三五，正子文戰時也。想已藻奪烟雲，詞流三峽。錦標在望，鸚鵡堪期。妾心縷縷，時逐夢中，遶徧鳳凰山下月矣。茲於旣望之夕，妹已獲舉一男，雖非天上麒麟，試啼已知英物。專伴報喜，用慰幽懷。并候捷音，以抒遐矚。

穎生看畢，撫髀而嘆曰：「豈所謂下第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耶？」卽與黃洵相約同歸。自此穎生志益磊落，日與二妹分題課詠。凡遇牢騷不平之氣，靡不托之於詩。彈指間，其子年已六歲，卽延黃洵爲西席，名曰小眉。其年秋試，穎生復遭擯斥，及檢落卷，頭場二場均已批取中式，惟第三策中，錯寫二字，不覺捧卷號泣，鬱鬱成疾。至家三日而殞。琰與碧桃守喪成服，哀毀骨立，爲詞以哭之曰：

嗟嗟夫子兮工文章，睨一世兮孰可方。胡爲偃蹇兮志不就，歲在龍蛇兮竟天亡。壽不及回兮天茫茫，想音容兮空軒昂。招爾魂兮奠一觴，猿啼鶴唳兮悽我腸。魂歸來兮何處，徒掩淚兮徬徨。

穎生歿時，年甫三十一歲，故曰：「壽不及回。」碧桃亦挽以絕句二章曰：

縱橫詩酒十餘年，文似相如氣浩然；未得成名身便死，敢不令人怨蒼天！

菊花梧桐值暮秋，人間夜色兩悠悠；最憐野鳥知人意，也向西風叫不休。

一夕疎雨敲窗，淒風剪竹，琰與碧桃挑燈對坐，含泣而言曰：「蘇郎既歿，猶幸爾我相依。但守制存孤，我宜盡節；爾雖有子，豈可耽誤青年？但慮爾去之後，使我益憎悽楚，是以輾轉思維，莫知爲計。未卜子心果能與我相依爲命否？」碧桃掩面歔歔，垂淚而對曰：「妾雖側室之微，頗知事夫之義。况蒙垂恩抬舉，沒齒難忘。而效節終身，妾之分也。若以郎死而棄孤再嫁，是乃禽獸不如，豈復有人心者乎？」琰拭淚而撫其背曰：「我固知汝無異心也。」又一日，延僧超薦，啓建水陸道場，將至亭午，琰與碧桃步出中堂禮佛，爲黃洵竊見。洵乃短行少年也，向慕二姝之美，至是始獲窺視，果是傾城絕色，驚喜欲狂。將謂寡居可以情誘，每遇婢婦，必爲延佇，殷勤細問起居。婢婦怪而告琰，琰笑曰：「孤寡之家，嫌疑須避，今後汝等出入，切勿可再與交語也。」又一夕，琰令小眉讀書，小眉隨口而誦曰：「兩主獨居鬱鬱不樂，願以所有，易其所無。」琰驚問曰：「是誰教汝誦此數語？」曰：「先生口授也。」琰大怒曰：「我以蘇郎同社至交，故而留居西席，豈知輕薄無禮，狂妄若此！明日即須遣行，另圖外傳。」碧桃曰：「且姑含忍，以俟新年，更延老成之士可也。」琰遂寢止。碧桃嘗爲小眉製一團扇，囑琰寫畫於上，琰乃做雲林筆意，寫一「片石孤松」并題五言絕句曰：

凌寒松不改，終古石難搖；若識臨毫意，清風撲面飄。

畫傍猶空半截白面，黃洵思欲挑動二姝，乃戲題一絕云：

松色青青似翠裙，一拳美石更含情；何緣得化爲團扇，傳入佳人手內擎？

書後有情癡黃洵漫題，寫得字字蒼勁，勢欲凌霞。小眉喜甚，即時持以示二母。琰不勝憤怒曰：「無恥狂生，輒敢以淫詞相誘，豈謂我二人無玉潔冰清之操耶？」遂將修金算足，當晚遣婢持告黃生曰：「家主母治家凜肅，

邪言亂語不入於耳。豈謂先生空事詩書，言非禮義，誠於媼居不便，請從此辭！黃洵自覺羞慚，遂攜書笈，怏怏而去。嗟乎！琰之不妬，既已度越尋常閨媛，而凜矢幽潔，逐黃洵而能守其貞白之操，又豈易覩者哉？其後，小眉年甫弱冠，卽以文章顯名於世，豈非琰之慈教所致？故至今蘇人談及賢德之婦，必曰王琰云。

【月憐主人評】不沐二南之化，而能不妬，雖有狂童之誘，而能秉貞，豈非置身於孤松片石間耶？但覺虬枝古色，染我衣衿皆青。

【釣鯨叟評】自世風日下，而賢能才節，往往不鍾於男子，而鍾於婦人；若王琰者，烏得以巾幗目之耶？

謝彩

烟水散人曰：『今之論美人者，但取其情之麗，事之豔而已；而不知欺花奪月之姿，自有遣世凌雲之想。故瑤圃仙妃，偶染凡心而下謫；蘭閨玉媛，必全淨體以遐飛。在秦則有弄玉乘鸞，在漢則有雲姬尸解，在唐則有蕭玉梅之飛昇，宋春英之却偶，傳記所載，班班可考，其非謬誕可知也。蓋均爲女子，而彼則咳唾珠璣，心腸錦綉，自非丹書案畔，吹落步虛之聲，安得碧玉樓中，秀奪飛瓊之貌？是以西施既傾吾國，而五湖一棹，竟逐飛雲而去，至今浣紗石上，響屣廊邊，使人覩遺跡而戀戀也。余又嘗讀長恨歌，及陳鴻所作外史，楊玉環既罹馬嵬之難，而上皇思之不置，乃托術士，覓扣仙局，親謁玉妃於海山瑤闕，得鈿合金釵以爲報，始知美人之生，必非凡質，而美人之去，仍返丹邱，非臆說也。吾禾有謝五雲者，稟姿靈秀，托想幽玄，遂有餐霞仙去之蹟。惜乎未及百年，而世無知者，余雖聞其事，而未詳其顛末。攷之郡誌，則郡誌不載；詢諸故老，則故老

失傳。嗟乎！豈徒付之落花流水，雪鴻爪指而已耶！忽有以殘編求售者，余檢閱其內，則其載及謝姬遺事，僅五頁，共得詩十有五章，余遂有所據，而爲點次成傳。或曰：「仙史下謫，方爲美人，信乎子說矣！但既有仙都羽化之靈姿，何必諧風塵伉儷之俗偶？而謝姬所配丁生，不能如蕭史共騎彩鳳，則又何也？」余曰：「不然，天下既無不識字之神仙，人間安有不配偶之美女？而况身無靈骨，豈得高翔夙業未完，必須償滿此天台失路，劉晨赴七載之盟，藍橋搗藥，裴航得玉杵之合，子又何疑於五雲耶？」集謝彩爲第十。

謝彩者，字五雲，秀州謝彬吾之女也。彬吾年四十而無子，乃與妻朱氏往禱於曹王廟。暮歸，而朱氏夢一神人，授以白兔，柔潔如雪。兔旁漸有五色雲起，冉冉四合，竟圍繞於朱氏之懷，遂覺而有娠。及臨產之夕，靈霞拂戶，香氣氤氳，直至昧爽，方聞啼响。無何，彩年十歲，教之書，卽能書；教之弈，卽喜弈；隨所指授，靡不工巧。忽有化齋老媪，見而驚嘆曰：「此子乃璇妃之第三女，何忽謫凡耶？」彩亦顧嫗而笑。彬吾將欲延問之，而旋失老嫗所在。因以問彩，彩曰：「此東海姚姥也。」其後彩年十四，柔肌纖質，不勝綺羅，而妖冶之態，使見者驚訝失色，以爲神人。時有呂生者，父爲顯僚，佳公子也。聞彩之美，擬欲納爲繼室，彬吾意將許之，而彩堅執不從。朱氏力勸曰：「呂郎貴顯，既已甲於一郡，况又名士風流，不失爲鄰家快婿，汝乃執迷不允，何也？」彩卽對曰：「兒雖女子，非貪赫赫之勢，而深厭夫室家之情慾也。蓋亦城霞起原，縈出俗之心，青鳥音來，卽促凌虛之躅。而况班衣缺舞，難以睽遠，梅實未三，豈堪宜室，願憐鄙志，請免慈懷！」朱氏曰：「兒雖秉志幽芳，須體憐白髮，從來無不嫁之女子，亦未聞凡質可以成仙。汝何習荒唐之謬說，而棄父母之恩命乎？」彩曰：「兒蒙撫鞠，豈敢忘恩，但母亦未知兒之素心也。兒蓋從玉女彈九氣傲，受八素缺，行將築室空山，而以文杏爲梁，雲母爲幄，規連珠樹，短洩瑤泉。然後取瓊笈萬卷，薰以龍腦，襲以法錦，碧桃截硯，琉璃貯匣。兒乃逍遙徒倚於其間，則又仰擲雲輪，手攜守轡，霄胎靈而思銀氣，

蓬毛女而追飛猿。渴飲瓊漿，飢餐碩果。鶴司丹灶，兔搗玄霜。不亦仙居之幽趣。物外之逸娛。又何羨乎人間夫婦之情乎？雖然，宿緣未了，春債難償，尙須遲之數載間也。雖欲曲從恩命，其如天曹烟簿，未曾注定何？朱氏雖嗤其志，不能強抑而止。彩嘗擬游仙詩十絕，備附於左。其詩云：

足底雲輪指上蓮，幻蹤偶爾寄風烟。晚來歸就壺中臥，誰識壺中更有天？
十二峯頭嵐氣青，霓裳搖曳佩丁丁。蒹蘆收括乾坤物，雲雨風雷日月星。
結個幽廬在石尖，懸崖瀑布掛珠簾。誰人識得仙意家，八卦爐中火自添。
麻姑七日下經家，長爪翻思背可爬。一念纔萌姑已悉，銀鞭忽自暗中搗。
霧恍霞屏接紫虛，爲緣修道好樓居。近逢七七時經過，傳得瑤池寶篆書。
流水桃花歷亂開，神仙有窟在天台。若非流出胡麻引，劉阮那能入洞來？
自吸流霞上碧霄，海山萬里任逍遙。青鳥遣爲傳信使，白雲收在擔頭挑。
香風吹下蕊珠宮，路遇巴園對弈翁。笑問先生何處去，碁枰移在玉蓮峯。
千歲靈芝似野蔬，萬餘年鶴象如鵝。洞門不閉丹爐靜，唯有松花繞澗多。
洞庭搖接海波平，夜集靈山講內經。客到却慚無供設，特將人液醉先生。

一日彩謂其母曰：「昨有蓬萊使者，約兒於今夜二更，同到海東一往，至第三日午後始歸。願母早時看護，每夕必須燃燈至曉，勿使貓鼠驚擾兒體。更有一事，明日午後有雲間丁七郎者，必來謁見阿父，願爲留住，以俟兒歸。」朱氏莫測其意，但唯唯而已。是夜更餘，彩卽上床，以被覆面而臥。既而沉沉睡去，四肢俱冷，惟胸腹微有溫氣。次日傍曉，果聞有客，稱自松江來訪。朱氏急問：「是丁七官否？」僮曰：「非也，止有一張秀才耳。」既而客去，

朱氏出問翁曰：「適來何客也？」彬吾曰：「乃表兄丁仲可之子，自幼繼與松江張翁爲嗣，今以入泮，暫歸一望耳。」朱氏卽以彩言爲囑。彬吾曰：「我約以明日設款相邀，俟來赴酌，當卽留住也。」及至第三日夜分，彩果徐甦醒，披衣起來，朱氏問其所之之處。彩曰：「兒於前日卯時，卽至海東謁見玉城仙史，展禮方畢，卽有九天諸母，青城圓嶠各洞真人，靡不駕雲跨鶴而至。互相謝晰太上神咒，玉虛清淨道德真經。及講論旣訖，仙樂競宣，彈雲璈而擊玉碧，天廚薦饌，斟瓊液而進玄芝。旣經信宿，兒卽辭謝而出，歸憩於靈鴛峯巔，邂逅玉女，贈兒以大梨二枚。兒啖其一，置一於袖。計其所往，凡三晝夜而停留在彼，已有兩日兩夕，其間往返，不過一晝夜間耳。乃行三萬六千七百餘里，雖御風奔駿，無以比其疾也。」卽於袖中取梨以奉朱氏，朱氏以爲仙果，呼起彬吾，將欲分而食之。豈知梨纔入口，味極苦澀，更有一種穢惡之氣，不覺嘔吐狼藉。彩乃嘆曰：「此梨食之後，人不勞，乃甘香鮮脆之味，忽而變爲苦惡，豈非仙不易幾乎？」因問：「丁生已至，可曾留住否？」彬吾曰：「彼欲去甚亟，特以汝囑，勉強館留於後園，未知兒意若何？」彩曰：「兒與此生宿緣未絕，應爲夫妻。明日且以兄妹之禮，出與見後，父可從容婉導其情，諒彼繼父已殂，必肯入贅。况以青青子衿，亦足爲門楣重增矣。」彬吾欣然笑曰：「我亦絕愛丁郎才貌兼美，若得爲婿，我所願也。」卽於次早出見丁生曰：「弱息與姪，乃嫡表兄妹，容當喚出相見。」丁生含笑而起，未及措詞，而羅裙裊裊，玉珮珊珊，彩已明粧麗服而出。但覺迴眸轉盼，光彩射人。丁生暗暗驚異曰：「誰意吾妹有此絕色，豈非仙姝下謫耶？」旣從容向翁曰：「小姪年逾弱冠，室乏齊眉，雖獲游庠，家無擔石。而况自本郡至松，僅僅帶水之隔，卽覺於老叔處，音問時疎。今於臨別之際，不無浩嘆耳。」彬吾曰：「張翁旣已去世，吾姪理合歸宗，若未聘娶，我以彩兒字汝，意下何如？」丁生慌忙離席而謝曰：「旣蒙恩眷，敢不拜從。」是夜彩賦絕句二章，遣婢持贈丁生曰：

三生一笑舊姻盟，石畔桃花月下笙。惆悵滄桑經幾變，於今纔了昔年情。
銀漢昭回月在天，香風吹散碧紗烟。玉京何必崎嶇見，咫尺雲屏證宿緣。

丁生即我一律，託環回報云：

蕊珠宮裏玉嬋娟，謫下人間豈偶然！秋圃芙蓉初映水，曉欄芍藥乍凝烟。避風已把瑤台築，伴月時將柏子燃。見說姻盟原宿世，慚非蕭史荷君憐。

有丁仲文者，生之族叔也。即日倩仲爲媒，擇期納幣。及成姻三日，彩謂丁生曰：「今夕偶有二三女伴，遠來相候；茗果之物，煩子預備。」丁生曰：「當具着豈特茗果已乎？」彩笑曰：「非子所知，彼乃不食烟火者也。」既而更闌月上，則有美婢數十名，持錦衾綉褥，玉壺金爐，茗榼綉燈，連袂雜沓而至。頃刻間，鋪滿一室，但見綺錦寶玩，金碧相映，光彩陸離。須臾，更有三姝，霓裳綉衣，乘風冉冉而下，皆有凌霞閉月，遺世獨立之風。彩含笑出迎，既與三姝見畢，三姝笑曰：「今夕妾輩，特爲賀喜而來，敢問新郎何在？」彩即令生出拜，呼其衣緋者，玉城仙史，衣白者，若上君，衣紫者，少室靈妃。次第見畢，玉城仙史曰：「妾輩無以爲報，敬具千歲苓一莖，玉芝交棗，桃脯各一筐，上清玉液一瓶，聊與佳夫婦作一宵清話耳。」於是布席環坐，諸侍女迭爲行酒，其味清香冽甘，諸果亦極鮮美異常，信非人世所能嘗者。其始三姝與彩俱話昔時瑤島相會之時，若上君曰：「自從謝妹臨凡，妾等共赴蟠桃大會，已經三度。每每想極當年，未嘗不臨風而悼也。」少室靈妃曰：「別後至今，居諸幾何不覺時衰物變，海中行復揚波矣。」既而嘆曰：「月明風清，際此良夜，洵可謂四美具，二難并矣。可無佳句賦以見志乎？」遂互相推遜，玉城仙史朗聲吟曰：

風飄飄兮雲悠悠，雲收風息兮挂新月而如鈎。感當時之舊事兮，欣今夕之良會。酌以玉液兮，薦以桃修。

想彼瑤台寂兮雲幌幽，夜鶴怨兮曉鸞愁，何我妹之不返，以塵絆而遲留？空丹灶於祖洲兮，徂鳳駕於三秋。諒塵緣之易盡兮，終當與子會筆鶴羣玉之山頭。嗟斯晤兮旋別，述鄙懷兮綢繆。

玉城仙史吟訖，次至茗上君，以玉如意擊案而歌曰：
吞吐日月兮，掇其英；浩氣磅礴兮，得長生。糠粃濁世兮，高躡乎太清。雖天上之無愁兮，羨人間之有情。憫清風於子夜兮，樂故人之琴瑟。白鶴舞兮丹鳳鳴，會看迎子之馭，而復上乎瑤京。

歌竟，酒至，少室靈妃揚袂起舞，再拜而歌曰：
悠悠浩劫兮，逐逝波；茫茫大地兮，崇者山而卑者河。何世人之迷昧兮，驚於名利而紛拏！豈知太清之上，更有神凝絜謚，超出乎塵劫之外，終乾坤而不磨！只俄頃兮，可以徧游於九洲；笑塵世之百齡兮，僅一刹那之久！不見夫樵者觀奕兮，爛其柯？是知清虛之理莫測，神仙之樂居多。抽子之珮兮，慨且歌於焉不醉兮，如此良夜何！

少室靈妃歌竟，彩以瑤簪擊玉缶而歌曰：

金烏既墜漏箭頻，城頭月挂銀鄰鄰；流光照我四座賓，贈我以酒歌陽春。憶昔瑤台會羣真，雲璣玉磬俱雜陳；既諷丹籙復清論，天花四散榮我身。於此一別淪海濱，宿緣未斷旋譎塵；厄滿二九始締姻，桃花繞洞空白雲。白鶴怨我未返輪，靈台鬱結思莫伸；庸知鸞馭俄相親，際此良夜故人情。留連莫惜傾玉樽，須臾展我眉上顰；從茲碧落與清津，時修尺一通雁鱗。何時解縛重作鄰，淡掃蛾眉朝紫宸？

彩既吟訖，三姝復命斟酒以送丁生，丁生方欲遜謝，忽聞異香飄動，旋有白鶴蹠蹠鳴於松頂。玉城仙史笑曰：此來者得非香君乎？一言未既，即有一姝從鶴背而下，笑向三姝曰：「若等既訪謝妹，曷不遣使相邀？豈以予

故知己而見却耶？」茗上君戲曰：「但恐爲着虞天子不肯暫離，故不敢相屈偕行，何以此見責乎？」湘妃亦戲曰：「汝若不爲文丈夫留戀，亦何至坐臥茗宮？」茗上君曰：「終不若湘江之澣竹上，淚痕斑斑，至今尙在也。」玉城仙史含笑而起，疾取瓊扃酒，以勸湘妃，乃吟曰：

吳水迢遙接楚雲，瑤台清露謫黃昏。當當雖向蒼梧望，休言斑斑竹上痕。

俄又酒至，丁生亦朗吟一絕云：

雲車鶴馭下瑤宮，拜謁羣仙愧莫同。他日蓬壺重聚會，願爲雞犬托玄風。

丁生吟畢，時已城頭坎坎，鼓聲欲曙。湘妃起身先別，隨後三姝與彩握手，立談片晌，騰雲冉冉而去。丁生笑曰：「我於前日一見芳姿，亭亭玉立，殊有林下風，竊自疑訝，恐非人間麗色。豈知仙卿果係玉女臨凡，但不知與某有何宿緣？幸蒙錯愛至此。」彩曰：「妾乃蓬萊第一峯璇妃幼女，與君原有未了之緣，應墮塵寰，結爲夫婦。但須秘密，慎勿揚與外人知也。」丁生自此精神秀發，亦覺大異於人。及視人間美色，恍若塵土。郡城附谷有一巨浸，名曰南湖，因以兩湖相並，亦名鴛鴦湖。湖心有一烟雨樓，爲一郡之勝。每於春日，宿雨初銷，淡烟輕鎖，桃花夾岸，水光潑豔之際，彩與丁生時以小艇出游，留連盡興。一日，午餘人散，彩獨自登樓，憑欄臨眺，久之，乃長吟一律云：

春風遲我一登樓，紅染天桃綠未稠。百里練光烟細襯，四圍曉色雨初收。漁歌每自蘆中起，畫舫還從霧後遊。我欲騎鯨從此去，須知直北是瀛洲。

丁生雖善作文，而恨詩不如彩，每每輟翰。自後恩好日篤，晨夕無間。如此者六年。忽一日，彩謂生曰：「今日玉城仙史又來相望，將欲授子以練神養氣之訣。子可暫輟牙籤，以作竟夕之話。」俄而玉城仙史止從一小環而至，彩已步出中庭迎候。玉城曰：「自別之後，倏忽已逾六載，所恨者，天各一方，所喜者，子已塵限將滿。然子今夕

之來，不特訂以昇舉之期，實欲指晤丁郎，早割癡迷之性，得與故人連床話舊，庶不負此良夜矣！彩欣然笑曰：「予以摘下松花釀酒，剪芝作餅，俟駕之來，盱衡已久。」遂攜胡床，相對坐於月下。丁生問曰：「某乃濁質愚資，未識仙機三昧，但以塵凡迴隔，偶爾獲配夫妻。夫既有所以始，亦必有所以終，願乞指示迷津，獲登覺路。」玉城曰：「陰陽配合，乃造化生生之理。子尚未知其所以始，安能究其所以終？故欲以道詔子，恐有未喻，不若先以人事語子，子必了然。夫人者，參天地而並立，超萬物而獨靈，故能保性全真，除邪去慾，上則可以飛昇白日，下則可以却病延年。夫既人而可以為仙，則知仙亦可下謫而為人，况姻緣已定，為於五百年之前，即在造化，莫能轉奪。此五雲所以投凡，而吾子得以配偶，皆一定之數，而不必致疑者也。然既有所自而來，亦必有所自而去。子不見夫朱顏綠鬢，有能至老而不變者歟？夫婦好合，有能至百年之外，雙全不失，而愛暮如初者歟？然詎獨夫婦為然？凡在世之貴賤相循，盛衰移易，木遇春而榮，水至冬而涸，升沉遞降，靡不皆然！則知其始也，既已忽然而合，其終也，亦必忽然而散。子又何疑而問之耶？故達者不以得失為欣戚，不以去就繫思維，而割斷藕絲，剷除癡愛，可以益壽，可以完真。」丁生曰：「沐恩剖示，使某已豁然領悟矣！但不知某亦得為劉安鷄犬，而蒙提絜，共臻仙境否？」

玉城曰：「六年之偶，止有未了塵緣，五濁之軀，豈能攀髯附上？蓋蝶鄉夢覺，始悟三生，鴛譜名消，方超八界。而神仙亦豈易幾者哉？古來證道雖多，全真不一，有以凡胎而上昇，有以五岳而尸解者，有以脫骸全性而為仙者，皆因功力有淺深，故造就有高下，未有不具夙根而能為仙者也。子固未能一蹴而至，然苟循道而行，孜孜不息，他日或有所獲，亦未可知耳。」丁生曰：「願聞致道工夫，何由而始？」玉城曰：「我留一詩，子宜牢記朗誦云：

求厥道初，端倪莫測。杳杳冥冥，以誠為宅。玄之又玄，呼吸之間，不矯不疾，無倚無偏。變化反覆，玄牡之谷，以實為虛，靜而匪獨。戒之慎之，懋爾玉燭。」

丁生俯首跪聽畢，玉城曰：「子宜熟誦是詩，他日遇見一耳道人，必能爲汝解釋，求道之功，盡於此矣！」言訖，漏下已將四鼓，復悄然密謂彩曰：「丹灶寂寥，玉局久閉，子宜速辨工夫，以俟限滿之日，卽至海東相會，毋得久滯於人間也。」遂凌風作別而去。自此彩卽絕除粒食，每日止啜茗果，掩扉靜息，而顏愈紅嫩。忽一日，將及傍晚，呼生入告曰：「妾之謫限已滿，與郎恩好，止於今夕矣！」丁生聽罷，不覺歎歎，哭仆於地，彩扶起而笑曰：「有合必有離，世之常事，獨不記玉城仙史所囑，而乃爲此無益之悲乎？唯至三年之後，君如遇阨，只虛呼我三聲，卽當爲爾解救。」乃徐徐朗詠一絕云：

幻身雖則墮春風，不入輪迴孽障中；二十四年渾一夢，去來無迹彩雲空。

吟訖，復與丁生備敘十洲勝境，及仰游之事，從容談笑，無異恆時。俄聞仙樂鏗鏘，異香拂郁，而彩卽端坐而逝矣！遺命以黃庭經，及己詩集爲殉，及舉殯之日，輕若空棺。丁生驚異，疾開柩而視之，止遺釵鈿衣履，亂髮數莖而已。丁生嗟惋累日，遂絕意功名，挈攜囊篋，將徧游湖海。一日，附舟之楚，同載數人，皆胡僧也。矚生行李沉重，候至險僻之處，將生縛而投水。生乃連呼五雲者三，俄有巨龜浮起，負而至岸。丁生既得上崖，其縛不解，自脫及仰首一看，見彩身披五色霞衣，手揮塵尾，立於雲端，數以塵柄東指，生卽向東而往，不及里許，果遇友人商於楚者，乃與貸金而返，但遊歷之楚，每遇緇流，無不詢求物色，而並無所謂一耳者。忽一晚，投寓雲門佛寺，見一道人，跌坐於蒲團之上，雙瞳炯炯如星。丁生異之，訊其姓號。道人怒曰：「誰不知我冀州耳大道，汝獨未之識耶？」丁生暗思耳，乃番姓，若將大字一畫移上，而以人字改下，得非卽是一耳道人乎？遂示以玉城之詩，求其解晰。耳大道捧玩驚嘆曰：「此乃玉城仙史法語，令吾詮解，無不可者。」遂逐一反覆指喻，約有數千言，於是釋道共聽者，共三十餘人，皆歡喜作禮而去。其後丁生遊於少室，竟不知所終。

【月隣主人評】說仙說道，並不作怪誕語；而又玄妙娓娓，情理均透，想此筆端，亦有白毫光也。

【釣鯨叟評】讀至羣仙夜集，行酒放歌，使人縹緲欲飛，頓生絕俗離羣之想。然此只宜編入列仙傳內，豈可置之脂粉集中？秋濤以爲然否？

【自記】予讀書柳上時，春日嘗步村徑，聞一老叟吟曰：「梅花無俗玉無痕，如此容光那得聞？若言不是神仙謫，世上如何獨見君？」余異而問之，叟曰：「敝鄰有一柳生，容貌極美，擬欲賦此爲贈。」余謂叟亦解人，詩頗不惡，益信美人之生，必非偶然，而謝五雲之說，亦豈欺我哉！

鄭玉姬

烟水散人曰：「余情癡人也；然於桃葉之下，未嘗涉迹。蓋自錦江秀色，獨聞幻出濤情；西子湖頭，未見再繩小武。而烟花到處，誰擅媚眉？歌舞紛紜，孰堪傾國？繞色羅裳，脂粉妝成，傀儡滿床，明月笑啼，總屬虛脾。嗟乎青樓寂寥，久已才色無聞矣！雖然，江都名勝，秀毓瓊花，彤管紗聰，綺羅繡闥，亦有人焉。豔奪朝雲，名魁江左。三年蝶夢，暫局楊柳樓中，一點冰心，偶在枇杷花下，余知其爲女郎也；然以曹大家之續史，文藻堪班，衛夫人之善書，楷草並絕，則又疑其爲文雅士也；雲軒夜出，空留明月之輝，玉洞時扃，悵返王孫之駕，則又疑其爲高隱流也；日宴而起，竟夕而談，片塵隻事，不掛胸中，則又疑其爲閒人也；語帶烟霞，長齋繡佛，則又疑其爲禪悟人也；不虛驢背，句滿奚囊，偶獲新題，口霏珠玉，則又疑其爲詩人也；然而一飲裴漿，遂騎秦鳳，素琴在御，高髻新加，慎勿猜章台折後之柳，已匪是春風牆外之枝，則又仍謂之閨秀而已矣！是則校書足與並芳，而蘇小豈能獨步至刪去塵心，譬如青蓮出淖，亟循閨範，豈同柳絮隨風，則又非二姬所能及也。孔雀

自憐其翠，每欲山棲，必先擇置尾之地而後止焉。然禁中輟之以爲帚，蠻中采之以爲髮，甚有烹而爲脯，爲膳。假使伊人迷而不悟，以才色眩人，奚免於妬雨摧殘，狂殘欺損，而異時車馬冷落，悔將靡及！今已却秦樓，月爲並蒂蓮，豈復有爲帚爲髮爲脯爲膳之虞哉！故平康中粉黛所弗取也，而獨採錄玉姬者，亦非特以其才其色而已。」集鄭玉姬爲第十一。

玉姬鄭氏，江都良家女也。年甫十一，父母雙亡。其叔鄭洪，四市井無賴，假以殯厝爲由，將姬賣於妓女薛媚卿家。媚卿時已三十餘，而以秀豔擅名，非數十金，罕得見其一面。及獲玉姬，媚卿喜曰：「此兒異時，才貌雙全，決不出我之下。」遂教以書畫琴奕，玉姬輒能領略。及年十六，名重一時。雖以江鳳之詩書，沈娟之麗色，仲愛兒之畫蘭，皆自遜以爲弗如也。矧維揚爲南北往來之衝藩，所以王孫公子，絡繹不絕，而娼妓之盛，亦未有過於此者。然玉姬雖墮烟花，性極端重，嘗於春日賦詩二絕云：

開盡棠梨三月中，牡丹芍藥競東風。欲尋佳句酬春色，又被啼鶯絮落紅。
靜掩重門晝不開，落花如雪綴蒼苔。幾回羞向東風立，蛺蝶何緣又入來？

南溟汪司馬嘗訪姬於舟中，賦詩爲贈曰：

白雲飛不去，爲爾作衣裳。豔質羞芳杏，纖腰擬綠楊。似從天上謫，宛在水中央。此別何時見，臨歧欲斷腸！
王百穀先生亦慕玉姬，才色雙美，特命楫師泛棹維揚，與姬盤桓數日。臨別，贈以絕句二章云：

新月如眉雪作肌，澹粧穠束總相宜。揚州向號胭脂窟，迥出胭脂是玉姬。
自憐嬌小會吹簫，花比丰姿柳比腰。二十四橋春獨豔，何人不覓鄭妖嬈？

玉姬笑曰：「妾媿無羞花之貌，有辱君白雪之章，願以紅綃什襲，永作匣中珍玩也。」百穀曰：「予嘗爲白門」

客獲交於馬湘蘭，其才足以及子，其貌平平，遠出於子下。夫以希世之容，年纔二八，宜於此時，覓一有情郎，以爲歸足之地。豈可留連旦暮，作風中柳絮乎？玉姬聽畢，歎歔泣對曰：「兒命薄不幸，早失怙恃，以致墮落火坑，愚鄙之私，竊欲如君所論，其如籠中鸚鵡，莫可如何？」百穀復慰之曰：「此地乃人文淵藪，子苟有心，何患無一佳士？况媚姬雖悍，豈能鋼子終身乎？子且自愛，予之此歸，遊蹤未決，倘遇其人，願當爲子作黃衫客也。」玉姬送至江頭，口占五言一絕云：

有會終當別，何須爲別愁？所嗟君去日，搖落暮雲秋。

百穀既別玉姬，扁舟回渡，遇風卽泊，遇山卽遊，探訪名勝，縱其所如。一日，舟次陽羨，遊覽之際，忽見諸少年，席地環坐而飲，內有一生，身衣白衿，丰神超衆，談笑縱橫，旣而朗聲吟曰：

春草春花處處多，無緣豈得遇青蛾？東西南北何曾見，只檢名山一嘯歌。

百穀暗暗嗟異曰：「此君瀟灑出俗，想亦吳中名士也！」乃覓幽勝之處，徘徊半晌，俄又夕陽西下，徐步歸家，則見衣白少年，亦踉蹌醉歸，宿於隔舫。次日早起，肅衣冠而拜之，因問其姓氏。其人曰：「某乃吳江呂雋生也。兄長想亦籍隸吳門，扁舟同泊，獲晤爲快。」百穀曰：「觀兄一舟，一僕所載，唯有筆硯琴樽，旣挾此等勝具，必非風塵中人物，豈亦探奇覓勝而至者耶？」雋生笑曰：「僕年纔弱冠，夙負情癡，設誓不偶佳人，終身不娶，故雖放浪於山水之間，而其意實不在於山水，特借山水爲媒，欲與我意中人相遇耳。豈料三年浪迹，遊徧秦淮，而其所聞所見，徒作楮墨姻緣，所謂浣紗邂逅，執拂奇逢，嗟嗟呂生，豈能有此緣分耶？」百穀曰：「吾聞風流佳遇，唯在乎囊中金，胸中墨，更得出羣之貌。今兄於三者之間，固已兼而有之，夫天下豈患無麗人者哉？所患足迹未到，聞見未及，而或阻於關河，緣有未至。雖然，人苟有情，雖以仙姝神女，亦可作夢中之偶，而况是世真有斯人耶？然吾子

所謂楮墨姻緣，曾得之聞見者，可能爲我述梗概乎？『雋生曰：『恐有遺忘，特於暇時錄成一帙，而定爲甲乙，各贈以詩，每於風之晨，月之夕，落寞無聊之際，則按譜可得，而有女如雲，恍然在我几席間也。』遂於笥中取譜，以付百穀，觀其簡首，題曰：美人定案，及展而視之，其上書云：

一 等一名，劉仲娟。（吳縣劉芝山之女，年方十七歲，字蔣生，予於虎阜寺親獲一見。）

身衣淡紅衫，梳粧不近時俗，娟娟楚楚，如秋浦芙蓉，隨風輕颺，更有一種綽約之致，心可得而想，筆不可得而描也。三吳固多美色，恐無能出其右者，用標此首，以冠羣芳。

淡紅衫子繡羅裙，月貌仙標迥出塵，豈是人間容易見，瑤池分下一春枝。

一 等二名，史秋蘭。（予寓句容，獲窺其貌，真國色也！予訪其姓氏，知爲史氏秋蘭，卽於去歲季冬，嫁於同邑許仲梅，可惜！可恨！）

淡烟無迹，彩雲無痕；我窺其貌，烟裊雲輕。古所謂施子之態，文君之眉，潘氏之步步蓮，都聚於史蛾之一身矣。美旣無雙，允宜優等。

一 見嬌娥意欲癡，浣紗何必羨西施？幾回自悔尋春晚，恨不相逢未嫁時！

二 等一名，張媛。（客有自虎林來省，備稱其美，予猶未信，及讀所撰秋閨詠八絕，清新藻麗，格調不凡，雖未覩其貌，而已知其爲美人無疑矣。惜乎桃花迷，竟成夢想！）

聞其美而未讀其詩，讀其詩而益信其美。天上碧桃，原非凡種；日邊紅杏，別長仙枝。豈風塵下士所可得而見耶？空懷武陵之源，未泛漁郎之棹，特爲拔錄，以賞幽姿。

句琢瓊瑤字字奇，美人心事在新詩，獨憐驚散相思夢，月在紗窗夜半時。

二等二名，賈憐秋。（華亭富民賈雲岩之女，予寓於白石山茶館，值憐秋亦遊山而至，偶然一面，永作相思。）

美人妙處，不在姿態，而在丰韻。必如嫩柳搖烟，牡丹迎露；又如蜚鴻下翔，而有翩然逸宕之勢。故窈窕之姝，見亦多矣；而丰韻綽約，實唯憐秋所惜者。單無三寸蓮耳，屈居張次，猶屬苛評。

娟娟婷婷，貌似仙迴，環一笑更嫣然。雲間別後，渾難遇，空抱相思向夕煙。

三等一名，杜芳。（金陵女子，予友梅爾芳親見其貌，而白門人士，亦無不共慕其美。）

杜姬性愛衣白，柔膚媚態，綽約自好，而絕無脂粉氣，洵可謂雪裏幽梅，月中芳桂也。拔居三等之首，猶覺未稱其絕美。

寶鴨時時燕異香，淡粧因愛白羅裳。臨川未解傾城色，共把詩情說麗娘。

百穀看罷，鼓掌而笑曰：「天下之大，美色之多，豈盡於斯乎？但知下里巴人，而未聞白雪幽蘭之曲；但識蹇駑下乘，而未覩飛兔驥鼻，絕足奔放之奇也。夫所謂美人者，有情，有才，有韻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豈一端之美，足稱絕色！吾嘗渡江遊越，徧見芳蹤，有能如昔浣紗之豔者乎？則已苧羅寂寥，香銷紅謝。及又命駕江漢，而問其時果有陽阿激楚至妙之容，而高唐之上，更有神女者乎？則已渚宮雲散，遺址荒蕪。於是回掉維揚，逗溜綺陌，向所詢楚娃越豔，竟得之於青樓之內，舞倅飛燕，歌養秦青，問其年纔二八，試其才，搦管能詩，雖與柳絮同飛，原逐幽蘭擬潔。子如無意於美色，則已，說欲得其人以偕伉儷，豈能捨彼而更問耶？」雋生欣然而笑曰：「與君頃刻一談，勝抵十年之讀，自慚向在醉夢，今得兄長而覺，但不知女郎是何姓氏，願速指教，即時挂帆而去矣。」百穀曰：「此女姓鄭，名喚玉姬。君但至曲巷第三家紅樓之下，問薛媚卿，即可見矣。」言訖，遂修寸楮，以付雋生。雋生臨行，

復問曰：「願問兄長尊姓貴名，當容誌之不朽。」百穀曰：「子可知吳中有一王百穀者乎？即余是也！」雋生驚起，再拜而謝曰：「原來就是百穀先生，久欲識荆而未果，今於此處獲晤，豈非至幸？」遂於是日，挂帆信宿，而抵廣陵，問至薛媚卿家，須臾有一豔姬出見，言辭婉洽，態極溫柔，雋生認爲玉姬，而訝其容色欠嫩，遂從容細問，豔姬笑曰：「妾喚媚卿，玉姬妾之小女也。今日偶爲李水部邀賞牡丹，郎若要見，且俟異日。」雋生遂與訂期而別，媚卿送出前扉，屢屢回眸斜盼，而雋生心在玉姬，並不屬念。翌日再往，媚卿似以出外爲辭，乃約以遠期，必圖一會。及如期往，扣住立於門外者久之，俄見一姬，年可二十許，花妍月瑩，綃衣素裳，送客及門，一拱而退。雋生驚嘆而念舊詩曰：「從來未覩仙姝貌，今日方知天上人。豈意往反數次，始獲僥倖一見，百穀之言，信不吾給矣！」遂又剝喙數聲，媚卿慌忙迎入，不待啓問，即嘆息曰：「郎君值恁無緣？今早小女又被沈公子再三邀而請去，果欲見，必須再停一晚。」雋生慍現於容，厲聲詰問曰：「卿何欺人，而謬妄若此？適見送客而出者，非玉姬耶？」媚卿笑曰：「郎誤矣！此乃大小女瓊芳也。」雋生遂快快而返，私念妓家所欲，唯在貨利，遂又盛其服飾，帶領僕從，鳴鞭挾騎而往。又值沈宦留宿未回，雋生不勝惆悵，留詩一絕曰：

備得雕鞍向錦城，鳴鞭幾度聽啼鴛。玉釵信杳雲何處？不住思卿更恨卿。

是日傍晚，玉姬方回，正欲呼婢煮茶，忽見案頭一簡，哦詠至再，不覺嘆曰：「此生筆無烟火，足徵佳士風流。明日若來，豈可再却？」至晨，焚香設茗以待，將及亭午，雋生始至，相見之際，玉姬佯作含羞，而遲留轉盼，旖旎動人。雋生喜若遇仙，即喚從者捧過彩繒四端，玉釵一對，金簪一枝，席金十兩，媚卿推過數回，而雋生堅奉不已，方肯收受。遂又延入內房，但見雕床繡帳，玉管金簫，供設之盛，無異宦室。雋生坐定，從容笑曰：「鄙人才無半斗，而夙負情癡，所恨館娃宮畔，空存響屣之名，楊柳臺邊，難見若耶之笑。於是浪迹秦淮，泛舟桃渡，忽聞芳譽，遠勝善和，

遂挂峭帆，期窺玉貌，豈意渴想三秋，望雲容於空谷；到門五次，攜落照而回車！豈卿果爾夢留楚岫，抑以俗士而見逐乎？玉姬抵環微笑曰：「妾以鄙陋之姿，偶竊一時之譽，雖在尋常俗客，猶爾難逢，况君佳士，豈敢謬辭耶？」

「雋生曰：『既獲展視花容，已解滿懷鬱結。但鄙人之意，願作輕羅，以着細腰，願爲明鏡，而分嬌面。竊不自揣，欲效蛺蝶鴛鴦之偶，未識卿亦肯見許乎？』玉姬低頭不答，但微微含笑而已。既而邀至中堂就席，斟玉液於瓊卮，焚異香於寶鼎，八珍畢具，箏管橫陳。鄭玉姬嬌喉婉轉，徐徐低唱。媚卿按板時，以玉簫和曲。將至半酣，復以菓棗設於臥房，使與玉姬對酌。雋生乃抱至膝上，以一杯合飲，而膩親雲鬢，香接脣脂。俄而月上半窗，銀燭再換，則已蘭湯具沐，綉被薰香，而侍女連催，卽付行雲之夢矣。次日，曉粧畢後，拂拭羅襦，先向佛前展禮，則見正南廡下，供奉大士像一幅，而左右粉壁，粘貼詩箋，乃玉姬所作詠懷，並秋恨詩二律，楷書端正，亦卽玉姬親筆也。其詠懷云：

悔殺當年誤落塵，近來清夢佛爲親；藥王有意偏憐我，神女無心惜曉春。

雲散珠簾聊伴月，花窺綺席倦依人；舞衣紈扇多拋却，欲侶山頭姑射神。

又觀其秋恨詩云：

曉粧初理鬢峯鬆，徙倚瑤塔遲便鴻；幽怨直隨雲霧合，淚珠時逐露華濛；孤身欲避將圓月，病骨難禁落葉風；此夜淒涼人不見，倚欄吹入笛聲中。

雋生曰：「細觀佳什，卿卿將欲參景中之禪，而以香臺作伴耶？竊恐才貌兩豔，人間所羶，風流綺障，豈能解脫！」

玉姬曰：「妾因命薄，墮落風塵，雖以金縷爲衣，玉漿作饌，而非性之所樂也。故特乞憐於大士慈悲，速爲超拔耳！」

雋生揣其意誠，乃於篋中取出百穀寸楮，以付玉姬，啓而視之，其書云：

江頭別後，便作山水閒人；峭帆掛風，隨流而去；但遇幽邃之處，卽命暫息；忽不覺其身在陽羨之張公洞。

邊也。於時明月在窗，蘋末風矣；而江畔李花清淡，彷彿如見玉卿嬌面。恨無長房縮地法，即接幽談，徒令王生扣舷長息耳。臨別云云，時刻在念。豈料於無意中邂逅雋生呂子，才情雙美，誠佳公子也。即以卿卿爲託，便荷首肯，不日渡江相訪。諒卿胸藏犀火，自能識鑿，毋俟余之諄諄細贅也。但事關終身，亟宜斟酌。若使異時門前冷落車馬稀，則王生雖有茅山道士藥，亦無能爲爾再駐朱顏。唯卿念之一笑。

玉姬看畢，連聲嘆息曰：「王君用情若此，真俠丈夫也。但郎來時，何不卽以此書付過，而遲至今日耶？」雋生曰：「藥師旣負奇姿，紅拂豈無慧眼？又何俟王生一函哉？但儂非蕩子，豈戀青樓？卿若能如沾泥柳絮，不復墮風，我便以金屋藏嬌，願言偕老，未識卿卿亦肯屬意於斯乎？」玉姬泣下沾衣，低低對曰：「朝歌夜舞，送舊迎新，豈妾之意哉？妾之矢志從良，已非一日。願有情者，未必有才；有才者，未必有貌，所以蹉跎歲月，未償斯懷。今郎以蕤苑名儒，吳江望族，旣不惜青雲之步，下賤平康，豈獨無愛才之心？託侍巾櫛，唯郎一決，卽賜幽盟。」遂攜手步出階除，叩蒼設誓，引喻山河，指誠日月。豈料婉變相得，荏苒半年，媚卿之意漸衰，囊中之金已盡。一夕燈下，玉姬泣謂雋生曰：「郎之家事，果係溫飽，何不亟爲裁決，謀妾而歸？奚乃逗遛於此，遲遲不果，致使囊橐垂空，吾母漸生厭薄，事或不諧，爲之奈何？」雋生笑曰：「吾意豈不知此！但甫至汝家，卽發此舉，詎惟爾母不肯允服，我亦難於所齒。今旣遲留數月，篋中三百餘金，業已費盡矣；然後徐圖懇之，縱使爾母萬分不允，諒亦無辭可以拒我。况爾母之有卿，猶至寶也；我者揮金驟舉，彼必索至千萬，使我何以應之？今旣瞞我囊篋蕭然，家庭途窮，莫能措貸，則必輕索而謬相侮弄，我乃就其意以圖成，將不易於反掌耶？」於是微露其款曲，媚卿絕無允意；及言之至再，始曰：「若欲玉兒，必以三百金償我；然須五日之內，否則決不諧也。」蓋媚卿果以雋生資斧已竭，諒五日間決難措備，故以此言戲之。玉姬亦躊躇嘆息曰：「事不諧矣！」雋生笑曰：「疇昔曾對卿言，果爾不出所料，豈知本郡刺

史李公，予叔中石公之同年也。余幼時曾獲一面，今當投刺往謁，而託以他事告貸，諒公誼難却；我則指日可以妥就，卿何慮焉？遂持柬往拜，李公欣然留入內衙。雋生曰：「姪以家叔宦晉，往候而歸，豈意中途被寇，僕馬喪盡，故雖畢盡晉謁，實欲稱貸於年伯，俟抵舍之後，即當璧上。」公笑曰：「郎君心事，老夫知之已久，何必謬言省叔被難？將毋聞簫於二十四橋，而爲玉人作纏頭之費耶？」雋生赧然曰：「年伯何自而知之？」公曰：「昨王伯穀先生曾有書來，備云賢姪有此佳遇，囑托老夫相助。但不知應費幾何？」曰：「三百足矣。」公即移檄江都縣支取俸金，以貸雋生。媚卿哭曰：「妾以一生心力，教會玉兒歌舞，雖三千金，我亦不允。况此三百乎？」正在推阻未決，忽值李公回拜，媚卿伏地懇求。公叱曰：「三百之數，出自爾口，何得悔賴？况才子佳人，正應作配，汝豈能挽冰質而就之泥塗耶？」既而玉姬將別，媚卿復牽衣而哭曰：「汝何忍心，即去獨不念我數載之情乎？」玉姬曰：「蒙爾撫誨之恩，豈不知感？但自三年以來，所得已有二千餘金，亦足以償汝之德矣。况汝尚有瓊姊作伴，又何必絮絮爲？」遂不顧而行。至蘇往謝百穀，百穀笑曰：「我當日許子，必作黃衫客；今果何如？異日賢夫婦唱和佳章，幸勿吝時惠我！」玉姬亦笑曰：「感誦明德，尙當焚香虔祝，奚啻筆墨可以裁謝耶？」其後雋生以拔貢進京，選授教諭，歷仕至湖陽通判，與玉姬卒於官署。

【釣鯨叟評】昔陳子晉吹笛，能作引鳳聲；王夫人極善梳粧，必無一莖亂髮。似此文波蕩溢，而能條理不亂，豈非子晉之笛聲，王夫人之雲鬢耶？

【月隣主人評】爲玉姬作傳，而所敘多雋生事，便覺奇絕。文亦備極工緻，並無一語潦草。

宋琬

烟水散人曰：「余謂天下事，奇奇怪怪，顛倒莫測，皆生於慧心之女，弄文之士。假使男愚女劣，彼此蚩蚩，鬻醫相向，何至釀出許多異禍奇緣，流播宇內，以作風流公案？然而文士之膽，不如女子更險；文士之心，不如女子更巧。唯其心巧，所以有玉燕釵之遺，是亦韓夫人御溝題葉之餘意也。唯其膽險，所以黑夜私奔，是卽卓氏琴台之故步也。然則琬亦失節女耳，何足取重而列諸美人之內耶？雖則樓畔投桃，不失香閨之範；漢皋解珮，奚傷窈窕之姿？而况標梅已七，必至懷春，彼美宜憐，豈難銜玉？此巨斧所以斂芒，神燈且爲引炤，而梅花一畫，終續良緣。然則天亦憐之矣！余獨吝於寸穎耶？矧其詩畫兼工，色豔一世，雖欲不載，烏能已已！」

一集宋琬爲爲十二。

明天順間，臨安有宋琬者，字玉馨，潮州刺史宋長吉之女也。年甫十六歲，有姿色，工詩畫，與謝生爲嫡表兄妹。謝生者，亦簪纓之裔也，名騏，字天駿，弱冠遊庠，一時頗有文譽。雖爲長吉之內姪，而彼此各宦一方，音問久隔。與琬自七歲時見後，不復再會。一日，仲春之朔，杭人以簫鼓樓遊於湖上，紛紛不絕。謝生亦欲偷閒作半日遊，乃喚小奚，自錢塘門雇舟至岳廟。時方亭午，士女以進香而回者，莫不停車入廟遊衍。羅綺之多，多於湖畔之橋，然皆恆脂俗粉，無一可稱國色。謝生乃念舊詩曰：

無緣不必思奇遇，惱殺春風閉阿嬌。

旣而步出湖邊，將次登舫，忽見女轎十餘，向西雜沓而行。意其必詣天竺，而轎內或有佳麗，亟欲捨舟雇馬，尾往一遊。適與同社生相遇，立談久之，遂托以他事，加鞭驟馬而進。及至天竺，則諸女焚香已畢，紛紛登轎矣。但聞蘭麝之香，襲人衣袂而不散，生以不獲一見，深自悔恨。及步入殿中，忽見佛座之側，遺下玉燕釵一隻，拾而視之，其釵玉色溫潤，雕琢精工，又燃紙作除，繫於燕翼，展紙一看，上有細楷數行云：

良工愛奇玉，鏤作雙燕子。婉媚似有情，朝暮並棲止。所嗟粧台畔，寂寞不如爾。爲寄相思心，暫折雙飛翅。願遇多情者，令彼銷魂死。爾若再相逢，良緣卽在此。

詩後復書十八字云：「若問妾居，只在吳山左側，子字之上，口呆之下。」謝生看畢，欣然笑曰：「不知誰家閨媛，有此巧詩妙句？余果癡情士也。玉燕有靈，自應遇我。」遂疾忙趨歸，閉戶把玩，不覺嘆曰：「燕釵巧絕人工，詩句盡傳春恨，使我寞寂書窗，幾欲銷魂死矣！然既有此美意，何不明書住址姓氏，以便我托燕爲媒，璧歸粧右。」沈吟半晌，復將前詩，哦詠數回，忽又笑曰：「細觀詩後，明寫吳山左側，則其所居，只在吳山之畔矣；但不知子字之上，口呆之下，暗寓何意？」遂又凝思至暮，忽又醒悟曰：「字去子，口呆口，合而言之，得非姓宋乎？」是夜挑燈獨坐，朗聲再誦前詩畢，又將玉釵仔細玩弄，直至鷄鳴，猶輾轉不寐。及梳洗後，忽聞其父喚云：「昨聞長吉自潮州罷歸，宜亟去問候汝姑娘起居，并爲我致意，俟病愈之日，卽當趨晤。」謝生唯唯，隨時整理衣巾，挾騎而往。原來宋之第宅，在雲居山上，庭栽修竹，門矚清漪，將次及扉，恰值郡守來拜，乃徙倚於門外者久之，卽事口占一詞云：

城外湖光，岩邊喬木，環映舊家門第。問韶華，二月中旬，靠青山，雲居勝地。漫想像，昔年風物；只今鬱鬱蔥蔥，更添着許多佳氣。五馬臨門，高談未竟，會向花間暫避。倚修篁，翠色差差，應啼鶯，蟠音細細。從此後，時圖候省，分明太傅東山，休認做柴桑風味！

候至郡守去後，生始入見，宋翁一見，欣然攜手進內，命與夫人見畢。謝生細問起居，翁嘆息曰：「我以直道被參，奉旨放歸田里，抵家之後，卽欲與爾翁一會，奈緣諸務種種，未及過談。豈料郎君長成至此，英才可喜！我兩人白髮蟠然，宜乎龍鍾極矣！」生復述其老父患恙未痊，亦已衰邁之極。旣而茶罷，謝生索取筆硯，錄出前詞，向翁

請正。翁喜曰：「詞旨雋逸，雖使耆卿草創，少遊潤色，亦不過如此！但嫌獎譽太甚耳。」既而謂生曰：「詰朝節屆清明，欲詣西湖掃墓，郎卽住下，偕往一遊，自家至戚，安得忽忽然欲去甚急？」是夜宿生於堂之西軒，將及黎明，卽有婢女紅英，催喚梳洗，俄而肩輿在門，夫人出自中堂，琬亦明妝冶服，隨後徐步而出。生以幼時會後，隔別十有餘年，忽得相見，但覺琬之姿容如玉，絕世無雙，向前揖畢，恍惚莫措一辭。蓋琬修短適宜，兩肩垂垂，備極妖嬈之致，加以纖眉秀目，面如梨花，淡白兩頰，清媚時帶笑容。故生一見，愕然驚喜，不自禁其魂之銷，而意之蕩矣。及至墓上掃奠畢後，琬方倚松獨立，謝生悄悄從後細窺，但見鬢傍斜插玉燕釵一隻，其形式與天竺殿中所拾，酷肖無二，始駭然曰：「滿腹相思，正慮無從消解，豈知玉燕拋字謎藏，宋卽琬妹也。風流放誕，竟至此乎？然吾聞燕者，匹鳥也，釵者，借也，姻緣豈在妹乎？」正在躊躇之際，琬已回首，見生低聲笑曰：「隔岸桃花，深紅可愛，煩兄檢其半吐而未全放者，折取數枝，以作膽瓶清玩。」生亦笑曰：「含蕊固佳，愚兄獨不忍驟爲攀折耳。」是晚歸後，不復謝別，仍宿於西軒之內。少頃，紅英以茶送至，生授以絕句一章，託令持報琬曰：

拾得玄禽玉琢奇，一回相看卽魂迷；誰知拆散春風侶，願贈香鬢一處棲。

琬得詩，微微笑曰：「原來玉燕竟落於壽哥之手。」壽哥者，生之乳名也。次早，琬亦以絕句答生云：

莫道有心拋玉燕，寧煩拾句寄幽思；成雙拆散皆天意，脈脈春情只自知。

琬一見謝生，卽愛其美貌，及聞燕釵拾自生手，思欲密圖一會，以訂良緣；而以耳目林林，久而未果。逾數日，生以父命促歸，入謝夫人，夫人曰：「郎且回去，俟數日之後，當再遣人相邀也。」時琬侍側，遂與紅英送出中扉，生回首以目送琬，而低聲嘆曰：

無奈子規催別淚，斷腸春色在深閨！

琬亦意極淒涼，吟朱淑真詩以答生曰：

強欲留春留不住，曉風吹恨壓眉尖。

自生去後，琬遂無心刺綉，時時思憶。一日午睡未醒，紅英疾步進房，連聲喚曰：「小姐！小姐！謝家郎頃已至矣，睡何為哉？」琬自夢中驚起，一聞生至，即向菱花，刷理雲鬢，整衣易履而出，與生見畢，因以夫人在座，略敘寒溫而已。是夜更餘，生猶啣唔未寢，微聞門上指聲彈响，啓而視之，乃紅英也。不勝驚喜曰：「夜闌岑寂，卿特賜臨，豈非空谷足音乎？倘有所命，幸即見諭。」紅英微微含笑，袖出寸楮以付生曰：「深閨無限意，全在數行中。」生展而讀之，其書曰：

琬聞風生虎嘯，秋至蟲鳴。故兩情繾綣，雖遠必孚；一意纏綿，惟才是慕。而懷春來吉士之情，投桃獲瓊瑤之報，詩傳所載，信不誣也。唯是琬以笄年二八，隨宦初歸，問白璧未受卻家之聘，向慈雲暗卜玉燕之緣。豈料此釵竟落君手，憐才重貌，妾實依依。雖有中表之嫌，奚礙朱陳之締。君何不亟倩蹇修以姻事，懇於家君，則玉鏡台將不為溫郎所有耶？專此密囑，君其圖之。

生看畢，欣然而笑曰：「我固知玉妹待我情厚，但自旦夕以來，春魂蕩漾，幾不自持。若待遣媒納采，不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乎？乃裁詩以復琬云：

自向花前見玉容，神魂一半逗牆東。牡丹夢斷西樓月，楊柳聲沉五夜風。好信忽從青鳥至高情，豈逐曉雲空。叩頭寄覆馨卿道，蚤賜佳期慰病中。

詩去數日，一夕紅英又以小箋密報云：

日來偶染小恙，欲作一詩來報，竟不能就。昨聞王姓求姻，家君將有允意。郎宜速去遣媒，婉懇若稍遲一

日，事卽不諧矣。至囑至囑！

生接報，展轉反側，一夜不睡。曉起辭歸，婉轉懇母以白於父，父首肯曰：「可卽日遣媒致意。」而翁終以兄妹爲嫌，堅却不允。翌日，生至，夫人慰之曰：「因親結親，吾所至願，但緣爾妹，昨已許歸王司業之子，今後郎須不時顧我，毋得以烟事不諧，而致疎闊。然郎但肯着力攻書，奚患無千金佳偶耶？」是夜，紅英又潛出，告生曰：「小姐以親事不就，時刻墮淚。頃已命妾收拾金珠，約於次日隨郎逸去，不識郎能買舟作遠遁計乎？」生沉吟良久曰：「事亟矣！若非此計，何以得全？我有舅氏蘇閣仲，遷居永吉，不若到彼暫依，以俟更圖良策。」紅英喜曰：「此計最可！」次日中午，生卽雇舟，等候於湧金門內。將及更餘，遂從後扉逸出，相扶下船，和衣假寐。俟至水關一啓，卽促出城，風帆迅速，只兩日間，卽投吳江。俄而煙霧漫空，曉風驟起，遙望城市，猶有五六里之隔。舟人相顧失色曰：「旋風甚緊，若再進前，必至覆沒。曷若傍崖炊飯，以俟風息之後，方可到城停泊。」彼時生琬深以遠離杭省，可以無慮，呼酒一醉，相擁而臥。俄聞紅英大呼曰：「有賊有賊！」生驚起一看，乃舟人父子，曹春曹亥持刀明火，搶入艙內。生驚喚曰：「汝等意欲何爲？」曹亥亦大喝曰：「汝姦拐婦女，而又利其金帛，我父子殊抱不平，直欲斬汝之首耳。」生乃跪懇曰：「所有金珠衣飾，任憑取去，但乞生我三人之命。」言未絕，曹春已將巨斧照頂一劈，豈料斧纔及頂，鏗然一聲，卽見火星迸起，而若物格住。曹春亦失驚曰：「汝豈不應死於刀斧之下耶？」乃揪生衣領，隻手一掇，投入江中。遂轉身持斧，殺琬及英，其子曹亥，色鬼也，愛琬姿美，以身遮救曰：「兒將三十，尙未有子女，以嬌小堪憐，願乞留之。」春亦見琬貌美，猶豫未決。琬英卽跪請曰：「妾本良家之子，實因狂童引誘，遂私奔至此，賢父子殺之良是。倘蒙矜憐，愚弱宥妾二命，力圖厚報。」亥又力爲勸解，春意乃止。及啓視囊篋，金珠纍纍，約值千餘金。春亥大喜，呼酒對酌，不覺過飲盡量，亥伏於几，春亦斜靠篷窗，頽然而醉。亥妻田氏，性極悍妬，惟恐

亥欲留琬爲妾，乃謂琬曰：「爾雖暫免一死，日後終被戕害。吾實憐汝二人，乘其醉臥，意欲縱汝上岸，汝亦感吾德否？」琬英泣下如雨，爲之跪謝曰：「果蒙恩釋，死且不朽！」田氏揮手曰：「汝但速去，遲則禍及矣！」時船尙去崖尺許，琬與紅英素性胆怯，而以心慌意急，只奮勇一躍，已上蘆汀，遂一步步相扶至岸。是夜雲遮月黑，陌路崎嶇，正在慌急之際，忽見紅燈一盞，遠遠火光相燭。琬遂趁光檢路而走，約行數里，其燈不遠不近，仍又在前。琬已不勝倦憊，呼謂紅英曰：「離船既遠，二賊料難追至。遙望樹林茂盛之處，必有人家，我欲向彼茅簷，暫時存憩。汝意可否？」紅英嘆曰：「我亦十分疲困，莫能前進矣。」遂相扶而往，捱近茅屋，忽見紅燈懸在樹枝，仰首一看，門上有一匾，曰：「怡老菴。」又見左壁粘一鄉宦示諭云：「照得本刹，乃女僧空照焚修之所。」琬大喜曰：「既係尼菴，我等就可在此寄跡。」向扉鼓喚，久之，始見一尼，披衣答問，卽空照也。琬稽首作禮，備敘被難之由。尼亦黯然而變色曰：「原來是亦宦家小姐，乃遭此危辱，可惜！可惜！但荒山雖可暫避，而以僻處荒野，時有棍徒騷擾，只恐小姐如此容色，不能免禍，奈何？」琬曰：「妾聞大士慈悲，唯欲救人苦厄，姑姑旣飯蓮座，豈無慈憫之心？况妾閉戶潛蹤，諒亦不致惹禍。」尼遂首肯，自後琬在菴中，時寫小畫，託尼出賣，以作香燭之資。而秋去春來，每一思念謝生，不覺涕淚交下，肝腸寸寸裂矣。生以是夕擯入江心，隨波蕩漾，自謂必死。飄至數里之外，忽遇浮木，得憑附以至岸。沿途抄化，抵吉水時，已旬餘矣。蘇閣仲見生，襤褸之狀，驚詢其故。生不以實告，託言游學被劫。閣仲急命更衣，再三撫慰曰：「賢甥旣至此地，亦人文之藪，不妨久住肄業，毋得望雲增感，卽作返棹計也。」無何有水部胡遜公者，將赴金陵，阻風暫泊，生以年誼投刺往謁，忽見艙屏懸掛梅花一幅，上題七言絕句二章云：

雪谷冰崖質自幽，不關魚笛亦生愁。春風何時先吹綻，消息曾無到隴頭。

小窗春信不曾差，昨夜東風透碧紗。筆底欲傳鄉國恨，南枝爲寫兩三花。

花朝後三日，古杭蘭齋女史題。

生朗吟一遍，掩面歎歎，幾欲淚下。遜公怪而問之，生對曰：「此畫乃小姪亡妻之真蹟也。」蓋蘭齋女史者，琬之別號，先時以詩贈生，嘗用此印，故生誌而不忘。因詳詢其何自而得，遜公曰：「乃姑蘇錢惠卿所售也。」生即連夜至蘇，以問惠卿，惠卿曰：「君但至吳江十里，訪問怡老菴女尼空照，即可至矣。」生又附舟至縣，沿村訪覓，始抵尼菴。時已昏暮，向扉輕扣數下，寂無應者，遂大聲急呼，始有人在內遙問曰：「來者爲誰？」莫非是錢塘謝天駿否？」生連聲應曰：「然然！」俄有老尼啓關，延入，生慌忙問曰：「小生果係錢塘謝七，不知姑姑何以預知其來？」老尼笑曰：「某雖山野朽姿，久與玉仙爲伴，君欲晤一心上人否？」言未既，琬亦趨步而出，與生抱頸大哭，備敘神燈指路，得至尼菴始末，復蒙觀音大士託夢云：「爾夫幸遇浮木，得扶不死，只在某月某日，當至菴中相會，以是預知郎之來也。但郎得何消息，輒肯蹤跡至此？」生亦備述遇畫相尋之故，自此便在菴中肄業，改名入泮。旋逢大比，既中鄉闈，復獲南宮奏捷。錦歸之日，遣人持書報父，父即馳白宋翁。翁嘆曰：「此皆不肖女之德，豈能獨罪七兒乎？」今既獲第，便當相好如初，更不服記前事矣。」遂遣人至蘇接生，到家完聚。其後生以兵部主事，歷官至太常寺卿，告乞終養，至家。嘗以過舟過禾，登煙雨樓賦詩弔古，俄見一人，方巾華服，從者數人，亦至樓上閒眺。時生葛巾便衣，止一書僮步隨，其人略不相顧，憑欄踞坐，傍若無人。生意不堪，詢其姓氏，其人應聲曰：「賤字子敬，姓曹，敝居卽在南岸。」還以問生，生未之答，書僮曰：「家主是太常寺謝爺，爾亦知之否？」其人踉蹌不安，起身遜坐，因謂生曰：「敝居咫尺，頗有亭園花木之勝，如不見棄，願乞枉駕一觀。」生京遊興勃，遂步過南岸，步入其園，竹欄瀟灑，花徑逶迤，果人間別一洞天也。其人慌忙備茶，茶罷，隨又備酒數杯，之後，生欲起身作別，復以金蓮杯送過，生愛其精妙，覆轉杯底細看，上鐫五字云：「蘭齋女史製。」不覺暗暗驚異，立喚書僮取銀三十

南以給之曰：『我愛此杯形式精雅，欲令良工照樣製造，暫以此銀抵押杯去，君意允否？』其人欣然曰：『持去可也！何用押爲？』生復遣僮，細細盤詰，始知其人，卽舟子曹春也。因以所劫之資，起家巨萬，又值族孫某，獲領南都鄉薦，故而改換巾服，而生亦不復認識矣。既歸武陵，卽以金蓮盃白於臬司，立提二凶拷訊定罪，其後曹春得釋，曹亥竟死於獄中。計其享受，僅十年耳，嗟乎！貧富命也！世之橫得而榮者，未嘗不以橫廢而死，則知利之不可倖求也，亦旣彰明較著，而貪得狗利之夫，比比皆是，直至櫻禍而不知悔，亦愚矣哉！後有山陰徐涓，爲賦宋琬詩曰：『黃鶯啼時芳草春，春深難把蘭心固；一見潘郎便有情，湧金卽是琴台路。從來才色自相憐，失行何須祇爾愆。三載禪修緣已證，至今松月尙娟娟。』

【幻菴評】奇事奇情，文亦縱橫妙絕。

【月隣主人評】秋山以淡而媚，梅花以淡而馨。此文亦以淡而得致。若再以風流綺豔之情，連篇寫去，便是擒父面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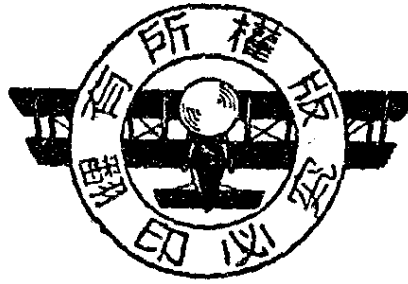
【釣鯨叟評】以釵暗卜，固是奇想，然幸而謝生拾之。若爲山樵田叟所得，琬亦嫁之乎？若復相念及此，自應掩笑而止。

【自記】歲在戊戌，二月望，余以一葦訪月隣於茗上。時正桃花欲碧，楊柳垂青之際，旣得月隣爲地主，二三良友，咸攜琴載酒而至。爾時白雲在戶，松風在窗，茶烟旣歇，酒力漸醒，月隣乃箕踞而問余曰：『吾子欲作美人書，請卽以美人質於子。不知美人云者，豈尋常閨闈間可得而有，抑別具非常色目耶？』余笑曰：『隋哉子之問也。夫吾所謂美人者，以其色之豔而已，才之麗而已。詩不云乎，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領如蝾螈，齒如嫩犀，有是容色，卽可謂之美人矣。子又因何而問耶？』月隣曰：『子譏我陋，我亦笑子之淺也。子但知榆

枋鷄雀，而不知鴻雁在天；若使執才色以論美人，將無貽識者之胡盧耶？但聞幽閒靜一，宮中有窈窕之謳；百兩于歸，風人起宜家之誦，則賢也，智也，斯爲上也！當逸熊於御苑，賁育奚加？奔犬子於琴台，賞鑒不爽，則膽也，識也，是其次也。心同金石，生死靡移，態若驚鴻，因風逸宕，則情也，韻也，又其次也。兼是數者，而又才色並豔，是則希世而不能一觀，所謂聖之時也。若有一端之美，而非尋常閨秀所可及，亦足爲美人之次，斯卽夷之清惠之和也。惟繪一美人於胸中，方能置美人於筆底，烏可漫無識鑒，而能衡論得當者哉？余憮然起謝曰：「命之矣！」及是書草創既就，質諸月隣，月隣嘖嘖贊賞曰：「膽識和，賢智兼，取才色與情韻並列，雖云十二金釵，天下美人，盡在是編矣。但恐風流綺豔，業債難銷，筆墨淋漓，慧珠易晦，請爲吾子懺悔可乎！」乃與諸名士蒸異香，清潔磬，稽首於西方聖人，共彈孔雀經一卷。

國秀佳話 宋苑





版再月九年四十二國民華中

新式
標點
閨秀佳話

標點者 桐廬主人

校閱者 周夢蝶

出版者 大遼圖書供應社

發行人 周健人

發行所 大遼圖書供應社
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

洋裝一册定價五角

A-52

768014

768014

